

大
丈
夫



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20, Chungshan S. Rd., Taipei City 10001
網址: <http://www.ncl.edu.tw>

發文字號

收文者

字第

附件

號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典藏

凡例

一、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又說：「成睽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一個人如果有這樣堅決的自信，有這樣高尚的志願，相信任何偉大不朽的事業和榮譽，一定很容易成就。所以這本書命名爲大丈夫，並且希望每個讀者也都學做大丈夫。

二、本書選錄古人的標準，道德與事業並重，而着重點更在道德一方面。因爲事業成敗，大部分是受環境支配的；道德的責任，任何人卻都可以負擔起來。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所在，捨命去做，愈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愈是顯出人格的偉大。

三、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跡，所以歷史上儘多堪作模範的偉人，因限於體例，概從省略。

四、中國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裏，也有不少所謂忠義……

……只知道給……

大義，按照孔子修春秋，嚴辨夷夏的教訓……

五、每當外力侵入中國的時候，總有許多忠臣

傳下來，有的連姓名都湮沒了。他們拚出血和生命。

民族的生存

舉二十餘人，只是取其聲名最著，做個代表的意見，讀者千萬不要忘了其餘無數的忠義人。

六、本書取材，正史以外，參考許多種野史筆記，審慎稽核，組織成篇。無一語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可以當一部信史讀，絕對避免演義家憑臆虛造，混亂事實的弊病。

七、一個國家要是政治腐敗，民窮財盡，本身既非崩潰不可，外患自然乘虛侵入。明世宗朝防禦倭寇的朱執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因為衣冠之盜橫行作惡，任何才人賢士，無法挽救墮落的國運。本書記載某一人的事業，往往略述某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狀況，使讀者明瞭他們失敗的原因。

八、本書文辭淺顯，取材真實，如果家庭間採取作兒童教材，民衆教育家採取作宣講資料，中學校採取作課外閱讀書，對於民族精神的提倡，或者多少有些貢獻。

目次

張 騫	一
衛 青	七
霍去病 李 廣	一三
蘇 武	二〇
趙充國	二六
馬 援	三二
班 超	四一
劉 琨	四八
玄 奘	五五
顏杲卿	六四
張 巡 許 遠	六九



狄青	七四
宗澤	七九
岳飛	八六
張世傑	九九
陸秀夫	一〇七
文天祥	一一五
方孝孺	一二八
戚繼光	一三四
熊廷弼	一三六
袁崇煥	一四六
史可法	一五九
黃道周	一六九

張騫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在漢武帝時候，把漢族聲威發揚得莊嚴燦爛，直到現在看起來，還不禁眉飛色舞，心嚮往之呢！當時兵力所到，極南的儋耳珠崖，西南的滇國夜郎國，東北的朝鮮高句麗全入了中國的版圖。不過這些偉大的武功，在漢武帝整個事業中，只佔着次要地位，他的精神卻專注在討伐北方最強悍的匈奴。因為要圍困匈奴，必須開闢中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才能斷絕他的外援，於是大探險家張騫應運而出，成就他非常的不朽的大功績。

張騫漢中城固縣人。武帝即位之初，就有擊滅匈奴的雄心，聽說匈奴攻殺月氏王，取月氏王頭顱做盛酒器具，月氏向西方遠逃，怨恨匈奴，力弱不敢報仇，乃招募敢出使月氏者。那時張騫正做郎官，應募願去。建元三年，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張騫與堂邑氏奴名叫甘父的，從隴西郡出塞，經過匈奴境，被匈奴捕獲，送到單于那裏。單于說：「月氏在吾國北，漢何得派使臣去！我要派人到南越，漢肯聽我麼？」騫被拘留在匈奴中十多年，娶妻生子，乘隙守稍寬，突與部屬西向月氏國逃去。奔走幾天，到了大宛國。

大宛國去漢都城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出產良馬葡萄。葡萄可以釀酒，富家藏酒多至萬餘石。良馬體格高大，鬣長到膝，尾長拖地，蹄大如升，腕部能屈，一日行千里，前膊有小孔流血。大宛人異常寶愛牠，說是天馬傳下的種子，號爲汗血馬。張騫走到大宛，對宛王說：「漢遣我往月氏，被匈奴禁閉，現在逃亡過貴境，請派人導引我前去。將來回到漢朝，漢朝一定送你很重的謝禮。」後來張騫回朝，奏知武帝，遣使者帶千金去求汗血馬。宛王愛惜寶馬，捨不得送給漢朝，心想漢兵路遠，不能來攻，把漢使殺了，奪取帶來的財物。武帝大怒，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十餘萬前後兩次征宛，斬宛王毋寡頭，取良馬數十匹，中等馬牝牡三千餘匹。這場戰事，雖說爲了汗血馬，漢朝兵威卻從此震動了西域，諸國相繼降服，不敢再自恃路遠輕視漢朝。大宛王初見張騫時，祇貪得漢財物，那能料得到這些，果派人送騫到康居國。

康居國送張騫到大月氏國。大月氏國去長安一萬二千一十二里，建都在阿母河北，南臨大夏國，屬賓國，西接安息國。土地肥饒，人民安樂，沒有對匈奴報仇的意向。騫留月氏歲餘，交涉不得要領，傍着南山想經羌地回來，恰巧又被匈奴捕獲。過了一年多，乘匈奴內亂，同他前時所娶的胡妻及堂邑奴甘父逃走歸漢。騫爲人意志堅忍，寬大誠信，蠻夷都尊敬愛護他，餓急的時候，賴甘父射禽獸充飢，得以不死。騫出使時帶去一百多人，到元朔三年回朝，十三年功夫，只活着張騫與甘父兩個人。武帝酬報他們

的勞苦，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

張騫親身走到的有大宛國、大月氏國、大夏國、康居國，據傳說所知的還有五六個大國，很詳細的把各國地形物產奏明武帝。他又說：「臣在大夏時，看見蜀地出產的竹杖布匹，問所從來，說是從身毒國買來的。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幾千里，國中有大河，卑溼暑熱，打仗是騎着大象的。照臣估量，大夏去漢一萬二千里，在漢西南；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地產物，一定離蜀不遠，若從蜀開路通過去，經身毒到大夏，交通近便得多。」武帝聽了很喜歡，派王然子、柏始昌、呂越人等前後十幾批使者到西南尋覓通身毒的路綫，這個計劃，雖然沒有成功，可是西南夷大國如滇國、夜郎國，其餘小君長一百多都被漢兵威降服了。土地改爲郡縣，開闢幾千里新疆域出來，這是張騫附帶建立的大功。

騫在匈奴日久，很熟悉匈奴的地勢及水草所在，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後同李廣出塞擊匈奴，因錯了行軍限期，削去侯爵，貶爲庶人。他雖然失了官爵，武帝仍屢次訪問他大夏等國的情形。張騫說：「臣在匈奴時，聽說烏孫國與月氏國本來住在敦煌一帶地方，互相攻殺，結成大仇，現在都遷徙遠地。如果此時送厚禮給烏孫王，又嫁公主給他作夫人，教他東回故地，一定喜歡聽命。這好似斬了匈奴的右臂膊。連絡烏孫以後，西方大夏等國，都可招來做我們附屬國。」武帝很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出使烏孫。帶從者三百人，每人備兩匹馬，牛羊一萬頭，金帛值錢幾千萬。騫到烏孫宣布天子意



旨烏孫王拜謝受賞，派使者伴送張騫回漢，獻馬數十匹。烏孫使人見漢富強，回國後，烏孫王益尊事漢，與匈奴絕交。匈奴因此失援遠遁，不敢再住在大沙漠的南部。騫在烏孫時，派遣副使多人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其鄰近諸國。其中安息國就是波斯國，漢使初到境上，安息國王遣將軍將騎兵二萬人到東界迎接，東界去都城還有數千里，經過幾十個城邑才到。漢使者回國，安息派人同來，獻大烏卵及犁靛幻人兩人。大烏很像駱駝，生卵如汲水甕，幻人蹙眉高鼻，鬚髮蜷屈，後世吞刀吐火種瓜植樹屠人斬馬等魔術，從他們流傳下來。武帝見了大樂，出去巡狩，總要帶着這兩個幻人的。身毒國就是北印度，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國，也從此開出端緒來。中國古代傳說黃河源出崑崙山，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頂上有醴泉瑤池，日月繞着山頂運行，因而分成晝夜。自從張騫到大夏以後，探尋河源，證明古代傳說的謬誤，在地理上有很大的貢獻。

從烏孫歸漢一年多，張騫病死了。他派遣出去的副使陸續帶着各國使臣回來，整個的西域，因此與中國發生了關係。西域地方有大頭痛山、小頭痛山，人畜夏天經過一定喪命，冬季走過還得嘔吐，據說山上生長毒草，氣味觸人的緣故。又有盤石阪，路狹處只一尺多，長有一直三十里中間沒有息腳處，路側往往有看不到底的深淵。行人用繩索互相牽引着走，有時騎馬，有時步行。這樣的路程長有好幾百里，才走到縣度。縣度在屬賓國境，道路更是險惡，崖石壁立千仞，朝下一望，就會頭眼發昏。心想前

進，看去卻全是危阻，好似沒有地方可以放下腳去。失足落下不到半山已經骨肉碎爛，同行人只好做沒看見，不敢作救援想。山下有水名新頭河，從前人鑿巖石像梯級以通路，凡登七百級，登了，就得蹈着懸空的繩索，度過寬約八十步的河面。所以取名叫懸度。至於砂磧，到處都是有叫做白龍堆的，草木不生，偶然見水，味極鹹苦，四顧茫茫，難逢生人，方向很容易迷誤，走路只賴死人死畜的骸骨及駝馬糞做標記，疲勞飢渴，隨地可死。張騫在這樣險境中，前無古人地開闢出西域交通孔道來，此後漢使到西域，定要提出博望侯的大名，各國才能相信他，所以歷史家稱為張騫鑿空。

張騫冒萬死為朝廷效力，西到波斯，南通印度，從此中國與西方西南方大小民族開始接觸，我們試想，他一個人努力的結果，發生怎樣巨大的影響呢！因為他的建議，中國在西南夷開拓了廣大的新版圖，在西域得三十六附屬國，雖說漢武帝時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所以軍事到處勝利，但是張騫探險先驅的功績，也就不可以價值計了。考察他成就大功的原因，祇要看看他被匈奴拘留十多年，好不容易逃脫虎口，卻依然向西奔去，絕不畏難退縮，勇敢不屈的精神，誰及得他，誰就也能做他的事業！

僧耳那珠座那在廣東瓊州島。

高勾驪在吉林省。

滇國夜郎國在雲南省。

月支國在阿母河北岸。氏音支，所以也寫作月支。

鹽西郡在甘肅省。

單于是廣大的意思，匈奴稱大君長爲單于。

大宛國在俄屬中亞細亞。

康居國在俄屬中亞細亞。

大夏國在阿母河南岸。

闐耆國在阿富汗地屬音計。

烏孫國在新疆省特克斯河附近。

敦煌郡在甘肅省。

犁軒國就是羅馬國。羅馬本名拉丁，譯音爲犁軒。



衛青

黃河流域是我們大漢民族發展的根據地，照古史記載，夏朝以前，漢族與苗族戰爭，苗族敗逃到西南山地去了。夏桀滅亡以後，有子名獯粥，逃到北方去，據說，匈奴是他的子孫。現在的甘肅、內外蒙古，是當時匈奴遊牧地帶。他們逐水草而居，沒有文字倫理。天性喜歡殺伐，飲酪食肉，不產米粟。俗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娶後母爲妻。周朝時候，屢次侵害中國，漢族很怕他。所以戰國時代，秦昭王在隴西北地上郡一帶築長城，趙武靈王從代郡傍陰山至高關，燕國自造陽至襄平，都築長城自衛。秦始皇滅六國，遣將軍蒙恬將兵數十萬擊走匈奴，收取黃河以南地域，起臨洮至遼東修繕萬里長城。秦末中國大亂，蒙恬所得土地，又被匈奴奪去。

漢高帝得天下，武功甚盛，同時匈奴冒頓單于吞併各部落，有精騎三四十萬，兵力也非常強大。高帝七年，冒頓攻太原郡，到晉陽城下，高帝自將大軍三十二萬去抵禦。冒頓假敗逃去，高帝追擊至平城，被匈奴四十萬騎圍困起來，絕糧七天，眼見得要全軍覆沒。幸虧陳平獻計，命雕工刻一個木美女，祕密派人送給匈奴，說漢有美女如此，現在皇帝窮急要獻與單于了。關支怕美女來奪寵，勸冒頓放走

高帝威武赫赫的開國大皇帝，用這樣鄙計，狼狽逃命，是漢朝一個大恥辱。高帝死後，呂太后當國，冒頓派人送一封信來，說我願意到中國遊玩，你現在獨身，我也孤單，我們不妨互相交易，免得兩個人都冷清清。呂太后大怒，想出兵報仇，朝臣商議的結果，祇好忍氣吞聲，寫信回他說：敝邑讀了單于來書，非常恐懼。我自己細想，年紀已經衰老，頭白齒落，走路搖搖擺擺，實在不配污辱單于，想是錯聽了。敝邑無罪，請單于饒恕罷。這是漢朝第二次忍受大恥辱。漢文帝時，送公主到匈奴去的宦官中行說投降匈奴，日夜想計策教單于入寇。文帝不斷送美女金帛酒麴食物去求和。漢使到匈奴想辯說幾句，中行說就說：「你們不用多開口，你們送來的物品好便罷，如果不合式，當心秋天，派騎兵去踏壞你們的田禾。」文帝也祇得委曲忍受了。

從漢高帝到景帝，一共四代，對匈奴總是處在卑弱的地位，零零碎碎不知喫了多少虧，可是他們竭力整頓內政，休養人民，六七十年功夫，造成極繁榮的國家。接着武帝登位，天生是雄才大略超絕常人的大皇帝，他有力量把匈奴打得膽落心驚，逃到大漠以北去，一洗殷周以來民族的恥辱，祖宗的仇恨，真是痛快淋漓，使人贊嘆不止。他不僅本身是文武全能者，他還專會不限資格，選拔猛力異能的人來使用。在他所用的許多軍事人才裏面，第一個是大將軍衛青。

衛青，他父親鄭季，是平陽侯曹壽家裏當差的，曹壽娶武帝姊陽信長公主爲妻。鄭季和公主的婢

女衛老婆子私通，生青，青有同母兄長君，姊長孺少兒子，夫有男弟步廣，大概他們都是苟合面生的，所以都冒了衛姓。衛青幼年曾跟人到徒役住所去玩，一個罪人給他看相，說他是貴人，將來官至封侯。青笑道：「奴才家養的小子，不挨打挨罵，就算運氣了，那裏來封侯呢！」後來青長大了，作公主的騎士。青姊子夫得武帝寵愛，生太子，封爲皇后，青也慢慢貴顯起來。元光六年，拜青爲車騎將軍，將騎兵一萬，出上谷郡擊匈奴。同時出兵的輕車將軍公孫賀，騎將軍公孫敖，驍騎將軍李廣都戰敗了，祇有青斬獲首虜七百級。武帝賞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攻漢入雁門，青將三萬騎擊敗匈奴，斬首數十級。明年青出雲中郡至高闕塞，捕首虜數十，牲畜百餘萬，取黃河以南土地，置朔方郡，恢復秦時蒙恬舊疆域。青因功封長平侯。元朔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匈奴右賢王料漢兵不能驟到，飲酒大醉，漢兵出塞疾馳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只帶愛妾一人，騎數百，連夜脫身逃走，漢輕騎追逐數百里，獲匈奴男女一萬五千人，小王十餘人，牛羊數十萬頭。匈奴左右賢王的地位，只比單于低一級，這次戰爭，右賢王全軍覆滅，是漢兵空前的勝利。武帝大喜，拜青爲大將軍，其他將軍都歸他統率。次年，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擊匈奴，斬首一萬數千級。

元狩四年，帝令青同驍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及隨軍役夫數十萬人出塞。原來的計劃是教去病出定襄，專當單于，所以勇壯的士卒都給驍騎將軍，後捕得間諜，說單于已東行，武帝令去病

出代郡，青出定襄郡，指定兩軍必須度過大沙漠，在漠北擊匈奴。大將軍率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壽出塞，軍容極盛。匈奴聞漢兵大出，商議道：「漢兵即使度過大漠，人馬一定疲乏不堪，可以不費力收拾他們。」青出塞行千餘里，見單于親將精騎列陣待漢兵，下令武剛車自環立營，縱五千騎往試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戰。時太陽西下，大風狂起，沙礫擊面，天地昏黑，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見漢兵多，士馬強悍，匈奴漸失勢，料不能取勝，獨與壯騎數百，直潰漢圍，向西北遁去。青發輕騎連夜追逐，自率大兵隨後，匈奴四散奔竄，沿路捕斬一萬九千級。天明已行二百餘里，到闐顏山，趙信城，不見單于，得匈奴積粟，大饗士卒，休軍一日，悉燒城中餘粟。單于逃匿十多天，才敢出來與臣屬會合。同時霍去病也大敗左賢王兵，斬首七萬級。從此匈奴恐懼遠遁，不敢遊獵漠南。

這次大戰，匈奴死亡八九萬人，漢兵也戰死數萬人，馬死十餘萬匹。元鼎六年，武帝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兩軍各行二千餘里，不見匈奴，一人才回來。

青及去病大破單于後，不再出兵擊匈奴，因為漢馬匹損失太重，不易補充，又正南攻兩粵，東伐朝鮮，西擊羌及西南夷，一時國力來不及的緣故。元封五年大將軍衛青卒。

衛青出身卑微，幾乎爲人所羞道，假如沒有遭遇漢武帝，老死不過一個奴子罷了。所以衛青

的功業，固可歌頌，而武帝能提拔人才，使用人才，讓各種才能的人盡量發展起來，彙集而成巨大的功業，是更值得歌頌的。做領袖的本不在乎自己會拿刀殺人，也不在乎會花言巧語，唯一條件卻在能知人能用人。在這一點上，漢武帝真不愧為最好的領袖。漢朝對暴悍的世仇匈奴，初起忍受侮辱，卑禮求和，等到國力充足，奮起征討，絕不寬容。何等沈著！何等痛快！本來一個民族被別一民族壓迫侵掠，不成問題是要抵抗的，是要報仇的，不過先得估量實力是否勝算可操，萬不可輕舉妄動，虎頭搔癢，自遭滅亡！反之，苟安偷活，唾面自乾，甚至盡量摧殘自己固有的力量，給敵人做先鋒，這種奴性的民族，也一定不容於天地之間的，我們看文景二帝忍恥自強，武帝發揚國威，確是民族生存最好的模範。史家說衛青凡七次出擊匈奴，斬首五萬餘級，收黃河以南土地置朔方郡，這樣功勞不算小罷！但是他不特沒有驕氣，而且仁善退讓，卑謙自守，就是在行軍時候，偏將有罪，從不殺戮，一定要請命朝廷，表示尊上服從的大義。凡是真正為國家作爪牙的軍人，應該學衛青才是取法乎上。

北地郡在內蒙古及甘肅省。

代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

高陵在鄂爾多斯旗右翼後旗阿拉坦山。

遼陽在遼哈爾省懷來縣。

慶平在遼寧省遼陽縣北七十里。遼中郡的首縣。

臨洮在甘肅省秦長城自此起首。

冒頓音曷毒。

太原郡在山西省，晉陽就是山西省太原縣。

平城在山西省大同縣東，屬雁門郡。

闕支音燕脂，單于妻稱爲闕支，是可愛如燕脂之意思。

中行設姓中行名說，說音悅。

雁門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

首虜，首是斬敵人的首級，虜是生捕的俘虜。

雲中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

朔方郡在內蒙古河套地方。

定襄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

武剛車，是一種車名，車上有厚板，可以避箭。

關顏山趙信城漢將，信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信，號趙信城。關音田。

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九原是五原部首縣，大概在內蒙古烏喇旗東南境。

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令居在甘肅平番縣西北。

霍去病 李廣

霍去病，是他母親衛少兒微賤時與平陽侯曹壽家當差霍仲孺私生的孩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從大將軍出塞，帶輕悍騎兵八百人，雖大軍馳數百里突擊匈奴，斬捕單于的伯父叔父及首虜二千二百八十級，武帝嘉獎他勇壯立功，封爲冠軍侯。元狩二年春，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他想捉獲單于，一直向前驅逐，連戰六日，突過焉支山一千餘里，遇匈奴一萬三千騎皋蘭山下。短兵肉搏，殺匈奴折蘭王盧侯王，生執渾邪王子，斬首八千六百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大獲全勝。是年夏，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同出北地，馳二千里，至祈連山，大敗匈奴十萬騎，斬首三萬二百級，降單桓王酋涂王及將士二千五百人，捕獲王五人，王子五十九人，將校六十三人。可惜公孫敖走錯了路，沒有照約定日期前來接應，否則匈奴更不知要損失到什麼程度。去病所將兵，都是經過選拔的。他又膽氣絕人，常自率精騎在大軍之前進行，敢長驅深入，史家說他有天幸，從沒有遇着危困過。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屢被去病軍擊破，亡失數萬人，想誅渾邪王。渾邪王恐慌，約休屠王等降漢。武帝怕他們詐降襲邊，命去病將兵去迎護。去病兵渡黃河列陣，與渾邪王部衆遙對望見，渾邪王部衆恐被掩擊，頗有逃亡，去病急

馳入渾邪軍中，見渾邪王，斬想逃的八千餘人，遣渾邪王單身去朝見天子，自己帶領降人數萬，號稱十萬渡河歸漢。

元狩四年，武帝想大舉攻滅匈奴，令大將軍青驪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役夫數十萬，所有敢力戰深入的士卒，都歸去病統率，專當單于兵。去病軍編制與衛青軍不同，青軍有前後左右四別將，各自取道，容易失卻連絡，不能救應。去病軍不設別將，由主帥直接指揮，兵力集中。所有兩軍兵數輻重相等，實力卻不一樣。去病兵出代郡路過平陽，住在旅邸裏，遣屬官請霍仲孺，仲孺趨入拜見。去病迎拜，跪着說：「去病早先不知道是大人的遺體，今天才得拜見。」仲孺匍匐叩頭道：「老臣得託命將軍，實是天幸。」仲孺當初在平陽侯家當差期滿，回家娶婦生子霍光，與少兒不通音問。去病年長才曉得父親是霍仲孺。去病擊匈奴回來，帶霍光去見武帝，後來霍光做大司馬大將軍，是歷史上與伊尹周公並稱的大功臣。去病出塞二千餘里，擊匈奴左賢王，斬首七萬餘級，左賢王遁走，獲屯頭王等三人，將校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天立石，獲得了空前大勝。

去病爲人深沉機密，不多說話，氣壯敢猛進。武帝曾教他學孫吳兵法，去病說：「決勝敗，在看陣上的策略如何，無須學老兵法。」武帝給他造府第，他說：「匈奴還沒有擊滅，何心安居呢！」武帝因此更重視去病。去病自元狩四年大敗左賢王軍，後三歲，元狩六年病卒，年二十九歲。

李廣隴西成紀人。廣家世世學射爲將，至廣長身猿臂，善射出於天性，就是他家裏人，也沒有及得他的。漢文帝時做武騎常侍。文帝說：「像李廣的材氣，要是生在高祖時候，萬戶侯何足道哉！」景帝時做上郡太守。帝遣中貴人從廣習戰在軍中，中貴人將數十騎縱轡馳騁，遇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從騎被殺略盡。中貴人害怕，跑去見廣。廣說：「你們一定遇見匈奴射鵰人了。」率百騎自往，射殺二人，生縛一人。正要上馬回來，望見匈奴有數千騎，匈奴也望見漢兵，以爲是誘敵的，急上山列陣。廣從騎大怒，想疾馳逃去。廣說：「我們離大軍數十里，如果奔逃，定被匈奴追上殺盡，不如留在此地，他們疑是誘兵，決不敢擊我。」因下令前進，不到匈奴陣二里許，下令止步，都下馬解鞍。有騎白馬敵將出陣巡視，廣突上馬與十餘騎奔前把他射死，轉來解鞍放馬安臥。匈奴疑怪，終不敢擊。一直到半夜，匈奴怕被伏兵暗襲，引兵散走。第二天早晨，廣才回來。

武帝元光六年，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大破廣軍。單于久聞廣聲名，下令必生擒李廣。廣受傷被執，匈奴於兩馬間作繩絡，臥廣絡上。廣假死，行十餘里，偷眼看近旁有一幼童騎良馬，驟騰上推墮幼童，奪弓矢鞭馬南馳數十里，匈奴追騎數百，廣一面走，一面射，路上遇部下敗兵，竟得脫身。過了些時，武帝拜廣右北平太守，匈奴稱他爲漢飛將軍，好幾年不敢入界掠奪。有一次廣在冥山打獵，望見臥虎，一箭就把虎射死，取髑髏做枕頭，誇示自己的威猛。過了些時在冥山又見虎伏亂草間，急忙

射去，近看乃是一塊臥石，箭已深入石中，再試發矢，竟不能入。揚雄批評這件事說：「至誠則金石爲開」的確，要成就任何事業，沒有誠心，是不會有有效的。元狩二年，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分路出發。廣行幾百里，遇匈奴左賢王四萬騎，匈奴縱兵圍廣，全軍恐慌。廣令第三子李敢前去衝鋒，敢率數十騎直陷敵陣，左右馳騁，如入無人之境，回來報告。李廣說：「這羣奴虜好對付得很。」軍士才膽壯起來。廣列圓陣，面向外，匈奴自恃人多，死命攻擊，飛箭似暑天暴雨，漢兵死傷過半，箭也快要用完。廣下令全軍張弓注矢，肅靜毋嘩。自取大弓出陣前射敵將，弦聲勁急，連殺數人，沒有空放一箭。匈奴大驚，不覺失氣。這時候日落天黑，匈奴收兵，漢士卒才喘轉一口氣來，卻都嚇得面無人色。廣巡視部伍，整理行陣，意態如常，當沒有事一樣。全軍都佩服他的勇氣。第二天又與匈奴力戰，幸虧張騫軍趕到，左賢王引兵退走。廣軍受攻，幾乎全滅，武帝原諒他以少敵衆，援兵遲到，沒有加罰。

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出兵擊匈奴，廣屢次請求從軍，武帝嫌他年老，不肯允許。後來勉強派他做前將軍，衛青出塞，探知單于所在，自率精兵追去，令廣與右將軍合軍，走東路。廣不願意，對青說：「敵部號稱前將軍，大將軍卻教走東路，我二十歲就和匈奴打仗，好容易這回遇着單于，我願意作先鋒，同單于拚死命。」衛青出兵時，受武帝密囑說：「李廣運氣不好，不要讓他去當單于，怕失了好機會。」所以廣堅求做先鋒，衛青總是不聽，到後來，衛青聽得不耐煩，教長史封一道命令給廣。

的幕府，說快回部照命令做去。廣不能再說，祇好領兵合右將軍軍出東路。恰巧迷失了路，直等到大將軍戰勝回來，路上才遇見廣。廣已謁見大將軍，回到本軍，大將軍派長史送乾飯濁酒給廣，詢問迷路情形，並說大將軍要上奏章報告兩將軍不來接應的原因。不等廣回話，長史厲色叫廣的幕府快上文書來。廣說：「諸僚佐無罪，是我走錯了路，我現在自己上文書去。」廣走到幕府，對部下說：「我從廿歲起，和匈奴打了七十多次仗，這回好容易跟大將軍出兵，可以親戰單于，大將軍一定要我走東路，路迂遠偏，又走錯了，這不是天意嗎！我年紀已經六十多，還有臉去對刀筆小吏辨是非麼？」說着拔刀刎頸自殺。

廣做官前後四十餘年，歷任七郡太守，才能聲望地位比他差得太遠的人，因軍功封侯做大官的不下數十人，他自己卻總是失意無聊。他曾請問術士王朔，王朔說：「將軍回想有做過虧心事麼？」廣說：「我做隴西太守時，西羌反，我誘降羌八百餘人來，一天功夫把他們都殺了，至今爲了這件事，心中不安。」王朔說：「這就是將軍不得封侯的緣故了。」廣歷官所得賞賜，都分給部下，與士卒同甘苦，家裏沒有積蓄，終身不談生產事。廣性寬緩簡便，不喜歡文書瑣碎。行軍不立部曲行陣，遇好水草，就止息，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到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部下愛戴，都願意出死力。對敵發箭，必在數十步以內，不中不發，發必應弦倒地。但亦因此屢被敵兵窘迫致敗。廣同輩名將程不

識批評他說：「李將軍治軍極簡便，得士卒心，如果猝然遇敵，卻恐怕抵當不住。」

李廣死的時候，不論相識的和不相識的，都爲他流涕痛惜！

在漢武帝討伐匈奴長期戰役中，衛青的氣度才能，確是堂堂大將，而霍去病李廣可以說是
最優越的驍將了。他們兩人有許多相同之點：第一，擅長騎射；第二，抱破滅匈奴的雄心，不事家人
生產；第三，氣力勇猛，身先士卒；第四，爲匈奴所畏服。可是兩個人的結果，卻大大相反。去病戰無不
勝，李廣幾乎每戰必敗。王朔說廣殺降人八百，所以不得封侯，那末，去病殺渾邪王降衆八千人，加
以空空洞洞想逃走的罪名，假使十個人裏有一個是冤枉的，也就與廣所殺的數目相等，何以榮
辱大異呢？可見王朔的話，無非是聊以解嘲罷了。我們不相信命運說而相信在自然界中在歷史
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匈奴遠距離用弓箭，短距離用刀矛。有利，蜂湧前進，不顧一切，失利如鳥獸
散，逃得毫無蹤影。匈奴長處是來勢兇猛，短處是組織力薄弱，不能持久。霍去病看準這一點，行軍
非常神速，乘敵人不防，突飛猛衝，使敵人驚慌動搖，四散潰竄，那時候滿眼都是可斬之頭，隨手砍
下，就是了。因此得首虜獨多。李廣行軍太隨便，失了組織的效能，見敵數十步內才發箭，失了長兵
的威力。形勢上李廣在茫茫無邊敵人暗伺的荒漠裏散漫行走，不等接戰，已陷在危境中了。還有
一點，去病行軍，不但避免被敵人攻襲，而且很精確的對準敵人主力所在與以擊破，李廣每每被

飯包圍，措手不及，甚至道路都走錯。足見他們對於間諜和斥候的利用，程度大有高下，程不識批評李廣的話，是很有意義的。歷史家說去病有天幸，李廣運氣不好，其實何嘗有所謂命運，祇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話頭罷了。

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省山丹縣東南五十里。

皋蘭山大概是在張掖郡塞外。張掖郡在寧夏及甘肅省。

祁連山即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

平陽在山西省臨汾縣西南。

狼居胥山匈奴中山名。

孫吳孫武吳起戰國時候的兵家。

成紀在甘肅省秦安縣。

中費人，天子親近的宦官。

右北平郡在河北省。

揚雄是西漢末年的人學問家。

長史，官名。

部曲，行陣是漢朝軍隊的編制法。部有校尉一人，曲有軍候一人，行陣就是行列陣式。

刁斗是煮飯的器具，夜裏打着刁斗守夜。



蘇武

蘇武牧羊誰都知道是歷史上非常艱苦悲壯的一段故事。其實，他一生的最大部分，可以說全在險惡大難中。究竟他憑什麼使兇悍的單于，要他死而不忍加刃；投降匈奴的漢人，想拉他同入污坑，而自慚哭泣；最後，很光榮地回到祖國來。究竟他憑的是什麼？

蘇武，他父親蘇建，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官拜右將軍，封平陵侯，建生三子，長子名嘉，字長君，官至奉車都尉，幼子名賢，字孺卿，官至騎都尉，中子就是蘇武，字子卿。

武帝太初四年，武師將軍李廣利攻破西域大宛國，斬大宛王毋寡頭，威震四夷，武帝想乘勢滅絕匈奴。這時候匈奴且鞮侯單于新立，怕漢兵來攻，故意說：「我是小孩，那敢敵對漢天子，漢天子是我的老前輩。」把漢使臣拘留在匈奴的都送回來。武帝嘉獎他懂得道理，天漢二年，派中郎將蘇武持節送還匈奴使臣留在漢朝的，另賜單于一份厚禮，答謝他的善意。武同副使張勝及隨員常惠等上一百多人出塞，到匈奴，見單于。使事完了，正預備回國，恰巧有漢降將衛律的部下虞常等數十人，想趁單于出去打獵，劫單于的母親歸漢，並謀殺衛律。虞常和張勝是老朋友，他們暗中商量辦法，卻不讓蘇武知

道。後來虞常事敗，單于派衛律審辦這件案子，張勝怕連累，將事情告訴蘇武，武說：「事已如此，一定要牽引到我身上，如果被匈奴戮辱，一發無臉對國家了。」拔刀想自殺，張勝常惠救護他沒有死。虞常果然供出張勝來，單于忿怒，叫衛律去傳蘇武，武對常惠等說：「這樣不體面的事，偷活着，還有什麼臉回到朝廷去。」用刀死勁自刺，衛律大驚，趕緊抱住他，立刻飛騎去請醫生，醫生來時，武早已氣絕死了。醫生掘地成穴，裏面蒸微火，伏武在穴上，背上用腳踏，使瘀血流出。足有半天功夫，才慢慢轉過氣息，常惠等大哭，抬武歸寢帳將養。單于尊重他的氣節，朝夜叫人來問候。等武創傷好了些，單于通知武去觀審虞常，想乘機勸他降服。斬虞常訖，衛律說：「漢副使張勝，謀殺單于親近的大臣，該死。不過單于說過，祇要投降，就得免罪。」說着舉劍對張勝要砍下去，勝害怕求降。律又對蘇武說：「副使有罪，你得連坐。」武說：「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密謀，又不是親屬，什麼叫連坐。」衛律舉起劍刺去，武安坐不動，顏色如常。衛律說：「蘇君！我棄漢歸匈奴，蒙單于大恩，封我做王，部下幾萬人，馬牛滿山谷，富貴到如此，蘇君今天投降，明天就同我一樣，白白把命喪了，誰知道你呢！」蘇武不理他。衛律又說：「蘇君聽我的話，我們就結拜做兄弟，如果不聽，將來要見我的面，怕不容易罷。」蘇武罵律道：「你做朝廷的臣子，背義忘恩，不顧羞恥，在蠻夷做降奴，我為什麼要見你的面。況且單于信任你，叫你辦這件事，你不能秉公去做，反想挑撥兩國的戰禍。南越殺漢使者，結果屠滅成九郡；大宛王殺漢使者，頭掛在北闕示衆；朝鮮殺漢使者，

立刻擊平；現在只剩了匈奴，你明知道我決不投降，你不過想兩國相攻罷了。匈奴受禍，從殺我開端，我難道還會怕死麼？」衛律知道要他降服是不可能的，回去報告單于。單于聽了更加愛重，想法子要他轉心，把他放在大地窖裏，天下大雪，武飢寒交迫，蜷臥着取雪和氈毛咀嚼吞下去。過了幾天，居然不死。匈奴以爲有鬼神保護，轉送他到極北邊境人跡不見的北海上，叫他牧羊。告訴他說：「等公羊產了小羊，你才得回去。」他的部屬常惠等都被分離開住着，不得通消息。武到北海上，匈奴不給與食物，只好掘野鼠儲藏在洞裏的草根充飢。他無論在什麼時候，手裏總拿着出使時朝廷所賜的節，一直五六年，節上的毛羽全脫落了。單于的兄弟於靬王射獵海上，因爲蘇武能結魚網和修理弓弩，很喜歡他，送給他牲畜盛酪壺，小氈帳等器物。蘇武生活因此比較優裕些，過了三年多，於靬王病死，部衆遷徙，衛律暗中教人去搶奪他的牛羊。有一次，用大皮袍緊緊捆住他，在暑天烈日下，曬了三天，想他降服，但是蘇武始終不屈。

李廣的長孫李陵，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塞，孤軍深入三十日到浚稽山下。單于自將三萬騎圍攻陵軍，被陵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增兵八萬餘人，血搏一晝夜，到底寡不克衆，客不鬪主，步不敵騎，遠不勝近，李陵矢盡兵殲，不得已投降了。單于很尊重他，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妻子，立爲右校王。陵在漢朝和蘇武是朋友，武出使的第二年，陵降匈奴，心裏覺得慚愧，不敢去訪問蘇武。後來單于派陵到北

海上去遊說蘇武，預備酒席音樂請武宴會，並對武說：「單于真心期望足下回心轉意，他知道我和子卿交情很深，教我來勸足下。終究不得歸漢，枉在這入跡不到的地方喫苦，誰知道足下的忠義呢？令兄長君做奉車都尉，跟天子到械陽宮，扶車下階，車轅觸柱折壞，被劾大不敬，自殺謝罪，天子賜喪葬錢二百萬。令弟孺卿，跟天子到河東祭神，侍從官有因爭船互相推擠落水淹死的，孺卿奉命追捕罪人，沒有捉住，怕得罪喫毒藥死了。我來時太夫人已經去世，我親自去送葬。尊夫人年青，聽說改嫁了。那時候尊府上剩兩位令妹，兩個女孩，一個男孩，現在又隔了十多年，生死不可料。人命好似朝晨的露水，何苦如此呢！我剛投降的時候，心裏荒荒忽忽，像發狂一樣，覺得太對不起國家。加以老母被拘在牢獄，更不卜吉凶，我那種爲難痛苦的情形，比子卿格外嚴重些。而且天子年老，隨意造出法令，大臣無罪被滅族的有幾十家，生命毫無保障，子卿這樣忠義，誰能真心賞識呢？請子卿聽我的話，不必再遲疑。」蘇武答陵道：「我家父子並沒有什麼功德，蒙天子特別成就，我父親官做將軍，位封侯爵；我兄弟都做天子左右的親近官。我立志要肝腦塗地，殺身報效，什麼刀斬火燒，沒有不甘心樂受的。臣子事君，等於兒子事父，兒子替父親死，有什麼怨恨！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罷！」李陵陪他喫了幾天酒，又對他說：「請子卿聽聽我的話。」蘇武不等說第二句，就接口道：「我其實早就算是死過的人了，大王一定要我投降，請從今天起，斷絕我們的私交，讓我死在大王面前。」李陵看他那番鐵石般的至誠心，不由得熱淚滿臉滾

下來，衣襟都溼透了，長聲嘆道：「咳！義士李陵同衛律叛國的罪惡，真是上通到天了！」李陵不忍再說話，辭別回去，用他妻子的名義，送武牛羊幾十頭。過了些時，陵又到北海告訴蘇武說：「匈奴邊境捕得漢雲中郡人，說太守以下官吏都穿白衣服，聽說皇帝上仙了。」蘇武聽了口裏突然吐出狂血來，面向南方大哭不止。朝夜行禮號哭，好幾個月沒有間斷。

昭帝卽位後數年，匈奴同漢朝講和。漢朝要求放蘇武等回來，匈奴詐說蘇武早已死去，漢使信以爲真，也就不提了。後來漢使又到匈奴，常惠想法子夜裏見漢使，教他對單于說漢天子在花園射雁，雁足上拴有帛書，說武現在北海某地。漢使大喜，照常惠所說質問單于。單于瞠目顧視左右侍臣，現出驚奇的样子，對漢使抱歉說：「武等實在活着沒有死。」李陵知道蘇武快要歸漢，特備筵席給武賀喜，說道：「現在足下可以回朝了。足下在匈奴傳了大名，在漢朝立了大功，從古以來忠臣義士，史冊上所載的，圖畫上所記的，誰能及子卿來。我李陵雖然怯懦不中用，那時候天子如果寬恕我些，保全我老母的殘命，讓我找機會報答漢朝大恩，這是我日夜不敢忘懷的一片苦心。無奈天子聽信謠言，族滅我家老幼，士大夫提到我隴西李氏，都嗤笑以爲污辱不足道，我對故國還有什麼顧戀呢！罷了！罷了！我不過要子卿曉得我的心就是了！異國的人，這一別永遠斷絕了！」李陵立起來舞蹈作歌道：

經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刀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

歸。
舞畢，陵已涕淚滂沱，嗚咽不能成聲，因遂與蘇武訣別。

單于召集蘇武舊部屬，除了投降匈奴及死了的，祇有九個人跟武歸國。元始六年春，武等到京師，昭帝令武奉太牢拜謁武帝陵廟。因為他在外國長久，有大名，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住宅一所。常惠、徐聖、趙終根三人都拜爲中郎，各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願回家，各賜錢十萬，終身免納租稅。蘇武將所得賞賜分給兄弟朋友，家裏不存多餘的錢財。他回國的第二年，兒子蘇元因與聞燕王謀反事被誅，武受連累免官。過了幾年，宣帝卽位，說武是苦節老臣，又拜爲典屬國，封關內侯，特別尊寵他。武年老無子，宣帝問左右，蘇武在匈奴多年，有生兒子沒有？武託人奏明武從匈奴回漢的時候，胡婦剛產生一個男孩，名叫通國，後來也曾通過信息，想帶金帛去贖回來。宣帝答應他的請求，通國不久歸漢。

蘇武四十歲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歸來鬚髮全白了。宣帝神爵二年，武年八十餘病卒。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哲學家解說了，各是其是而非其所非，到底依然還是一個人人生最大目的是什麼而已。我們姑且這樣說：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延長自我的生命。不過，我有小我大我之分，生命有精神的、生命的、肉體的生命與肉體的生命分別。所以人也得

分爲真人與肉人兩類。營營擾擾，不怕幹卑污無恥的醜事，卻獨怕呼吸停止，這種人唯一的要求是肉體生存，可以稱爲肉人。真人當然也極寶惜肉體生命的，決不能爲了一點小忠小信，輕易放棄他寶貴的肉體。孔子批評管仲說：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就是這個道理。關鍵卻在這裏，如果他的生命歷程不幸踏在真人肉人中間的界線上時，他必然抱定殺身成仁的宗旨，毫不遲疑的。而且殺身一幕慘劇，愈是殘酷苦毒，凌遲式的而不是斬立決式的，那末，大我的精神的生命也就愈延長愈偉大，我們拿蘇武的行事——他雖然徼倖沒有殺身，來做例證罷。蘇武被拘留十九年，匈奴想他降服，故意造出無數困厄，這六千九百三十九天裏面，每天受着飢餓寒冷傷害孤獨窮乏侵奪等等苦惱，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不中途變節麼？衛律李陵不斷誘以重利，脅以殺戮，搖以私情，動以稱諛，蘇武始終置之不理，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中途變節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蘇武在人跡不到的地方，等公羊產羔子，他的結局誰都料定做北海邊上一堆無名枯骨了，從那裏表白忠義之名呢？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不中途變節麼？從這些事實看來，要做一個真人，非發揮忍耐力，攻破名利生死苦樂種種難關，是決不會成功的。我們進一步探求忍耐力的來源在那裏？蘇武是漢朝臣子，他亦誠尊愛朝廷，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旁人看見也好，不看見也好，總之他覺得怎樣心安，就怎樣去做。他回國以後，祇做了一個典屬

國，當時很多人代他不平，說朝廷賞賜太薄，但是他絕無怨言，他的兒子謀反被誅，直等到宣帝問起，才請求贖取通國回來。對朝廷永遠是孤忠耿耿，不存一毫私心的。因為他赤誠愛君愛國，所以任何橫逆或誘惑不能打動他的決心，而忍耐力也就有了切實根源了。從此我們知道赤誠是真人的最要質素，忍耐是真人的最強武器。



趙充國

趙充國，隴西上邽人。年青時候充當騎兵，就有大將的風度。熟習兵法，沈著勇敢，識見遠大，更明瞭外國情勢。武帝天漢二年，從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被匈奴重重圍困，好幾天不得飲食，死傷極多。充國率壯士百餘騎奮死衝陣，身受二十餘創，李廣利引大軍跟在後面，得解脫歸漢。武帝嘉獎他的勇猛，召見親視傷痕，拜爲中郎。昭帝時充國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有功擢爲後將軍。宣帝本始二年，漢發精兵十五萬騎，遣五將軍分路出擊匈奴，充國爲蒲類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郡一千八百里，不見敵軍，斬獲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牛馬羊七千頭。匈奴自武帝時屢受重創，畏懼漢兵，這一次是匈奴斥候見路上馬糞糞中有粟米，知道漢兵來攻，不敢對抗，舉國遠遁藏匿，所以五將軍都沒有什麼功勞。過了些時，單于發十餘萬騎，想乘隙入寇，宣帝遣充國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漢有備，總將又是趙充國，引兵退走。

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匈奴失去右臂，勢力一天天衰落下去，爲要打破漢朝這個計劃，不斷密派使者鼓動住在漢與西域中間地帶的羌人，教他們解除種族間的仇怨，立誓團結，反叛漢朝。宣帝元康

三年，先零光連合罕开羌及其餘羌種會長二百餘人解仇盟誓，遣使至匈奴借兵，想攻郡善牧燠，截斷漢通西域的道路。神爵元年，漢騎都尉義渠安國將三千騎防羌，被羌襲擊，失去輜重兵器甚多。宣帝因充國年老，不使上戰陣，叫御史大夫丙吉去問他誰可以擔當擊羌的重任。充國年紀七十多，回答說：「沒有再比老臣合宜的了。」帝又問：「將軍料羌勢如何要用多少人？」充國說：「百聞不如一見，兵勢難遠料，老臣願親到金城，製成地圖及攻守方略奏上。西羌小蠻夷，發狂謀反，不久就得滅亡，請陛下完全交給老臣，勿用掛心。」宣帝笑道：「好！」

充國到金城，等騎兵集合滿萬人，當夜遣三偏將，銜枚先渡黃河，建立營陣，防敵兵襲擊。天明陣成，大軍依次渡河。敵騎數十百人馳驟軍旁，充國說：「擊賊在乎根本消滅，小利不足貪。」令勿捕逐。遣騎探視險要四望，不見敵兵，連夜引軍過，西至落都。對部下將校說：「我料定羌虜無能爲力了，如果羌發兵數千人堅守四望，我軍那得通過呢？」大軍西進至西部都尉府止。羌人屢乘機挑戰，充國按兵不應。充國用兵以多派斥候遠出偵察爲急務，行時必有戰備，止時必堅壁壘。尤能持重觀變，先定計劃而後出戰，愛惜士卒，不肯輕費兵力，士卒也無不願出死力。漢軍捕得羌虜，說羌中會長彼此怨恨，責難說：「教你不要反，現在天子派趙將軍來，年紀已有八九十，用兵如神，我們想求一圖再死，還能夠麼？」罕开會長靡當兒的兄弟靡庫先被漢官拘留在都尉府，充國說他無罪，釋放靡庫，教他帶回羌人互相

捕斬的資格，並傳諭諸酋長，大兵祇誅有罪的，脅從者勿再附和，自取滅亡。充國的策略是要樹立威信，招降罕开及其他種族，利用各羌族間彼此疑怨，解散他們的團結，等到先零勢力孤單，一舉擊滅。當時朝廷急於見功，合兵六萬人待發。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將萬騎，帶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擊罕开羌鮮水上。天子徵求充國的意見，充國奏：「臣料匈奴與羌早有密謀，想乘隙入張掖、酒泉，斷漢通西域的道路，漢守兵萬不可輕出。先零爲首叛逆，理應征討，罕开不煩動兵，自然會降服的。」朝臣都不贊成充國的主張，於是天子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一面下詔書嚴責充國，教他引兵助攻，不必多疑。充國被責，以爲將軍領兵在外，祇要於國家有便宜，不妨違詔陳述利害，因上書謝罪，痛切說明先誅先零，罕开自服的理由。宣帝本是英主，卽時罷兩將軍兵。充國引兵到先零屯聚的地方，先零望見大軍前來，不及措手，棄輜重渡湟水逃去。道路險狹，漢兵慢慢在後驅逐。部將間緩追的緣故，充國說：「這是窮寇，不能追逐得太緊，追得慢他們爭先潰逃，追得急他們要反身死鬪。」羌人果狂奔，落水溺死數百人，捕斬五百餘級，獲馬牛十萬頭，車四千餘輛。漢兵到罕开境界，軍紀嚴肅，絲毫不犯，罕羌逃避在他處，聽到這個消息，都喜歡道：「漢真赦免我們了。」酋長靡忘親身來見，充國很優待他，教他回去宣布漢威德。部將力爭說：「這是反叛，朝廷沒有命令，不可專擅放走他。」充國說：「諸君只想自己減輕責任，不是爲公家忠心打算。」談話未了，詔書到，准靡忘帶罪立功。果然罕开悅服，不煩兵力就歸降了。

是年秋，充國患脚病兼下痢，宣帝防有意外，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去做副將；令充國十二月出兵擊先零羌，到時候如果病重不能行，可專任破羌強弩兩將軍領兵進攻。充國料定出兵一定壞事，想遣散騎兵，留一萬人屯田，等羌虜離心瓦解。奏章寫成還沒有發出，充國的兒子中郎將趙卬怕他固執，違抗進兵詔書，請人勸充國說：「假如兵一出就要破軍殺將，傾覆國家呢？將軍堅守計劃，自然是應該的；不過現在的情勢，出兵並沒有什麼重大關係，又何必力爭。有一日天子不合意，派御史來質問將軍，將軍生命怕保不住，還說得到國家的安穩麼？」充國歎道：「怎麼會有這樣不忠的話啊！我兩次獻計，朝廷要是採用了，何至發生這個事變。現在祇可用計破羌不能專恃武力，萬一戰事延長，匈奴及他蠻夷乘機叛亂，那時候真不好對付，羌變到成小事了。我決誓死維持主張，天子聖明，一定會採納忠言的。」後來非常懇切地接連奏陳了幾次，宣帝恍然大悟屯田的利益。起初朝臣大部分是反對充國的，此時也一變而為贊成者，於是下詔從充國議實行屯田。又因破羌強弩兩將軍屢次主張進攻，也准許他們去試一試。結果，強弩將軍生獲四千餘人，破羌將軍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捕斬二千餘級。但是充國安坐不動，羌人自來軍前投降的，到有五千餘人。宣帝下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第二年五月，充國奏：羌族大約有五萬人，被漢兵斬首七千六百級，降服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死餓死五六千人，估計逃去的不過四千人，罕开皆靡忘願意負責收拾逃羌，請准罷屯田兵。天子准奏，充國不折一兵，全師而還。

充國回來的時候，他的好朋友浩星賜，趕到半路上對充國說：「一般人說破羌強弩出兵擊羌，斬獲甚多，所以成功。其實，有見識的很知道羌虜力窮計竭，不用出兵，勢必降服的。將軍朝見天子，最好把功勞讓給兩位將軍，免得招人怨恨，將軍聲名也毫無損失。」充國回答說：「我年紀老了，官爵也無可再增加了，何在乎這一點功勞。不過用兵是國家大事，應該留給後世做模範的。趁我老臣還有一口氣，切切實實對天子說明用兵的利害，不可輕動我死，誰能說這話呢！我不能因為避免誇功的嫌疑，對不住國家。」到底，他毫不隱飾地盡情奏明宣帝，宣帝很以為然，叫辛武賢回酒泉太守原任，充國仍做後將軍。這年秋天，羌人果然斬先零大酋長楊玉，猶非等頭，帶逃羌四千餘人來降。天子問朝臣誰可以做護羌校尉，朝臣共舉辛武賢的小弟辛湯。充國生病在家，聽說立刻起牀，奏湯酗酒暴躁，不可叫他管蠻夷，不如湯兄臨衆好。其時湯已正式拜命，宣帝即刻改用臨衆。後來臨衆生病免官，朝臣又舉辛湯，湯屢醉酒，怒辱羌人，激起反叛，不出充國所料。當初辛武賢在充國軍中，趙卬同他閒談，有涉及朝廷機密的地方，宣帝聽充國慎重用兵的勸諫，武賢沒有升官，心裏懷恨，上奏章告趙卬漏泄機密，卬下獄自殺。充國也告老還家。宣帝甘露二年，年八十六卒。

趙充國用兵整齊穩固，無論行軍臨陣，處處立於不敗之地，從容佈置，坐操勝券，真不愧為大將軍模範。尤其可以欽佩的是，充國不僅是最優良的軍人，而且還是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當時

滿朝君臣，祇知道用兵力擊平西羌，忘卻了處心積慮，乘機入寇的匈奴，更慮不到戰事擴大，財力耗損，盜賊跟著起來的危險。雖說宣帝時候，國勢隆盛，並不畏懼匈奴與盜賊，但是利取其重，害取其輕，放棄全勝的優勢，採取軍事的冒險，這是何苦呢！足見充國老謀勝算，識見超出一般人遠甚。辛武賢是有名的戰將，因為他專長軍事，所以一味主戰，軍人必須受政治的訓練，有擴大的眼光，這也是一個明證。至於充國那樣不顧身家性命，赤誠精忠，為國家打算利害，恰好宣帝也能尊重老成，虛心聽從善言，和衷共成大業。我們在歷史上見到忠臣烈士，因為朝廷昏憤不明，好心得惡報的不知有多少，像宣帝英明果斷，能容納趙充國，不為小人所害，使人想起偉大領袖真是難得！

上邽在甘肅天水縣西南。

酒泉郡在甘肅省。

先零等，開都是羌種的名稱。升音堅。

鄯善國在新疆省，出玉門關經白龍堆首到鄯善國。

金城郡金城縣在甘肅皋蘭縣西南。

銜枚，枚狀如筷子，街在口中不能言語說嘩。

落都，在青海樂都縣。

張掖郡在寧夏及甘肅省。

鮮水亦名弱水，即青海。

馬援

馬援，扶風茂陵人，十二歲喪父，長兄馬況珍奇他的大才，愛護無所不至。同鄉朱勃年十二，通詩書兩經，著儒者冠服，舉止雍容，談論靜雅，時常去謁見馬況。那時候援年紀比勃大一二歲，才開始讀書，見朱勃勝己，不覺慚愧失氣。況看出他的心事，親自斟一杯酒安慰他說：「朱勃小器速成，智能不過如此，到後來他得向你請教，你不要害怕。」援見家用不足，想到邊地去墾荒牧畜。況說：「你是天才，應當晚成，譬如雕工要把美玉琢磨完成才給人看，你出去鍛鍊是很好的。」恰巧況生病死了，援沒有去成。王莽時援做本郡督郵，送重罪囚到京師，半路上把囚人放走，自己亡命到北地郡，就在那裏墾牧起來。幾年功夫，有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援歎道：「積儲財產，貴能散給窮人，否則守財奴，何足道哉！」將所有財物，全數分送昆弟故舊，沒有一點驕吝的表示，羊裘皮褲，貧素依然。他時常這樣說：「大丈夫立志，應當越窮越堅，越老越壯。」

王莽末年，海內大亂，隗囂起兵割據西州，因援是著名豪傑，請他做綏德將軍，重要事務都同他商量。漢光武帝在洛陽登天子位，囂遣援前往觀察形勢，引見十幾次，知道光武是真帝王，可以復興漢室。

回來再三勸囑歸降。可惜囂暗藏野心，不肯聽從，援乃率家屬自歸洛陽。光武建武十一年，援爲隴西太守，羌人乘中國擾亂，侵入邊境，橫行無忌，援將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斬首數百級，降者八千餘人。餘羌數萬守浩亶隘，援奮兵追擊，羌遠逃唐翼谷中，屯精兵北山上。援引兵向山，別遣數百騎繞攻敵軍，半夜裏放火鼓譟，前後猛攻，羌兵大潰，斬首一千餘級，奪取穀糧畜產無數。援在陣上，小腿肚被箭射穿，朝廷下詔褒獎，賞羊三千頭，牛三百頭，給他養傷，他卻一無所私，全數分送賓客故舊。十三年武都參狼羌結合塞外諸種，大舉寇邊，援將四千餘人擊羌，降者萬餘人，其餘都奔逃出塞，隴西地方從此安靜了。他知道大亂後最要緊是休養生息，所以待下寬厚，務示恩信，每天招集故人賓客，飲酒作樂，選擇有才德的人做長吏，待遇像兄弟一樣。生崇做主簿，羊喜做功曹，連他自己姓馬，郡人說他們三人是三牲全備。這雖是個笑話，也見得上下和睦，不專立威的意。他做太守，只是總持大體，不管瑣碎的政事，有一天，榜縣有報仇相關的謠傳，羌人造反，百姓都逃進城裏來。狄道縣長見援請閉城門發兵拒敵，援正同賓客飲酒大笑道：「羌虜那敢犯我，你好好回去罷，如果真害怕，可伏在牀底下。」不多時候，事情就平靜下去，一郡人都佩服他的鎮靜先見。

建武十七年，交阯郡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郡城，其餘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蠻人全起來響應，攻掠嶺外六十餘城，聲勢浩大，徵側自立爲王。交阯、九真、日南就是後世的安南國，離東漢首都洛陽有一萬

幾千里，朝廷拜援爲伏波將軍，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水陸進攻。十八年春，軍至浪泊，大破蠻兵，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浪泊地勢高峻，因此改從西里進兵，徵側等逃入深山，援窮追不舍，蠻人潰散。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頭，傳送洛陽。帝封援爲新息侯。漢朝人軍功封侯是很難得的，也是很光榮的。援既受封爵，宰牛置酒大饗軍士。席間從容對部屬說：「我少年時候，堂弟少游哀憐我刻苦奮發，想做一番大事業，屢次勸我說：『人生一世，只要衣食無缺，在本地做個小官吏，有粗車駑馬可免步行的勞苦，長守妻子田園，祖宗墳墓，鄉里號稱善人，這也就夠了，何苦求發達，招煩惱呢！』當我在浪泊西里的時候，狂賊還沒有殲滅，積潦徧地，濃霧滿天，毒氣薰蒸到空中，正飛行着的鷹鷂，忽然悶死，拍落下水裏去，夜臥醒來，回想少游說的話，那容易得到。現在賴諸君努力，我卻僥倖先蒙重賞，心裏喜歡也很慚愧。」吏士聽了都歡呼萬歲。援進兵擊九真、賊都、羊等，自無切到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嶺南完全平定。大軍所過的地方，修治城郭，穿鑿溝渠，處處給人民謀利益，改善生活。又修正本地法律與漢律衝突的十幾條，申明舊章，蠻人踴躍悅服。從此以後，遵從馬將軍約束，不敢違背。援在日南、郡象林、縣漢、極南邊境上立兩個銅柱，柱上刻着「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幾句話。這大概表示永遠同蠻族和好的意思。銅柱附近有當時遺兵十餘家，留居不返，他們都姓馬，自爲婚姻，言語飲食，保持中國舊風俗，本地人因爲他們流寓在此，稱爲馬流。

援軍回來將到洛陽，很多故人遠遠去迎接慰勞。援對平陵人孟冀說：「我希望你有規諫良言，如何也同衆人一樣呢！近年來匈奴烏桓時常騷擾北邊，我想請求朝廷帶兵往擊。男兒應當死在邊野上，用馬革裹屍還葬，那能臥牀上讓兒女子擺佈啊！」這時候匈奴烏桓剛入塞寇掠，朝廷允准他的請求，屯兵襄國備敵。援九月到京師，十二月就出去，在屯所預備了幾個月，自將三千騎出高柳塞，巡視雁門代郡上谷各郡邊防，烏桓斥候望見漢兵，全軍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援天性汎愛能容人，見士人有才能的，雖在貧賤，待遇卻格外加重；見無功居爵位的，譏笑他們道：「不能割的刀，無所長的人，留着有什麼用？」有一次，援生小病，梁松來候問，援坐在牀上不回他的拜。松走後，諸子姪問道：「梁松是皇帝的女婿，滿朝文武都怕他，大人何以不容拜？」援說：「我是梁松父親的朋友，怎麼尊貴，也越不過這輩分去。」從此梁松恨援，想找機會害他。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山林，全軍覆沒。援聽說兵敗，大爲憤慨，堅請前往擊賊。雖然年紀已經六十二歲，他那種過人的勇氣，真不愧越窮越堅，越老越壯。光武帝憐他衰老，不肯允許，援再三自陳，遂能披甲上馬，光武執拗不過，叫他試試，援卽上馬據鞍，左右顧盼，表示可用。光武笑道：「好勇健的老翁！」於是命宗均爲監軍，遣援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蠻。他臨走一天的夜裏，同送行人訣別，告訴友人杜愔說：「我受朝廷厚恩，命在旦夕，常怕不得死在國事上，現在帶兵出去，心甘意足，死也瞑目了，只

是那些權要子弟，有的在天子左右，有的在軍中同事，很難調和，心裏煩惱的就是爲這個。一可見他雖做了主將，卻早料到朝中軍中的環境，一定不能順利的了。次年春二月，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餘賊逃散竹林中。援從前平尋陽山賊，曾經這樣主張過：「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剃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所以散賊藏匿在荒林中，他自然有好辦法的。大軍進至下雋，有兩條路可以攻五溪，一條經盜頭山，路近而水道險，一條走充縣，路平而糧運遠。耿舒主張先攻充縣，援主張先攻壺頭。朝廷採用援策，三月，進兵壺頭，壺頭山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四十九里，山形高峻，蠻夷堅守險隘，水流湍急，兵船不易上駛，又正遇着暑熱，士卒疫死很多。援自己也中了疫病，困疲不能行動，祇好鑿山邊大石成窟，臥窟中避炎氣。每聞賊衆登高鼓譟，援必匍匐到洞口，怒目仰視，恨不得殺盡醜虜。左右隨從的軍吏，爲這種悲壯精神所感動，誰都禁不住涕淚橫流。可是那部將耿舒恨援不從他的主張，趁這個機會，寫信給兄好時侯耿弇，捏造許多罪過，朝中權要又進了不少讒言，帝怒，遣梁松代宗均監軍，飛驛前去責問罪狀。幸而梁松啓行以前，援病重死去，沒有當面受辱。松餘恨不息，又盡量誣陷他一番。光武大怒，追奪援新息侯印綬。援死後，監軍宗均派司馬呂种入賊營宣布威德，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大酋來降。當初援在交阯，常食薏苡，防禦瘴氣，回來帶了一車。援既得罪，馬武、程昱等奏說那一車裝的全是南方珠犀珍寶，帝更震怒。援妻子不明白何故獲咎，賓客故人也嚇得不敢來弔問，只好一家人用草繩自

縛，到宮門去請罪，光武擲下梁松等奏章給他們看，才知道犯罪的原因。援家前後六次上書，辨訴冤枉，措辭異常哀切，最後准許援屍歸葬舊塋。

安南國在周朝稱爲越裳氏，秦始皇時置日南、交趾、林邑、象郡，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東漢屬交州刺史，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照現在的地域看來，安南在當時與廣東、廣西一樣是中國的郡縣。可惜從北宋以後，中國衰弱，安南脫離版圖而成藩國，到清朝竟拱手送給法國做殖民地了。清初潘鼎珪做一篇安南紀遊，他說：「安南自秦以降，叛服不常，中夏迭興，輒命將往討。威德最著，足以鎮壓其邪心，在漢則有馬伏波將軍，援明張英國公輔，至今廟貌巍然，而馬將軍靈爽視英國尤赫。自其王以下，罔不望門贍禮，歲時禱祀焉。」明朝鄺湛若做一部書叫做赤雅，裏邊有馬人一條說：「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獬鼻，僉目，伏波遺種也。」安南人敬伏波爲大神，威名流傳了一千多年沒有衰落，連那深眼睛豬鼻子的馬來人，只因馬字有些牽連，居然附會成伏波遺種，可見南方民族對他的尊崇到什麼程度！但是有多少中國人還能記起安南本來是郡縣呢！可怪銅柱上明明寫著九九百年，從建武十九年平定交趾，到清光緒十一年割讓給法國，中間恰巧一千八百多年，也許真是運命前定，所以中國放棄安南，很可以說，這是天意而非人事啊！

扶風郡在陝西省，茂陵是漢武帝墓所在地。

北地郡在甘肅省。

浩靈音諧門在青海省。

狄道在甘肅省狄道縣。

交趾郡在安南國。

烏桓一種夷狄的名號。

遼國在河北省邢臺縣南。

武陵在湖南省沅陵縣界。五溪是熊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都是蠻夷住的地方。

下雋在湖南省安鄉縣東。

充縣在湖南省永定縣西。



班超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根據博望侯張騫的計劃，因政治軍事力量，降服西域三十六國，匈奴失了援助，從此衰落不振，到宣帝時候，匈奴呼韓邪單于居然朝貢稱臣，列爲藩國，這真是民族史上最大的光榮事件，也可見得張騫鑿空的功績何等壯偉，西域得失的影響何等重要了。王莽篡漢以後，西域怨叛，東漢初年，時常跟着匈奴侵掠邊境。後來一部分國家雖然與中國恢復關係，卻仍叛服不常。直到班超出使西域，苦心經營三十年，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包含大小五十五國的廣大疆土，全歸入大漢版圖，這樣發揚國威的偉大人物，能不讓後世永遠崇拜麼？

班超，扶風平陵人。他父親班彪，長兄班固，妹班昭，都是極著名的大學問家，大文學家。班超卻獨以武功照耀千古。不朽的盛業，會萃在一個家門裏，這也是歷史上很少見的。超爲人有大志，不拘細節。居家操作勤苦，不以勞辱爲恥，讀書通大義能辯論。明帝永平五年，超侍母隨兄固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府寫字得錢養母。有一天投筆嘆道：「大丈夫怎樣不濟，也該效法張騫立功絕域，封侯受賞，何能老死在筆硯間啊！」左右人都笑他，超說：「小子那懂得壯士的胸懷！」十六年，竇固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有

戰功，資固賞識他的才幹，派他跟從庸俗無能的郭恂出使西域。

超到鄯善國，國王廣德待漢使甚有禮貌，過了些時，忽然冷淡起來。超對部屬說：「諸君感覺到廣的態度麼？這一定有匈奴使者來，逼得他狐疑不決的緣故。聰明人不等事情發生，就得看透，何況已經明顯了的呢！」乃詐問給漢使服役的鄯善人，得知匈奴使者住的地方。超知道郭恂膽怯不能謀事，背着

他召集部屬三十六人飲酒，酒酣，激怒他們道：「諸君同我來到異域，無非想立大功以求富貴，現在匈奴使者到才幾天，國王態度就變壞，如果鄯善捕虜我們送到匈奴，枉死在荒野，骸骨餒豺狼，諸君甘心麼？」部屬答道：「現在生命危急，死活從命。」超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只有趁黑夜火攻匈奴使者，出其不防，可成大功。」初更時候，超將三十六人往奔匈奴營，令十人持鼓藏營後，餘人持兵弩伏在營門前，恰巧天起大風，超順風放火，伏兵前後鼓譟，匈奴大驚亂奔，被漢兵擊殺三十餘人，其餘一百多人全數燒死。第二天，召鄯善王來，給他看匈奴首級，鄯善王震怖，請降漢為屬國。超回國後，明帝很褒獎他，升他做軍司馬，賜布二百匹，再出使西域。

漢通西域的路線，有南北二道，這時候于闐國聯合匈奴，雄據南道。超率前次同事的三十餘人先到于闐國，國王廣德待遇漢使禮意很壞。國中有大巫，俗所尊信，假託神意說神發怒道：「何故想向漢，漢使有淺黑色馬，快取來祭我。」廣德派國相私來比來要馬，超告私來比請大巫親自來取。少停巫來，

超即斬巫頭送廣德，縛私來比鞭笞數百，而責廣德叛漢罪狀。廣德早知超威名，大惶恐，即時攻殺匈奴使者請降。其時龜茲國倚恃匈奴勢力，據北道擊破疏勒國，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因疏勒內部不和，用計擒獲兜題，放還龜茲，立舊王親姪榆勒爲王，疏勒人大悅。超在北道由此建立了根據地。

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北道的焉耆國乘中國大喪，攻殺都護陳睦，龜茲國姑墨國又屢發兵攻疏勒。超與榆勒拒守年餘，章帝初立，恐超孤立無援，不能持久，下詔徵還。超臨行，疏勒人苦留不得，全國憂懼，竟有失望自殺的。回到于闐，王侯以下都大哭道：「我們依賴漢使好似父母，實在回去不得。」大家抱住馬足，不讓超走。超看形勢如此，又本有立功西域的志願，乃停止東行，再還疏勒。章帝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四國兵一萬人攻破姑墨國，想乘勢平定西域，上書請發兵援助。五年，帝遣徐幹將兵千人往就超。在先，莎車國以爲漢兵不出，投降了龜茲國。疏勒國都尉番辰也擁兵反叛，恰好徐幹兵到大破番辰軍，斬首千餘級。超既破番辰，想進攻龜茲，奏請招撫烏孫國作漢兵聲援。八年，派衛尉李邑護送烏孫國使者並帶去許多賜給烏孫君臣的禮物，李邑走到于闐正值龜茲攻擊疏勒，怕遭危險不敢前進，私自上書詆毀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在外國享福，不爲朝廷計慮，經營西域絕對不會成功的。超聽到這個消息，歎道：「曾參大孝，尙且被謠言說他殺人，驚動了曾母，我恐怕也要被疑了！」因與妻離異，章帝知道他忠誠被誣，很嚴厲地斥責李邑道：「如果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其餘想歸家的人一千多，

爲什麼都肯同心喫苦呢！令邑回去受超管束，李邑雖然做出這樣沒臉的事，超待他卻寬和如舊，派他送烏孫王子還洛陽。明年，帝遣和恭等將八百人就超，加上前次徐幹帶來的一千人，勢力更見雄厚，超調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用重寶誘引疏勒王榆勒反漢，康居也遣精兵援榆勒，戰事延綿了幾年。後來榆勒與龜茲密謀詐降，超設計擒斬榆勒，縱兵出擊殺七百餘人，西域南路從此通暢無阻。

章帝章和元年，超發于闐等國兵二萬五千人再擊莎車，龜茲王率溫宿國、姑墨國、尉頭國兵合五萬人來救，超召將校及于闐王商議道：「如今兵少力薄，敵不過莎車，我們最好各自散去。等夜裏聽到鼓聲，于闐從東路回國，我從西路回疏勒。」故意讓俘虜脫逃，回去報告消息。龜茲王大喜，自將萬騎奔西路等超，溫宿王將八千騎往東路等于闐。超偵知兩國兵已出，夜半勒兵馳赴莎車營，大呼奮擊，敵衆驚竄，追斬五千餘級，奪獲馬畜財物無數。莎車喪膽請降，龜茲等國也都恐慌退散。從此班超威名震動全西域。和帝永元二年，月氏王遣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漢兵少，將士恐懼，超撫慰他們說：「月氏兵踰蔥嶺，走數千里來攻，祇要堅壁清野，不出十天就解決了，有什麼可怕？」謝兵攻城不下，糧食缺乏，超料謝一定向龜茲求救，伏百人東界，果斬月氏使者，謝大驚乞降。自後月氏每年進貢，不敢反亂。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都降漢。朝廷嘉超建立大功，升他做西域都護，徐幹做長史，超住龜茲。它乾城，幹屯兵疏勒，互爲聲援。西域祇有焉耆、危須、尉犁三國，因爲從前攻殺都護陳睦，畏罪觀望，不肯真心降服。永元六

年秋，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縱兵擊殺六千餘人，生獲一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擒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在陳睦舊城斬首，傳送洛陽，威示各外國。西域南北南道五十餘國，全數納貢，做漢朝藩屬。和帝下詔褒獎，封超爲定遠侯。

超在西域，聞極西有大秦國，富強無比，遣甘英前去視察。甘英西行到條支國，想走海道，安息國船人對英說：「海水廣大，遇好風三個月可以回來，遇遲風有走兩年的，所以航海人都得帶三年的糧食。大海中最使人戀慕鄉土，很容易死亡。」甘英聽了，祇好停止前進。大秦國就是歐洲古代的羅馬大帝國，條支國在黑海北部半島上，是後世南俄羅斯地方，安息卽波斯國，西境靠着黑海邊。甘英本想從黑海航行到地中海，達羅馬京城，可惜被船人幾句話，把古代東西兩大帝國交通的機會打消了。

班超四十歲出使西域，凡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陽，九月病卒，年七十一。

凡是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一定主觀客觀兩方面都備具着所以成就的條件，絕對不會有不勞而獲，徼倖得利的。譬如貧兒掘地，偶然發見大量藏金，這總算是徼倖了，但是此人如果沒有守護的知能，也沒有法律的保障，結局不但不能成富人，恐怕反要得殺身的災禍。看這樣小小例證，尙且如此，何況國家大事呢？現在試問班超的功績，是不是命運送給他的？決不。第一，他有堅決的志向，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這志向好似航海的羅盤，鼓勵着他永遠前進。第二，班超有特殊的才能，

他觀察事情非常清楚，處置非常適當，所以用三十六人降服鄯善國、于闐國，二千人平定全西域，從沒有失敗一次過。第三，班超有恢宏的度量，他臨回朝的時候，傳授祕訣給繼任都護任尙說：「到西域來的吏士，都是內地囚徒，流徙邊荒，戴罪立功的人，本非孝子順孫；又胡人野心似鳥獸，難養易亂；待遇他們應該寬大簡易，不責小過，總持大體就是了。」任尙嫌這幾句話平平無奇，不照他做，果然西域反亂，不出班超所料。這樣看起來，成就事業主觀方面最重要的志向才能度量三個因素，班超是充分備具的了。不過單憑一方面還是不夠的。東漢自光武中興以後，明帝章帝都是英明之主，信任班超，不聽讒言，國家實力也培養得很充足。同時西域諸國，第一，文化幼稚，知識薄弱；第二，各國互相攻擊，不能統一；第三，怕懼匈奴，一部分國家願受中國的保護。班超能利用這許多客觀條件，所以從艱苦奮鬥中造成了功業，相信沒有絲毫倖成分，來在裏面。我們論定班超的成功既是當然的而非偶然的，如上所述，那末，凡是生存在帝國主義者積極掠奪時代的弱小民族，應該如何努力自強，逃避變做殖民地的厄運啊！

于闐在新疆省和闐縣。

龜茲在新疆省庫車縣。

疏勒在新疆省疏勒縣。

焉耆在新疆省焉耆縣。

姑墨在新疆省拜城附近。

康居在蔥嶺西北。

拘彌在新疆省和闐附近。

莎車在新疆省葉爾羌。

烏孫國人青眼赤鬚，形如猿猴，地在俄屬中亞細亞。

溫宿在新疆省溫宿縣。

尉頭在新疆省烏什縣。



劉琨

從世界歷史看來，中國西漢東漢兩朝，很像歐洲古代羅馬大帝國，開拓疆土，增加財富，文化武功，都發展到極高程度。四周圍的野蠻民族，仰慕聲威，甘心降服，起初這些歸化人民，確是俯首做奴隸，供奔走，很有用處。後來主人家腐敗衰落，駕馭不得強悍的奴隸，奴隸卻偷學了主人家的長處，看透了主人家的弱點，乘機反叛，如蛇吞鼠。可憐祇慣享福的主人，一轉眼卻成了奴隸。在中國是五胡亂華，在羅馬是蠻族遷徙，時代差不多，情形也相似，東西兩大帝國，不約而同遭着惡奴欺主的厄運，真算是歷史上偶遇的奇事。

漢魏以來，雜居在中國的民族，大體是遼西一帶有鮮卑族，陝西四川一帶有羌族，氏族，山西一帶有十九種匈奴，其中一種叫做羯，後來強大了自成一族，一共是五族。這五族人深入中國內地，種類繁衍，西晉時候，單陝西一處人口一百多萬，氐羌卻占半數，其餘幾族分布的情形，可以類推而知了。至於生活在異族包圍中的中國人，做些什麼呢？東晉干寶有一篇晉紀總論，大意是這樣說：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個處心積慮想奪曹家的皇位，什麼兇惡事情都幹，祇是不喜歡道

德忠義。略有氣節才能的，陸續被他們摧殘誅滅，那些卑污頑鈍人卻適合需要，充塞在朝廷上。因此風俗淫僻，是非顛倒，學問以空談惑衆爲高尚，羞說實事；做人以行同禽獸爲通達，賤視節義；求仕以鑽謀苟得爲賢能，鄙薄守正；居官以模稜無爲爲度量，嗤笑忠勤。一個人名譽好壞，不在乎行爲善惡，而在乎有沒有權要人做靠山。他們看官爵當作賣買，貴族子弟升官極快，有勢力的一身兼十幾個官職，喫俸不做事，無援引的受資格限制，慢慢調遷，老死在下僚。婦人驕奢淫樂，破棄禮教貞節，女工與中饋的職務，全交給婢僕，毫不以爲羞恥。

關於晉朝社會腐敗的情形，單看干寶這一段敘述，也就略知大概了。所以到惠帝時候，匈奴人劉淵開始變亂，其餘種族像蝗蟲一般跟着起來，西晉頃刻潰滅，懷帝、愍帝相繼被虜，三代兩漢幾千年積累成的文物整個破壞，久享清福，骨脆肉嫩的士大夫，一部分投降，一部分死亡，祇有極少數人竄逃到長江流域，成立所謂東晉朝，繼續過他們清談無爲的生活，漢族根據地甘心願意讓給了異族，再不作恢復中原的夢想。我們讀歷史到這個時代，真不勝慚愧和悲憤！

五代花蕊夫人有一首述亡國詩，末兩句是：「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西晉亡國，解甲降服的何止十四萬人，幸而還有劉琨、祖逖兩位豪傑，不怕死向前進取，給民族爭回一點體面，尤其是劉琨，在千辛萬苦中忍死掙扎，更覺壯烈可哀。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多大成就，激昂堅決的精神，是永

遠不能磨滅的。

劉琨，中山魏昌人，年青時候以雄豪著名。他和祖逖交誼很深，有一次同榻睡着，半夜裏祖逖遠遠聽見雞鳴，踢琨醒來道：「這不是惡聲啊！」因下牀拔劍而舞。他們都是英氣勃勃有大志的人，每談論到時事，總是慷慨不可一世。懷帝永嘉元年，琨奉命做并州刺史。并州當時被匈奴劉淵殺掠蹂躪，人口逃亡，留存的不滿二萬戶，盜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冒險轉鬪前進，到了晉陽城，更覺荒涼不堪。房屋焚毀，荆棘成林，僵尸遍地，豺狼羣行，偶有生人，都饑瘦得不成樣子。琨盡力修復，撫慰殘傷，寇盜常來攻襲，城門當作戰場，琨策劃戰守，意氣愈盛。劉淵聚衆在離石，相去三百里，琨暗中派人去離間他的部屬，匈奴來降者有一萬多，劉淵害怕，後退幾百里，築蒲子城自保。琨在官不到一年，人士歸附，戶口增加，雞鳴狗吠，大見興旺的氣象。可惜生性奢侈，喜歡聲色，雖然勉強矯正，不多時候，故態復萌，因此聲名稍減。晉陽令徐潤擅長音樂，得琨寵信，干預大政，護軍令狐盛性情剛直，屢次勸琨除掉徐潤，琨不能聽。徐潤知道琨赤心忠晉，祕密進讒言道：「令狐盛快要勸公做皇帝了。」琨大怒，不查真假，把盛誅死。盛子泥奔降匈奴劉聰，給聰做嚮導，引兵來攻，琨親率精兵出去抵禦，聰子劉粲同令狐泥乘虛襲破晉陽城，殺琨父母家屬。上黨太守襲醇，太原太守高喬都投降劉聰，琨形勢危急，向鮮卑拓拔猗盧求救，猗盧將二十萬人來援，大敗劉聰，收復晉陽城。猗盧派兵代守晉陽，琨移居陽邑城，撫慰殘廢，招集逃亡，等

待報仇的機會。

永嘉五年劉聰攻破洛陽，生擒晉懷帝。愍帝在長安卽位。羯人石勒佔據襄國，聚衆數十萬，勢力強盛，專心想奪取琨土地。琨前有劉聰，後有石勒，自己困在中間，想取守勢，當不住兩方進攻，出兵攻敵，又顧不得首尾，處境狼狽到極點。但是他絕對不肯畏避，他上愍帝奏章有這樣幾句話：「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聽勒不梟，臣無歸志。」可見他精忠報國，視死如歸的決心了。琨連合拓拔猗盧剋期進討劉聰，不幸猗盧病死，部落四散，大將箕澹等率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頭來歸，琨因此實力稍振。其時石勒兵攻樂平，太守韓據求援，箕澹以爲士衆新附，不可輕動，不如閉關守險，蓄銳待時。琨力主往救，不聽澹說，令澹領步騎二萬人先進，自己屯兵廣牧，作爲後繼，石勒伏兵險要，大破澹軍，琨長史李弘又舉并州降勒，同時劉聰攻陷長安，愍帝出降，西晉滅絕，琨計窮力竭，進退失據，意志無論怎樣堅強，總不能再留在并州了。

幽州刺史鮮卑人段匹磾屢次遣使邀琨，願意合力恢復晉朝，匹磾雖然是異族，忠義卻出於真心，琨率餘衆從飛狐到薊見匹磾，甚得匹磾尊信，敵血同盟，約爲兄弟，兩家互通婚姻，感情非常和好，晉愍帝被虜以後，琅琊王司馬睿在建康稱帝，琨與匹磾率河北豪傑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勸進，這種有力聲援，給搖動不安的東晉很大幫助。司馬睿就是東晉元帝，他做琅琊王時候，已經注旨在長江流域，想

造成偏安的局面，他不但沒有恢復的能力，而且也沒有恢復的志願。祖逖屢次請求糾合忠義，北上討賊，司馬睿給他一個豫州刺史的名義，徒手兵一千人，布三千匹，盔甲兵器，教他自己去想辦法。祖逖帶親信部屬一百多家北渡長江，中流取楫擊水立誓道：「我祖逖不能肅清中原，再渡回來，大江作證！」聲音高朗，態度激昂，聽的人感動興奮，全願意死在戰場上。逖率兵經過多次苦鬪，收復豫州，黃河以南，又成晉土。百姓快樂得至於流涕，民間流傳一首歌謠道：「幸哉遺民免俘虜，三光既朗遇慈父，淡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民心如此。起初劉琨聞逖得任用，寫信給親舊說：「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逖在豫州功業益盛，琨竭力贊揚他的威德，元帝封逖爲鎮西將軍。本來段匹磾與劉琨合作，在河北勢力不小，祖逖又在河南建立穩固的基業，誅滅劉聰，石勒不是一件難事。無如元帝是個庸主，他政治方面靠着丞相王導，軍事方面靠着大將軍王敦，王敦性情兇悍，專害忠良，一意想篡奪帝位，鬧得內部危險不安，大將孤立在外，如何能順利發展呢！果然，元帝太興元年——登帝位的第一年——劉琨被段匹磾絞死了，太興四年，匹磾被石勒殺死了，過了幾個月，祖逖憂憤發病死了，從此中原淪沒在異族手中，三百年才見天日。

太興元年，琨嫡長子劉羣，被匹磾族弟段末波捕去，末波是黨於石勒仇恨匹磾的，他利用劉羣昏愚，允許推琨做幽州刺史，教羣寫信請琨做內應，攻擊匹磾。這封信偏偏被匹磾巡邏兵搜獲，匹磾拿信

給琨看，並且說：「我並不懷疑，所以奉告。」琨說：「我與公同盟，扶助晉朝，仰仗威力，庶幾可以一洗國恥，就使羣信祕密收到，我終不能爲了一個兒子，做害公忘義的事。」匹磾向來尊重劉琨，到也沒有什麼惡意，不過暫時拘留起來。當初并州敗亡，琨怕死了不能報國家大仇，冒險投奔匹磾，希望赤誠成人，微倖萬一。後來看到匹磾部下，究竟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曉得大功難成，每次接見將佐，悲憤慷慨，想率領部屬跑到賊壘下，痛快殉國，所以被拘之後，神色不變，早料一死。悖逆的王敦，惟恐琨活着，暗中派人教匹磾殺琨。琨聞有敦使人，對兒子說：「王敦派人來，卻瞞着我，一定是要殺我了！死生有命，所恨大仇還沒有報，無面目地下見父母去！」說着痛哭，嗚咽不能成聲。果然，匹磾稱奉朝廷密詔，劉琨想做皇帝，把他絞死，子姪四人一同遇害。琨死年四十八，琨死後，匹磾勢孤，太興四年被石勒攻破捕獲，不肯投降，從容就義。王敦在東晉謀反益急，祖逖知道內亂快起，大勢已去，憂憤成疾，九月卒，年五十六。

劉琨抱定聰勸不梟，臣無歸志的決心，在河北死命掙扎到十二年，這種精神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了，但是事業方面到底免不了慘敗，雖說原因很多，他本身卻也不能不負相當責任。做領袖的最怕有弱點被小人利用，往往起源很小，流弊極大，琨因寵信徐潤，演成大禍，積年基業，輕輕破壞，何等可惜！箕澹勸琨先安定內部，再圖發展，這個計劃是很對的，琨不量實力，輕率出兵，大敗之下，并州覆沒，這又何等可惜！兒子劉琚做出荒謬事，如果情勢可能的話，不妨趁段匹磾疑信相

半的時候，獻個密計，誘末波來攻，迎頭痛擊，設若想法能捉獲劉羣，當着大衆宣布罪狀，請匹磾嚴重處罰，大義滅親，或者更可以增進團結。單看歷史上載琨自辨的言語，似乎力量是欠充足些。不過我們批評古人，要避免憑空推想，輕下斷定。劉琨當時也許有更懇切的解釋，匹磾不信，有什麼辦法呢！歷史載琨在晉陽，有一次被胡騎層層包圍，城中窘迫，無計可施，琨趁月光，登樓長嘯，敵人聽了悽惶悲歎，半夜吹奏胡笛，敵人流涕想歸故鄉，黎明又吹，敵人竟都跑走了。這段故事，我們不大敢相信，拿來想像他實力薄弱，氣度勝人的情況，到很適當。

中山魏昌——河北省無極縣東北。

井州——山西省。

晉陽城——山西省太原縣。

懸石——山西省離石縣。

蒲子——山西省蒲縣。

陽邑——山西省太谷縣。

樂平——山西省平定縣。

廣牧——山西省忻縣。

飛狐——察哈爾省蔚縣飛狐口。

薊——北平宛平縣木薊縣地，因城西北有薊邱得名。

建康——南京。

豫州——河南省。

玄奘

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僧人，冒險出國，首尾十七年，走五萬里路，歷百三十國，遍遊五印度，精通經律論三藏，集其大成，做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在佛教根據地印度，沒有人敢駁他一句話，不論道人凡夫，不論大乘學者，小乘學者，一齊贊歎歡喜，尊信歸依。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偉大人物，真是無邊無上的光榮，凡是讀過他傳記的人，祇有欽仰，祇有感奮，終不會有絲毫不滿意的。這個僧人是誰？就是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

玄奘法師俗姓陳，河南偃師縣人。他父親陳慧，身長八尺，美眉明目，隱居不仕，專心學問。生男子四人，第二子名長捷，早年出家住洛陽淨土寺，第四子卽是玄奘。玄奘聰悟異常，博通儒典，隋煬帝大業末年，出家學佛，與長捷同寺。在寺從景法師學涅槃經，從嚴法師學攝大乘論，一聽就通，不再疑忘，僧衆都很驚奇，教他昇座覆講，卻講得透澈圓到。從此美名萌發，知其非凡，這時候他年紀還祇有十三歲。後來隋朝大亂，洛陽破敗，他同長捷到四川成都，從名僧受學，用功勤苦，通一切經典。唐高祖武德五年，玄奘年滿二十，受具足戒。他看四川師友，不能再有所請益，因爲長捷不讓他離開，他偷附商船跑到湖北。

再北上到河南安陽，就名僧休法師質問疑難，到河北樂城就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當時長安有法常僧辯二大師，是佛學宗匠，中外聞名，並世無匹。玄奘聽他們講最專長的攝大乘論，也祇一遍就深究微奧。常辯二師大驚歎，稱他爲佛門千里駒。玄奘既已遍謁國內名師，覺得各家學說紛歧，欠有折中，乃立誓西遊佛國，又聞西方有瑜伽論是彌勒菩薩所造，想訪求真本，流傳東土。本此志願，結合伴侶，上表陳請。其時天下新定，朝廷怕生邊事，不許他們出去。

玄奘立志堅定，豈肯中止。唐太宗貞觀三年秋八月，單身從長安起程。先到涼州，因爲邊防極嚴，涼州都督李大亮要逼他還長安，幸得當地慧威法師援助，向西偷逃，晝伏夜行，到了瓜州。刺史獨孤達很優待他，因得打聽出關路途。知道瓜州北五十里，有瓠盧河，水勢險急，人馬不能渡，河上置玉門關，是西行必由之道。關外西北有五個堡壘，每個前後相隔一百里。中間不見水草，祇堡旁有水，軍隊守護着。走過第五堡，就是莫賀延砂漠，屬伊吾國境界。玄奘聽了愁悶，涼州又行公文通緝他，逼得無法，恰巧一個胡人名叫石槃陀的，願意受戒做徒弟，引路送過五堡。玄奘大喜，把衣服賣了買得兩匹馬，連夜出發。三更到河邊，遙見玉門關，離關上游約十里，兩岸闊可一丈，旁有梧桐樹叢，石槃陀斬木造橋，上面鋪些草和砂土，趕馬過去。玄奘既得出關，非常快樂，師徒二人就在草中安睡。天快發亮，玄奘上馬前進，石槃陀忽然變心，不肯再走，想謀殺玄奘。玄奘知道他起了惡意，祇好讓他回去，他還不放心，說：「法師一定通

不過五堡如果被捉供出我來，怎麼辦？」玄奘說：「即使把我剝成微塵，我終不能供出你來。」給他立許多重誓，才算了事。從此玄奘一人一馬孤遊在沙漠中。他當然不認識道路，祇認着骸骨馬糞做標記，慢慢走去，約行八十多里，望見第一堡，怕守兵看出，人馬隱伏在沙溝裏，等黑夜才走。到堡西見水，下馬飲畢，想取皮袋盛水，忽一箭飛來，幾乎射中膝蓋，接着一箭又來，知道不能再避，大聲叫道：「我是僧人從京城來，你們不要射。」說着牽馬向堡，堡中人也開門出見，帶進去見校尉王祥。王祥是信仰佛教的，問明來歷，很知敬重，不辦他偷逃出關的罪名，要送他到燉煌去安居。玄奘立誓不肯，說道：「校尉不讓前進，就請行刑。」玄奘終不東退一步的了！王祥聽了感動，第二天親送到十幾里外，指示玄奘道：「法師從這條路一直到第四堡，校尉叫王伯隴，是弟子同宗骨肉，也是一個善心人，到那裏可說是從弟子處去的。」玄奘夜間到第四堡，恐被留難，想取些水暗中偷過。正在俯身取水，飛箭已至，急大叫走向堡前，與王伯隴相見。校尉歡喜留宿，又送他大皮袋及馬料，第二天送玄奘上路說：「法師不須向第五堡那裏人兇暴，恐有不便。可從這條路去，不過一百里，有野馬泉可以取水。再進就是莫賀延沙漠，長八百多里，古名叫做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又無水草，法師保重千萬！」玄奘謝別向前，一心念觀音菩薩寶號及般若心經。雖然陪伴着走的祇有自己的影子，恐懼心卻絲毫不起，大概路走錯了，找不着野馬泉。拿皮袋飲水，袋重一失手，水全沒入沙土裏。在沙漠，這個損失是最嚴重的，玄奘想暫回第四堡，去預

備飲料，已走十幾里，馬上忽念我當初發願，不到印度，終不東退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可歸東而生。立刻勒轉馬頭，仍向西北前進。這時候大漠茫茫，人困馬乏，黑夜鬼磷發光，閃閃爍爍像天上的繁星，白晝旋風捲沙，散散落落像夏季的暴雨，種種險怪，玄奘都不以為意，所苦的祇是水袋空了，渴的實在無法。接連四夜五天，沒有一點水潤喉，口腹乾焦，不能走動，人馬一起倒臥在砂石上。幸虧第五夜夜半，天起涼風，觸身冷快，精神略為振作些，馬也立得起身來。努力走十幾里，驟見茂草數畝，清水一池，人馬生命頓從絕境中救出來，真是天如有情，天也要替他歡喜了。玄奘在草地休息一日，盛水取草進發，連走兩日，出沙漠入伊吾國境，從伊吾國又到高昌國。

高昌國王麴文泰禮敬玄奘，無所不至。玄奘苦辭要走，文泰總不肯放，後來玄奘絕食四天，才得允許，仍請講仁王般若經一個月。每到講時，文泰親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跪伏當階，請玄奘踏上去。日日如此，表示敬意。講畢，送玄奘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絹五百匹，馬三十四匹，手力二十五人，又寫信給沿路二十四國國王，請他們保護。從此一路安穩，經西域入北印度境。玄奘在迦溼彌羅國，遇名僧稱法師，從學俱舍論、順正理論、因明聲明論。又國中舊有藏經，凡三十萬頌，九十六萬字，玄奘停留兩年，學習經論，全部通達，得其祕奧。在那健底國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在中印度祿勤那國住一冬半春，學毘婆沙經。在秣底補羅國住半春一夏，就九十歲老僧蜜多斯那學辯正論、隨發智論等。玄

奘遊歷各國，凡是有學問的僧人，一定要去請教，凡是有聖跡的地方，一定要去禮拜。有一次在恆河船上，碰着大羣強盜，他們崇奉妖神，每年秋天必須尋一個品貌端好的人做祭品。船裏八十多人，偏偏選中了玄奘，牽入河旁大森林，拔刀要殺，不管怎樣求饒，總是枉然。後來自知必死，請求盜首略寬片時，讓我安心歡喜滅命。於是靜坐默禱，彌勒菩薩，願得往生兜率天宮學瑜伽論，成就智慧，再降俗世，教化這些惡人，使他們覺悟修善。心裏想着，好像真的看見菩薩了。也是機會湊巧，忽然狂風驟起，飛沙拔樹，強盜害怕，以為天怒，問旁人知道是從支那國來求佛法的，趕快禮拜懺悔，情願改過。用手推動玄奘，玄奘才醒過來問道：「時候到了麼？」強盜說：「不敢害法師，願受懺悔。」玄奘給他們講一番戒殺盜，信真神的道理，盜衆感動，從此都成了好人。這件奇事傳播以後，玄奘的聲名更廣大了。

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所有大小乘經典以至醫藥技術，都集中在這個寺裏，可以說是印度最高的文化機關。寺僧戒賢法師，又是印度第一個大學者，無人不服的。玄奘到寺行最敬禮拜，戒賢爲師，求講瑜伽論。戒賢開講的時候，遠近來聽的多至數千人。玄奘在寺凡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論各二遍，中論百論各三遍，其餘各經有疑難處，隨時求教，大得通解。那爛陀寺有僧徒一萬人，通經論二十部的一千多人，三十部的五百多人，五十部的連玄奘在內共得十人。通全部的祇戒賢法師一人。玄奘留住五年，把全部都學了，又出發到別處遊學。到

鉢伐多羅國住二年，就名僧學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又往杖林山勝軍論師處住二年，學唯識決擇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等。從杖林山回到那爛陀寺，戒賢法師教玄奘爲寺僧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起初大僧師子光在寺中講中百論，破瑜伽義，玄奘精通中百，又長瑜伽，知道彼此可通，並不相反，著會宗論三千頌，溝通二宗大義。戒賢及大衆無不贊歎，師子光理屈，慚愧逃走。玄奘聲名因此更著。其時有一婆羅門外道，來求論難，寫四十條理論掛在寺門上，並且說：「誰能難破我一條，我立刻斬頭認錯。」過了幾天，沒有人敢出去應敵。玄奘喚婆羅門進來，請戒賢法師及諸高僧做證人，同他辯論。到後來婆羅門無話可對，立起來謝罪道：「我已經敗了，請照約行罷。」玄奘說：「我們和尚，終不肯害人的，現在教你做奴，你願意麼？」婆羅門歡喜從命，跟玄奘回僧房去。摩揭陀國戒日王是一個熱心發揚佛教的國王，他出兵征伐犍陀國，路過烏荼國，見到著名小乘大師般若，魏多所著的破大乘論七百頌，一切小乘學者都根據這篇文章譏謗大乘。戒日王寫信給戒賢法師，請派高僧來烏荼國辨別是非。戒賢得信，選海慧、智光、師子光、玄奘四人前去。海慧等奉命不免有些憂懼，玄奘說：「小乘全部經典我都學過，絕對破不了大乘的，我雖然學淺智微，這件事卻確有把握，諸位不必過慮。就使失敗，我是支那國僧人，不損諸位體面。」海慧等大喜。玄奘於是訪得七百頌仔細研究，其中也有幾處不很明白，恰巧降伏做奴的婆羅門，早年學過破大乘論多次，玄奘教他講一遍，立即了然。

乃造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呈送戒賢法師，並宣示徒衆，都歎賞道：「用此破敵，何敵不亡！」玄奘允許婆羅門自由，免其作奴，婆羅門感激辭去。他往東印度見鳩摩羅王，稱揚玄奘德義，鳩摩羅王大喜，發使來請玄奘。

戒日王征恭御陀國兵還，到鳩摩羅王處禮敬玄奘，爲要破滅小乘外道，表彰玄奘盛德，特定在曲女城開一個大會。玄奘同戒日王鳩摩羅王自冬初沿恆河前進，臘月方到會地。接着五印度中有十八國國王到，大小乘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各種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到。這些人學派信仰雖然不同，卻可以代表印度全部的文化。他們帶有隨從徒衆，或騎象，或乘輿，或揚旛，或執幢，各自簇擁圍繞，排列到幾十里長，莊嚴偉麗，氣象萬千。戒日王先建大殿兩座，每座能容一千多人，作爲會場。又建行宮在會場西五里。開會那一天的清晨，從行宮出發，最前是一隻大象，背上裝寶帳，中安金佛像一軀，戒日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執寶蓋侍左。又裝大象兩隻，滿載香花，跟在佛後，隨行隨散。玄奘乘大象列在王後，別用象三百隻，教各國國王及大臣大僧等乘坐，走在路旁歌唱贊歎。到會場後，先將佛像入殿安置寶座上，王同玄奘依次禮拜畢，下令十八國國王進，各國高僧千餘人進，著名的婆羅門外道五百餘人進，各國大臣等二百餘人進。其餘道俗人衆各令在殿門外分班排定。殿中設寶牀一座，請玄奘上座做論主。宣布破惡見論大意。別遣那爛陀寺高僧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又寫一本掛在會場。

門外，示一切人。聲明如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當斬首謝罪。直等到晚，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言。這樣莊嚴的大會，繼續開了十八天，始終無人詰難。最後玄奘對衆宣講大乘教義，勸所有世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戒日王又派人舉玄奘的袈裟在人羣中高唱：「普告大衆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邪見，十八日來無敢難者！」大衆歡呼踴躍，燒香散花而散。

玄奘的佛學，在印度已經到了無敵的地位，五印度所有聖跡，也都巡禮遍了，急於想回到中國來。不論戒日王、鳩摩羅王、那爛陀寺僧衆怎樣苦留，玄奘終是堅執去志，用二十四匹馬負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於貞觀十九年三月回到長安。

玄奘爲求發揚大乘教義，遊學五印度，赴湯蹈火，百折不撓，終於成功歸來，在中國佛教史上放一大光彩。這篇小傳，祇是採取慧立所撰三藏法師傳中一小部分而做的，並不能看出玄奘全部事業，但也約略可以想見他究竟偉大到什麼程度了，現在我們中國需要西洋的學術，比玄奘時代更覺得迫切，而出國遊學的利便，卻比那時候優良到萬倍，希望負有救國重任的留學生，牢記古代這個好模範，刻苦勤學，對國家實際上有些貢獻。想起羅大經鶴林玉露有一段記載道：「余少年時在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雖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

「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這種刻苦求學的精神，日本人到現時還依然保存着，中國人不知誰肯追蹤玄樊的遺風。



顏杲卿

中國歷史上漢族自己建立的帝國，除了漢朝，要算唐朝是最大的了，唐玄宗時代，更是繁盛到了頂點。這也許中國民族性恢宏的表現，許多降附唐朝的異族，他們一樣有機會可以掌大權，任大官，種族上待遇簡直沒有什麼差別。因此帶兵做將帥的非常多，安祿山就是其中的一個。安祿山父胡人，母突厥人，天性狡詐兇悍，從微賤時就懷異心。他利用玄宗酒色荒淫，楊貴妃、楊國忠敗壞國政，竭力獻媚營謀，居然憑空飛昇，一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道節度使，封東平郡王。玄宗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祿山率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等族凡十五萬人在范陽起兵。當時中國太平日久，官吏人民都不習軍事，祿山兵到的地方，好似風掃落葉，虎入羊羣，紛紛投降逃竄，沒有人敢抵抗。要不是有幾個壯烈丈夫，不計成敗利害，甘心一死，出來提倡忠義，挽回頹勢，如何能振作人心，誅滅逆賊呢！唐德宗考核變亂中死節的功臣，推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許遠、南霽雲爲首的，確，這是很公平的。

顏杲卿長安人，天寶十四年任常山太守，十一月安祿山反，兵至薺城，杲卿先已募得千餘人，力不能拒，同長史袁履謙前去迎見。祿山教他仍守常山，取幼子顏誕，姪兒顏詡做抵押，另派賊將李欽湊守

井陘關，防禦從山西方面來的官軍。祿山自己長驅渡河，十二月十二日，攻陷東都洛陽。杲卿履謙密謀更急，其時堂弟顏真卿做平原太守，也遣使告杲卿同起義兵，斷賊歸路。杲卿大喜。他們第一步計劃是要打通井陘關的道路，乃詐誘李欽湊來郡商議要事。二十二日夜間，欽湊到城外旅舍，杲卿使履謙等帶酒食妓女去招待他，等他酒醉熟睡，連黨羽一氣殺盡。井陘守兵多是團練民兵，聽說首領被誅，即時解散。履謙當夜提欽湊頭見杲卿，相對喜極流涕。因為先與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約定互相呼應，井陘路通，軍事上得到連絡了。二十三日，賊將高邈從幽州來，快到藁城，杲卿派參軍馮虔豪俠翟萬德幫着藁城尉崔安石生擒高邈，解回郡城，得報賊將何千年從東都來到，崔安石、翟萬德馳赴郡界醴泉驛，又擒獲千年。杲卿遣安石等通告諸郡，說：「朝廷任命榮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爲副元帥，統兵三十萬，已出井陘關，朝晚就到，諸郡先降者賞，後服者誅。」因此河北二十四郡祇有六郡降附祿山，其餘都殺賊守將來歸。常山、平原二郡聲勢大振。杲卿又遣翟萬德、賈深、張通幽及子顏泉明攜李欽湊首級囚高邈、何千年二賊將送京師，路過太原。通幽看節度使王承業官大勢重，教他更換奏章，冒作自己的功勞，更說杲卿許多不是，另派人到京師獻功。果然，朝廷封承業爲羽林大將軍，部下得賞的多至百餘人。承業教泉明等回常山，暗派壯士翟喬在路上謀殺他們，幸而翟喬是有義氣的，說出實情，泉明等得免死逃走。祿山破洛陽後，正要進兵西攻潼關，已到陝縣，聞河北有變，退回洛陽。遣大將史思明、蔡希德

各將步騎萬人，兩路擊常山。臧霸起兵纔八天，防禦工事還沒有完成，如何敵得過兩萬悍賊？派人到王承業處告急，承業既已偷他的大功，希望他身死滅口，自然不肯援救。臧霸無法，率兵民晝夜拒戰，糧盡箭竭，不到四天，終於城破被執。賊縱兵屠城，殺一萬餘人，送臧霸、履謙等到洛陽見安祿山。

臧霸到洛陽，祿山責問他說：「你本是一個小官，我提拔你幾年功夫做到太守，有什麼對不起你，敢反叛我！」臧霸怒目大罵道：「你是一個牧羊羯奴，天子昇你做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有什麼對不起你要反叛？我世代做唐朝的官，怎肯跟你造反！我爲國家討賊，恨不能斬你的頭，什麼叫做反叛！腥臊的羯狗，爲什麼不快快殺我！」祿山怒極，縛天津橋橋柱上，剮臧霸。割肉塞口中，還是罵不絕聲，賊又鉤斷臧霸的舌頭，問還能罵麼？臧霸依舊含含糊糊罵着，直到氣絕才止。賊提臧霸頭到各街示衆，義士張湊取得頭髮，送歸顏氏。臧霸死年六十五。臧霸受刑時，幼子誕姪翽及履謙縛在別的柱上，先已斬去手足，何千年的兄弟立在履謙身旁，履謙咬碎舌頭，連血帶肉噴何賊一臉，賊大怒，細割履謙，履謙罵不絕口而死。顏氏一門慘死的共三十餘人。二月，李光弼、郭子儀兵出井陘，收復常山，顏袁兩家親屬從獄中釋出，多至數百人。賊平後，泉明到洛陽尋父屍，得行刑人說臧霸被害時斷一足，與履謙同埋在一个坑裏，發坑，果有屍缺一足，乃分柩裝殮護送還長安。

一個國家，不是必要，當然應該避免戰爭，不過戰備卻不可一日廢棄。唐朝張弘靖說：「天下

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個字。」這樣重文輕武，所以安祿山起兵南下，勢如破竹，所過郡縣，望風潰降。攻滎陽城時，守兵聽賊鼓角聲，紛紛跌下城去，兵隊無用到這個地步，那有不敗的道理。顏杲卿、袁履謙在羣賊層層包圍中，拚出一死，號召忠義，雖說祇支持了十幾天，他們那種剛烈奇偉的精神，卻給一般凡庸怯懦人以最深刻的教訓。使他們知道從賊偷活的污辱，殺身成仁的光榮，杲卿、履謙受刑時候，路人悲傷流涕，這就證明他們決不是空死的了。當時甘心降賊的不知有若干萬人，其中與官軍戰鬥死的，賊平後被朝廷明正典刑的，固然死得比豬羊還不如，就是那些偷存生命的，也不過與草木同腐，無聲無臭化作灰塵罷了。看顏杲卿、袁履謙名垂青史，流芳萬古，同是一死，輕重相差有多少？

杲音高。

突厥是土耳其的譯音。

長安——唐建都長安，在陝西省。

平盧——熱河省朝陽縣。

范陽——河北省涿縣。

河東——山西省蒲縣。

回纥，奚，契丹，室韋皆夷狄種族名。

常山——河北省正定縣。

薊城——河北省薊城縣。
幽州——即范陽郡。
平原——山東省德縣。



張巡許遠

張巡，蒲州河東人，唐肅宗至德元年正月，安祿山遣將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巡時爲真源縣令，募兵得千餘人，西至雍丘，與單父尉賈贛合兵，有衆二千。雍丘令狐潮先已降賊，往淮陽見賊將李廷望，巡責乘機入雍丘，殺潮妻子，據城而守。潮引兵來攻，贛敗死，巡兼領衆力戰卻賊。三月，潮率四萬人至城下，巡堅守不屈，被圍六十日，大小三百戰，賊死傷大半，巡乘勝追擊，幾擒令狐潮，獲胡兵二千人，悉數殺死，軍威大振。五月，潮兵又來，拒守四十餘日。其時祿山已破長安，自稱大燕皇帝，朝廷信息隔絕。秋七月，巡部下大將六人，看勢力不敵，又不知天子存亡，主張降賊。巡率將士朝見天子畫像，人人感泣，乃責六人不忠，引出斬首，因此軍心益固。巡將雷萬春守城，而中六箭，直立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探聽知是雷將軍，大驚，在城下對巡說：「剛才得見雷將軍，知道足下的軍紀了，可惜不識天道啊！」巡罵道：「你連人倫都不懂，懂什麼天道！」出城奮擊，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逃入陳留，不敢再戰。冬十月，潮將步騎萬餘攻城，築壘雍丘北，雷萬春率精兵四百人衝賊營，賊大出兵圍萬春，巡親往突賊圍，內外死戰，大破賊軍，斬首數千級，潮遁走。十二月，潮兵數萬人至，賊將楊朝宗領馬步二萬攻寧陵，想斷巡後路。巡

全軍移屯寧陵，令雷萬春、南霽雲迎擊楊朝宗，斬賊將二十，賊兵萬餘，投屍汴水，水壅塞不流，朝宗大敗逃去。時睢陽太守許遠來告急，巡使廉坦守寧陵，自引兵往救睢陽。

許遠杭州鹽官人，性寬厚，與巡同年生，呼巡爲兄。至德二年正月，賊大將尹子奇率奚同羅突厥十萬人攻睢陽，巡有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合許遠兵共得六千八百人，晝夜苦鬥，凡十六日，擒殺賊將六十餘人，賊兵二萬人，子奇敗退。三月，子奇又率大兵來攻，巡激勵將士，全軍出戰，賊望見兵少，大笑不以爲意，巡手執旗率諸將直衝敵陣，勇猛不可當，斬將三十人，士卒三千餘人，賊大潰。子奇增兵圍城，百計進攻，巡百計拒守，賊屢敗不退。五月，巡夜中擊鼓整隊，作要出擊的形勢，賊通夜戒備，天明，登高樓望城中，一無動靜，乃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領五十騎，開門突出，衝入賊營，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士卒五千餘人。巡想射子奇，不知所在，故意用蒿草當箭射人，中箭人以爲巡箭盡，走告子奇，於是使霽雲射子奇中左目，幾乎成擒，子奇大敗逃走。秋七月，子奇又徵兵數萬攻睢陽。當初許遠在城中積糧六萬石，可支一年食用，虢王李巨屯兵彭城，硬要一半分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力爭不能得。後來濟陰得糧降賊，巨逃走。臨淮、睢陽失去聲援，成了一座孤城。可惜當時張巡還在雍丘，讓昏庸的李巨種下這個滅城禍根，真是恨事！城外賊敗了又來，城裏兵卻不能加增，到這時候，士卒僅存一千六百人，每天各得米一合，和樹皮茶葉紙張雜煮充食，飢病不堪，從此沒有力氣出城戰鬥。賊造各種新器械

屢次攻城都被巡設奇計破壞，賊不敢再攻，在城外掘壕三重，立木柵困巡。巡在城內也掘壕拒守。

米一粒不剩了，士卒紛紛餓死，生存的祇有六百人。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葉紙張，不
再下城。其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各擁重兵，互相畏忌觀望，坐視不救。巡遠窮
蹙無法，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突圍出去告急，先見叔冀，叔冀不理，到臨淮見進明，進明妬忌巡遠，無意出
兵，又愛霽雲勇壯，想留作己用，置酒奏樂，請霽雲坐。霽雲慷慨連哭帶說道：「霽雲出城時，睢陽人已經
一個多月不喫飯了！我現在就想喫，如何咽下去！」說着，咬下一個手指，血流淋漓，給進明看，說道：「霽
雲不能達主將的意旨，請留一指，好回去報告。」坐客大驚，掩面泣下。霽雲看進明終不肯出兵，馳去到
寧陵，同廉坦將步騎三千人歸睢陽。閏八月初三日，夜中大霧，霽雲破圍血戰至城下，巡聽城外戰聲，說：
「這是南將軍聲音！」開城門，霽雲奪賊牛數百頭，殘兵一千人進來。將士聽說外援絕望，相對慟哭。賊
攻城更急，巡遠商議道：「睢陽是江淮的屏障，江淮富庶，又是國家興復的命脈，賊怕睢陽攻截後路，所
以不敢攻掠江淮，如果棄城，賊乘勝長驅，江淮諸州郡一定都糜爛了。況且我兵飢餓不堪，沒有力量潰
圍出去，現在朝廷新命張鎬代賀蘭進明做河南節度使，一定會來援助。不如死守等救兵。」城中樹皮
喫盡，不得已殺戰馬喫，戰馬盡，捕雀鼠喫，雀鼠又盡。巡出愛妾對將士說：「諸君空腹苦戰，我恨不得割
肌肉請諸君喫，豈可憐惜一個婦人，坐看諸君餓死！」因殺妾食衆人，將士大哭不肯，巡強令每人都喫，

許遠也殺奴僕助食。於是食婦人，婦人盡，食老弱男子，城中人激於忠義，自知必死，絕無怨恨想叛逃的。最後存士卒四百人。冬十月初九日，賊兵登城，將士病困不能拒，巡向西再拜說道：「臣力已竭，不能保全睢陽城了！臣活着沒有報答陛下，死後要做強鬼殺賊！」賊縛巡遠、霽雲、萬春等將士數十人。尹子奇問巡：「聽說你每臨戰陣，眼角破裂，牙齒咬碎，這是爲什麼？」巡答道：「我心想生吞逆賊，不過力量不足罷了！」子奇用刀扶開巡口察看，果祇有三四個牙齒。賊斬巡、霽雲、萬春等三十六人，送許遠到洛陽，半路上被殺。巡遠死時年均四十九。

睢陽城破後三天，河南節度使張鎰救兵到，後十天，郭子儀收復洛陽，賊逃河北。

安祿山突然起兵，殘破州郡，好比猛虎喫嫩肉，不待細嚼，即刻吞下，要沒有睢陽這塊硬骨，硬住虎喉，江淮流域如何能保全，唐朝興復的財用，如何能籌措呢？睢陽城死傷雖極殘酷，從全局觀

察，那是以小易大，以輕代重，決不是無意義的犧牲。當時名士如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

巨川、李翰輩都做文章論定巡遠的功績，雖然有些人不滿意他們死守孤城，殺人而食，也無非是小人亂發議論罷了。（韓愈做的張中丞傳後序說：「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有顏杲卿、顏真卿、袁履謙在河北號召忠義，使賊不敢長馳入潼關，有張巡、許遠堅守睢陽，使賊不敢冒險攻江淮，當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烈士行動，關係何等重大啊！讀西洋古史到高綏基國被

羅馬國圍困熔神像作刀兵，截婦人髮作弓弦，全城死滅，不舉降旗，幾千年後還使讀者慷慨起敬，甚至有人說這是西洋民族特有的毅力剛性，其實中國歷史上何嘗沒有相同的事跡，我們東方民族不要自己喪氣罷！

蒲州河東——山西省永濟縣。

宋曹——宋州即睢陽郡，曹州即濟陰郡。

單父——河南省鹿邑縣。

雍丘——河南省杞縣。

單父——山東省單縣。

淮陽——河南省淮陽縣。

陳留——河南省陳留縣。

寧陵——河南省寧陵縣。

睢陽——河南省商邱縣。

杭州鹽官——浙江省海鹽縣。

濮陽——山東省鄆城縣。

濟陰——山東省曹縣。

臨淮——安徽省泗縣。

譙郡——安徽省亳縣。

彭城——江蘇省銅山縣。



狄青

宋朝因爲受了五代大亂的教訓，知道武人權勢過大，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建立一種國策是專心防備臣下篡奪，對外不妨忍恥求和。宋仁宗時候，大名地方有個小兵，背上長一條肉瘤，長官說他瘤形像龍，怕要危害國家，奏請處置。天子不加可否，這個小兵無故喪了命。宋神宗想用武力驅逐契丹，有一天穿着金甲去見太后，說：「娘娘看兒子這套衣服好不好？」太后說：「好到是好，不過要皇帝穿這衣服，國家也就不堪設想了！」我們看這兩個故事，宋朝對內對外的態度，可以推想而知。所以北宋一代，沒有武功可言，特出的大將，祇有狄青一人。

狄青汾州西河人。起初在禁軍當兵士，仁宗時西夏國入寇，青做小軍官，出去抵禦。宋兵見敵畏怯，屢次潰敗，祇有青膽壯過人，常走在前頭當先鋒。四年功夫，大小二十五戰，受箭傷八次。每臨戰陣，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陣中，沒有人敢對抗。尹洙做經略判官，看青氣度非凡，對經略使韓琦、范仲淹說：「狄青有大將才幹。韓范二人一見，也就特別器重他。仲淹教青讀左傳，說：『做將官的不通古今，不過匹夫之勇罷了。』青從此刻苦讀書，通達兵法，聲名逐漸大起來，官也升到馬軍副都指揮使。宋朝制度，兵士臉

上要刺黑字做符號，青從行伍出身，雖然做了大官，臉上黑字還留存着。仁宗教青敷藥去掉刺字，青說：「陛下不問出身高低，按照功勞提拔臣到這個地位，臣願意留着勸一般當兵的知道上進。」仁宗皇佑年間，廣源州蠻人儂智高反，自稱仁惠皇帝，攻破兩廣城邑。安撫使孫沔束手無策，賊勢大張。青奏請殺賊報國，言語慷慨。仁宗派青爲安撫使，前敵軍隊都歸青節制。蠻人最迷信鬼神，青兵到桂林，路旁有一座大廟，人都說廟神極靈。青下令暫停，帶將佐士兵進廟燒香，袖裏取出一百大錢，對神祝告道：「如果神靈保佑我兵大勝，請一百錢錢面都向天。」將佐勸道：「萬一不如意，怕喪兵氣。」青不聽，大衆正驚疑注視，青揮手一擲，果然地上百錢，個個錢面向天。於是全軍歡呼，聲振林野。青看了也大喜，教取一百個釘來，按照錢所在地位，親手加釘，又罩上大紗籠，嚴密封住。對神謝道：「等平賊回來，備祭品來贖取。」

儂智高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駐賓州。在先，將軍蔣偕、張忠等兵敗身死，士氣沮喪。青訓戒諸將，非奉命令，不許隨意出戰。廣西鈐轄陳曙貪功，領兵八千攻敵，在金城驛大潰，殿直袁用等都逃回來。青說：「命令不行，兵所以敗。」清晨大會諸將，按軍法斬陳曙、袁用等三十一人。諸將相覲驚駭。青下令軍中解甲休息十天。賊間諜回去報告，智高心寬，以爲宋兵一時不會來攻。青第二天整頓隊伍，一日夜越過崑崙關，出歸仁鋪列陣。智高大驚，全軍迎戰。宋軍先鋒孫節被賊殺死，宋兵略退。孫沔等恐懼，而無人

色。青手執白旗，揮騎兵縱左右翼，抄出賊軍後方，左翼擊右，右翼擊左，接着左翼擊左，右翼擊右，陣勢交錯變化，蠻兵大亂，斬首數千級，生擒一萬餘人。智高慘敗，放火燒邕州城，逃奔大理國。賊屍中有一人穿金龍衣，將士認爲智高已死，想上奏獻功，青說：「這也許是假的，不要貪賞欺騙朝廷。」

儂智高猖獗的時候，交趾國願出兵助戰，余靖奏請允准，在欽州邕州預備糧食，朝廷撥錢三萬緡給交趾國做兵費，並許平賊後重賞。青到邕州，阻止余靖不得向交趾通使借兵，一面上奏章說：「交趾國聲稱發步兵五萬，騎兵一千來援，這是不可信的。況且借外國兵平內亂，決非中國之利。區區一個儂智高，竄擾兩廣，不用自己力量平賊，反向外國求援，假如外國來作亂，用什麼去抵敵呢！請朝廷拒絕交趾的請求。」後來果然用自力破賊，一般人才佩服他有遠見。

青引兵回朝，路過桂林大廟，備禮謝神，贖取百錢，給幕僚們看，原來是兩面都有字的錢。仁宗賞青勞績，拜爲樞密使。上面說過，宋朝是怕武將立大功的，青做樞密使四年，有人說他家裏的狗，頭上生角了，又說他家裏夜中發紅光，憑空造出各種謠言，想奪去他的兵權。有一次因爲京城大水，青避水搬家到相國寺，暫住在殿上，人更說他懷異心，靠不住，朝廷給他一個空官銜，出居陳州，不久生疔瘡死了。青爲人慎密寡言，商議事情不是扼要不出口。行軍先整隊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有犒賞推給將士，自己居後。猝遇敵兵，鎮靜應付，不許有一人自出主意，隨便進退。所以出兵總是成功，沒有敗過一次。

狄青在北宋一朝，真無愧爲唯一的大將了。他事業並不多，這是關於國家的政策沒有機會讓他發揮才能的緣故。從擊平儂智高一役看來：神廟擲錢，既可振起宋兵的暮氣，又可使敵人聽了畏懼；到邕州先斬陳曙等三十一人，軍容頓然改觀，驕將情卒，不敢再輕視命令；出敵軍不防，突佔要害，一天功夫，解決強敵；處處都表現出大將的智勇。尤其值得欽佩的是拒絕交趾援兵，真識見遠大。可怪宋朝君臣，自己昏庸怯懦，卻一味想取巧得便宜，聯金國攻契丹，結果北宋亡滅，聯蒙古攻金國，結果南宋亡滅。一個國家不能自尊自立，祇想依賴旁人，終究是喫虧的，兩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了。狄青家世卑微，尊貴以後，有人勸他認唐朝宰相狄仁傑做祖宗，青謝道：「我本是鄙人，何必高攀狄公。」小小事情，也可以看出他自尊自立的精神。

五代——唐朝亡後，有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繼起，互相篡奪，干戈紛擾，是中國歷史上極黑暗的一個時期。宋太祖趙匡胤，也是篡周朝而得天下的。

大名——河北省大名縣。

契丹——即遼國，據河北省北部。

汾州西河——山西省汾陽縣。

西夏——國名，據甘肅省。

廣源州——安南國諒山東北，鬱江發源地。

邕州——廣西省邕寧縣。

賓州——廣西省賓陽縣。

鈴轄殿直宋朝軍官名稱。

岷嶺險——資風兩州間險要地。

大理國——在雲南省。

陳州——河南省淮陽縣。



宗澤

凡是讀過北宋南宋中間一段歷史的人，定會發生一種奇異而說不出的怪感想。原來徽宗、欽宗、高宗是三位一體的大昏君，當時滿朝姦臣庸臣，簇擁着昏君，盡量做昏天黑地的醜事，多少忠臣義士，因此被犧牲。金國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確是最公正的評價。這裏不必敘述他們做些什麼事，我們只表揚宗澤、岳飛兩人事蹟，顯示宋朝不是沒有恢復的機會，可惜都給昏君姦臣庸臣打銷了。

宗澤婺州義烏人。金兵南侵，徽宗傳位欽宗。欽宗靖康元年，陳過庭等薦澤充和議使，朝臣說澤性情剛直，恐誤議和大事，改任爲磁州知州。其時太原失守，做官的不敢到河北去就任，澤說：「那有食祿而避危險的！」帶十幾個老兵卽日出發。磁州經敵兵殺掠，破敗不堪，澤到，修城壁，掘壕溝，治器械，募義勇，不多時候，頓成黃河以北一個重鎮。金兵從李固渡渡河，圍開封，怕澤攻擊後方，先遣騎兵數千攻磁。澤開城迎戰，斬首級百餘，金兵敗走。朝廷派康王趙構出使金國去求和，條件是獻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土地，尊金主爲伯父，上尊號爲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崇武光聖皇帝。虧得宋朝君臣聰明，會想出這一大套肉麻恭維話。康王路過磁州，澤謁見，說：「肅王出使金國，一去不回，現在又想騙

大王，千萬去不得。」康王聽澤所說，知道本身有危險，同行的副使姦臣王雲又被義民在街上打死，因此折回相州。欽宗命康王爲大元帥，澤爲副元帥，領兵入援。澤主張急速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人不聽。澤率兵自往，路上遇見金兵，部將秦光弼、張德夾擊大勝，又遣勇士夜搗敵營，破三十餘寨。康王在大名開元帥府，檄召各路兵馬來會，澤往見說道：「朝廷盼望救兵比什麼都緊急，我軍應該趕快渡河去解圍。」姦臣汪伯彥勸康王派澤先行，從此澤不得與開元帥府謀議。

靖康二年正月，澤兵到開德，連勝十三陣，寫信勸康王召各路會兵京城，又寫信請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興仁府知府會權合兵入援。三人都說宗澤發瘋狂病，置之不理。澤孤軍向前，都統陳淬說：「敵勢強盛，不可輕進。」澤大怒，要斬淬，諸將代求免死，澤命淬進攻贖罪。淬果擊敗金軍。金軍攻開德，遣孔彥威出戰，又得大勝。澤兵至衛南，斥候報告前有敵營，澤揮衆直衝，金兵敗走，調生力軍又至，部將王忠孝戰死，前後敵壘重重。澤下令道：「今日進退都死，不可不從死中求活。」士卒自知必死，無不以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想敵衆十倍我兵，暫時後退，一定要來反攻，黃昏時候，移軍他處，夜半金人來襲，見是一座空營，大驚，過河自守。澤出敵不防，又擊破金軍，其時金人虜徽欽兩個降皇帝北還，澤得到消息，即刻提軍走大名，想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可是大元帥康王早逃到濟州去了，又不見一個勤王兵來援，澤勢孤立不能進。又聽到金人封姦臣張邦昌在開封做大楚皇帝，想回兵

先討叛賊康王在南京登了帝位，令澤駐兵京城附近，不許輕動。澤前去朝見，陳述恢復大計，慷慨涕泣，姦相黃潛善等怕澤留在朝廷，不便作惡，教他去做襄陽府知府。康王剛做了幾十天皇帝，又同黃潛善汪伯彥一般奸臣商議割地求和，澤在襄陽上奏說道：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聞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奪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康王看了也覺得理直氣壯，調澤回來，澤時年六十九歲。

北宋建都二百年的開封府，此時成了一座荒城，沒有人要去做知府。李綱說恢復舊京，非用澤不可，康王拜澤爲開封府知府。開封經幾次大亂，城樓敗壞，兵民雜居，盜賊橫行，人心恐慌，敵兵又時常來示威。澤忠義著名，威望極大，一到開封，下令道：「盜賊不論賊輕重，一律軍法從事。」捕殺數人，地方卽見平靜。河東大盜王善，聚衆七十萬，想奪取京城，澤單身入王善營中，痛哭論善道：「朝廷危急到萬分，如果有英雄像你的二三位，敵人那敢來作亂，現在正是你立功的機會，不要失去。」善感動流涕道：

「敢不從命。」又有大盜沒角牛、楊進、聚衆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聚衆數萬，在京西、淮南、河北搶掠擾民，澤派人招撫，楊進等率衆歸降。康王想往南方逃去，澤上奏道：「開封物價市面，已經漸復舊狀，請陛下駕回京城，振興民氣。」康王一心想逃，當然不聽。金人計劃大舉進攻，暗中在真定、懷衛等地集精兵修戰具。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卻更努力做講和功夫，絕想不到軍事該有準備。澤非常憂慮，親自渡河約集諸將商議大計，一面鞏固根據地，在城外要害處築堅壁二十四座，沿河邊設立連珠寨，像魚鱗一般前後銜接着。連絡河北河東忠義民兵，互相聲援。陝西、京東、京西各路人馬，都願聽澤節制。招集的兵卒，京城四郊各置大將統帶訓練。澤屢次請求康王回來，那曉得南京都放棄，逃到揚州去了。澤忍不住上奏章道：「朝廷討好金人，無非說想保護人民，結果國破民亡，正同希望相反，足見講和並不能保護人民了。淵聖時候有主張和議而得富貴的，有反對和議而受刑罰的，陛下事後看起來，究竟得富貴的是好人，還是受刑罰的是好人。現在主張逃避的就是從前贊成和議一流人，現在主張不逃的，就是從前反對和議一流人，是非曲直，請陛下仔細想想。」奏章上去，康王又逃到江南去了。黃潛善等每見澤奏，都笑他發狂，不送給康王看。

康王在靖康二年五月做了皇帝，改本年爲建炎元年。宋朝人稱他爲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澤屢敗金兵，金將黏罕據洛陽相抗，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赴鄭州，遇敵大戰，中立戰死，俊民降。

景良逃去。澤捕得景良說道：「打敗仗還可原諒，私自逃遁，是目無主將了。」斬首示衆，過幾天，俊民同金將姓史的持金國招降書來勸澤，澤責俊民道：「你敗死，還不失爲忠義鬼，現在虧你有臉來見我。」叱出斬首。又對姓史的說：「我守此城，除死以外沒有話說，你既做金將，不能出死力同我戰鬪，乃想學女人小子用婦語來誘我麼？」也叱出斬首。金人攻滑州，部將張揮請往救，澤給精兵五千，令揮不要猛進，等候援軍。揮到滑搏戰，敵兵十倍，請將請略避待援。揮說：「避敵偷活，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身死，後兩天，援軍王宣領五千騎到，大破金軍。澤迎揮喪歸，撫卹優厚。派宣做滑州知州。從此金人不敢再犯關封。山東方面盜賊羣起，朝廷大臣說羣盜藉口義軍，請下令停止勤王。澤上奏道：

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走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金將王策本是契丹大酋，往來河上，被澤擒獲，待以優禮，因得詳知金國虛實，決計大舉進攻。在先澤從磁州南下，州事交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侃自立。此時世隆與弟世興領兵二萬來歸。澤責世隆道：「河北陷沒，我大宋法律，上下名分也陷沒了麼？」卽令斬首示衆。世興佩刀在澤身旁，衆兵露刃立堂下。澤顧世興說：「世隆已誅，你能奮志立功，可以雪恥。」世興感泣。金兵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

與力戰，大敗金軍。澤威名遠大，敵人畏敬，稱爲宗爺爺，不敢直呼澤名。澤奏稱丁進兵數十萬，願守護京城。李成願率兵迎陛下還京，即渡河攻敵。楊進等兵百萬，也願渡河拚死，懸車駕早來，使天下人有所依戴。前後上奏二十餘次，都被姦臣攔置。澤憂憤成疾，疽發背不可救，諸將進內問病，澤張目憤慨說道：「我因國恥深重，憂憤得病，諸君能努力殺賊，我死何恨！」諸將流涕答道：「敢不盡力！」諸將退出，澤長嘆誦杜甫詩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七月初一日澤病急，臨死大呼過河過河過河三聲，沒有一句說及私事。

澤死後，朝廷派杜充來繼任。充無心恢復，措置一反舊規，大失人心，諸將也都散去，不久，中原全部陷沒。

北宋末年，力能救國的人才實在不少，忠義氣節，爲漢唐所未有，這不能不說是宋朝儒者提倡理學，建設倫常的功効。可惜朝廷始終不相信中國人會有抵抗金國的能力，更不相信會有最後成功，因此確著成績像宗澤、岳飛諸人，朝廷總不敢冒險信託，恐怕一敗而不可收拾。唐肅宗所以能恢復舊業，關鍵祇在不往四川跑一點上，康王缺乏這種精神，專想委屈求全，苟延殘喘，其實要沒有宗澤、岳飛諸人拚死抵抗，偏安局面，怕未必能成立啊！當時趙子砥勸康王說：「金人講和要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

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穿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這話何等明白，可是康王寧願東奔西逃，什麼好力量好計劃總不敢大膽一試。所以我們知道，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人在危急環境中，失去了自信力，真是不可救藥的「死症」。

婺州義烏——浙江縣義烏縣。

李固渡——在河北省大名縣。

磁州——河北省磁縣。

中山太原河間——河北省正定縣，山西省陽曲縣，河北省河間縣。

相州——河南省安陽縣。

開德——河北省濮陽縣。

衛南——開德府屬縣。

大名——河北省大名縣。

濟州——山東省鉅野縣。

南京——河南省商邱縣。

蒲解——山西省永濟安邑等縣。

河東河西河北分東西二路，今河北省及河南省北部。

刑部指揮云——刑部指示說，大赦詔令不要傳播到這幾個地方去。

真定衛懷——河北省正定縣，河南省汲縣沁陽縣。

揚州——江蘇省江都縣。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天性深沈篤厚，重氣節，少言語，家貧力學，刻苦不倦，尤精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大力，十餘歲就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老射師周侗，悉心傳授射法，飛技更神妙無敵。徽宗宣和四年，飛應募入伍，積戰功，得小軍官叫做秉義郎的職位，隸屬東京留守宗澤部下。澤於將吏中特奇視飛，對飛說：「像你這樣智勇才藝，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可是你喜歡野戰，不是萬全之計，我這裏有古陣圖，可以學習。」飛說：「列了陣勢才打仗，是兵法的常規，至於隨機應變，運用靈活，全憑主將一點妙心。」澤聽了很以為然。建炎元年，宋高宗即皇帝位，飛上書數千言，大致主張皇帝應督軍北征，鼓勵士氣，恢復中原。奏章上去，高宗責飛官小不該多嘴，革職放逐。後來投奔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國士之禮，充中軍統領。所問飛能敵多少人，飛說：「用兵在先定計謀，不單靠勇力。」所大稱善。飛乘機說所進取河北，所大喜，命隨都統制王彥渡河。其時金兵勢盛，彥畏怯不敢前，飛獨引所部孤軍奮戰，攻拔新鄉城，深入至太行山，擒殺金將拓跋耶烏、黑風大王等。王彥懼敵忌功，堅壁自保，不肯作後援，又不肯分給糧食，飛自知退還，彥必不相容，因率衆歸宗澤，任留守司統制。

宗澤卒，杜充代爲留守，飛居故職。羣盜黃善、曹成、孔彥舟等聚衆五十萬人攻南薰門，城中驚懼，飛說：「吾爲諸君破賊。」左挾弓，右運矛，率所部八百人橫衝賊陣，賊大潰走，飛威名益震。杜充將棄汴京，退建康，飛諫充道：「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一移步此地非我有，他日謀恢復，非用數十萬兵力不可。」充不聽，遂從充歸守建康。金元帥兀朮大兵渡江，杜充開城降，諸將敗散，多行剽劫，獨飛紀律嚴肅，士卒忍飢不敢擾民，沿長江遊擊，殺賊甚衆。兀朮攻杭州，遣兵飛率騎三百步二千襲破金兵，收復建康，江南經金兵蹂躪，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寇賊蜂起，大會擁衆數十萬人，小亦數萬人。飛奉命陸續蕩平大盜戚方、李成、張用、范汝爲、曹成、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彭友、高聚、張成等，南宋半壁江山，才得奠足了基礎。紹興三年秋，賊平入朝覲見，高宗親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賜飛，褒揚功績。金人利用中國攻中國詭計，立宋叛臣劉豫爲大齊皇帝。紹興四年，豫遣李成會合金兵南侵，破襄陽，唐鄧隨鄆諸州郡及信陽軍、洞庭湖大盜楊么交通劉豫，聚衆數十萬人，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合兵，朝廷震恐，命飛設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礎，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腹重病，等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殄滅羣盜。帝從飛議。飛率師渡江，中流顧幕屬道：「飛不擒賊，不渡此江。」兵至鄂州，斬賊勇將京超，拔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抵襄陽，李成兵十萬迎戰。飛望見賊騎兵陣江邊，步兵陣平地，笑道：「賊失地勢，人多何用。」舉鞭指王貴：「汝領長槍步兵擊賊騎兵。」又指牛皋：「汝領騎

兵擊賊步兵。一合戰，賊大潰，人馬落水溺死無數。李成棄襄陽遁走。進兵鄧州，又大破李成及金將劉合、李革兵，收復唐州、信陽軍。六郡悉平。帝聞捷報大喜道：「朕早知岳飛行軍有紀律，卻不知能破敵如此。」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飛奉命即提兵趨救，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入朝，封武昌郡開國侯，授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討楊么。么據洞庭湖，官軍屢敗不敢攻。飛定計八日平賊，人莫肯信。都督張浚亦以爲疑。飛揮兵進擊，斬楊么，果八日平賊。浚嘆服道：「岳侯真是神算啊！」還軍鄂州，授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進封公爵。

紹興六年，都督張浚會諸大帥於江上，獨稱飛與韓世忠可任大事，命飛屯兵襄陽，規取中原。飛遣王貴攻拔虢州，獲糧十五萬石；遣楊再興進至西京長水縣，獲馬萬匹，芻粟數十萬石，又焚蔡州賊糧，盡復西京險要，中原響應。飛奏請乘勝取蔡，高宗不許，令還兵。七年入覲，力陳劉豫可擒，金人可滅，及用兵計劃。高宗褒獎道：「有臣如此，尚何所憂！」又召至寢閣諭飛：「中興大事，完全委卿。」飛得令正籌備大舉，姦相秦檜力主和議，高宗也就不再提出兵事。飛屢請出師討賊，朝廷總是置之不理。金人廢劉豫，飛奏宜乘北方廢豫，人心不安，長驅進取中原，機不可失。當初秦檜在金，密獻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長江以南歸宋的計劃，金人才放他回來。宋高宗天生是一個透頂昏鄙無恥的人，聽了秦檜祕策，從此君臣相得，專力求和，什麼忠言都不再入耳。金人廢劉豫後，還怕中原人不服，想出一個詭謀說要割

黃河以南土地賜宋，允許高宗奉表稱臣，尊金爲上國，自列於藩屬。這是高宗對金多年請求的，一旦如願以償，又加賜一大片土地，自然喜出望外，如何能讓岳飛去開罪大金呢！紹興八年，金派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高宗恭敬小心，跪拜成禮。當時除了幾個姦臣，所有文武軍民，切齒唾罵，寧死不願受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一封有名的奏章，請斬王倫、秦檜，裏面有這樣痛切的話：「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差，而陛下忍爲之耶！」張浚接連五次上奏，反對和議，大意說：「陛下一旦北面事仇，聽其號令，大小將帥，孰不解體！」韓世忠上奏說：「不許敵和，不過舉兵決戰，凡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其餘反對的還多，高宗悍然不顧，貶官竄逐，盡量壓迫。九年，河南、陝西來歸，高宗、秦檜算成了莫大功勞，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大赦，官員全給進級慶喜。授飛爲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奏稱：「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次辭謝不受。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高宗獎勵再三，不得已受賞。十年，金人起全國精銳，大舉分路進攻，宋守臣紛紛逃降，歸地盡失，秦檜也覺得不妙，教同黨探聽高宗的口氣，說：「金人來攻，像張浚的德望，可以付託軍事。」高宗勃然大怒道：「寧願亡國，不用此人。」秦檜聽了暗喜。據宋人朝野遺記說，建炎初年，高宗逃到江都，聽姦相汪伯彥、黃潛善的話，以爲金人不能追來，心中暢快。一日，正在宮中御女，張浚急報驟到，嚇得高宗趕忙。

起身奔竄，驚弓之鳥，如何喫得起這一驚，從此得了陽痿症，再不會生子。中年以後，思子心切，因而遷怒張浚，造成這樣大怨仇。其時敵軍長驅直入，高宗急得無法，親札岳飛抵禦，並且說：「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

岳飛好容易得到這個御札，即日全軍出征，遣部將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路，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擾亂金人後方，襲取河東北州郡。又遣兵東援劉琦於順昌，西援郭浩於陝西。自將大軍長驅北上，所遣諸將相繼報捷，大軍進至潁昌，諸將分路出戰，飛率騎駐鄆城，居中策應。金都元帥兀朮大懼，召龍虎大王等商議，都說宋將帥好對付，祇有岳飛不可當，應集中全力，撲滅飛軍，再擊其餘。高宗聽得這個消息，非常恐慌，怕岳飛闖出大禍來，詔飛慎重自保。飛笑道：「金人技窮了。」每天派兵出陣，醜罵挑戰，兀朮忍不住恥辱，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大將韓常、兵逼鄆城。飛遣長子岳雲領騎兵出戰，臨行訓雲道：「一不勝，先斬汝。」雲、飛義子，年十二，即勇猛著名，軍中呼爲瘦官人。每戰，手握兩大鐵椎，重八十斤，身先諸將，所向無敵，平襄、陽平、楊么、功均第一。飛常隱雲功不報，讓旁的將吏受厚賞。雲既領命，直貫敵陣，鏖戰數十合，金兵死傷遍野，雲亦衣甲盡赤。楊再興單騎入陣，尋兀朮不見，手殺數百人。兀朮有勁軍，人馬被甲兩層，三馬相聯，中繫革帶，號稱拐子馬，宋兵莫敢當。此時兀朮勢急，驅萬五千騎來，飛令步兵持麻札刀斫馬足，勿仰視，拐子馬相連，一馬仆，

二馬不能行，飛縱兵奮擊，金軍大潰。兀朮痛哭道：「自從開國到今，全靠馬軍獲勝，現在完了！」兀朮更增兵來攻，王貴率五十騎遠出偵敵，驟遇於途，貴力戰不退，斬敵大將。飛適巡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率四十騎突前，援兵繼至，又大破金軍。兀朮怒極，調兵十二萬屯臨穎。楊再興、王蘭、高林率三百騎至小商橋，遇敵驟戰，殺二千餘人，再興、蘭、林均戰死。張憲進援，大敗兀朮，追奔十五里。兀朮夜遁，焚再興屍，得箭鏃二升，飛爲之痛惜不已。飛告岳雲：「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雲往，兀朮果來攻，貴將遊奕軍，雲將背嵬軍，大戰城西隅。雲領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殺聲震天地，斬兀朮婿夏金吾副統領粘罕索索董。兀朮大敗遁去。梁興招集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大破金守兵，取懷衛二州，斷山東河北糧道。金人紛擾，中原震動。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猛將背嵬騎五百人奮擊，又大敗金軍。兀朮遁還汴京。大河以北，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隕等州郡，義軍所在興起，揭岳字旗幟，約期與官軍會合。父老百姓挽車牽牛載糧食，頂香盆迎義軍，充滿道路。金將士多密受飛招撫，大將韓常願率五萬衆內附。飛大喜，對部屬說：「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正剋日渡河，秦檜嗾朝臣奏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棄輜重逃河北，豪傑響應，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高宗本不願恢復中原，一天連發十二道金字牌召飛退還。飛憤惋流涕，向東再拜說：「十年心力，廢於一朝！」飛班師，人民遮馬頭慟哭道：「我等戴香盆運糧草接迎官軍，相公回去，

我等只有死了！」飛亦悲泣，取詔書示衆人，說：「我不得擅留。」兀朮想棄汴京，有書生叩馬說道：「岳少保快退兵，太子不必走。」兀朮道：「岳少保五百騎破我五十萬京城人民日夜望其來，如何說可守？」書生道：「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自古無有，岳少保生命將不保，還望成功麼？」兀朮恍然大悟，按兵不動。飛兵退後，所得州郡又全失去。

紹興十一年，兀朮密寄書責檜道：「汝朝夕求和，必殺岳飛，才准汝所請。」檜於是更專力謀殺飛。噉諫議大夫万俟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連章彈劾，大致說飛自尊大，毫無忌憚，擁兵逗遛，搖惑軍民，乞速賜處分，以爲不忠之戒。檜黨樞密使張俊逼飛部將王貴、王俊誣告張憲、岳雲謀反。檜命貴捕憲，械送大理獄，又奏請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到門，飛笑道：「皇天后土，可表我心。」飛父子到大理獄，見張憲赤頭露體，渾身血染，體無完膚，痛苦呻吟，不成人形。又見万俟卨等出示王貴、王俊首告張憲、岳雲及飛反狀罪文，說：「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造反？」飛裂裳示卨等，背上刻「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肌膚，並對天立誓道：「吾無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誣陷忠良，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万俟卨等說：「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寒門何年富貴』麼？」卨衆官哄然附和道：「既出此題，豈不是反麼？」飛知衆人都是秦檜門下，決不容辯訴，長吁一聲道：「吾才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爲國忠心，一旦都休。」說罷合眼，任其拷打。卨誣飛寄書張憲，令虛報軍情，感亂朝廷，誣雲寄書

張憲請其布置促飛還軍，高又妄說原書已被張憲焚棄。飛自十月入獄，拘繫已兩月，自知必不得生，因絕食求速死。高商請秦檜抄沒飛家，取歷年高宗御札，藏匿滅跡。命元龜年顛倒飛行軍時日簿，證明擁兵逗遛的罪名。又嗾奸黨證飛曾口說我與太祖都是三十歲做節度使，足見有篡逆的野心。飛甘願備受慘刑，不肯負反叛的惡名，供辭上只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字，其餘絕不承認。秦檜急於殺飛，乃代造罪案。韓世忠大為不平，往見檜，檜說：「岳雲給張憲的信，雖無實證，事體莫須有。」世忠發怒道：「莫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力爭伸冤，檜總不理。檜妻王氏性更陰毒，一日檜獨坐書室食柑，手爪刻劃柑皮，反覆玩弄，似有深思。王氏窺見，笑道：「老漢好沒決斷，要知捉虎容易放虎難啊！」檜計決，請高宗下詔賜飛死。十二月二十九日，檜手書小紙付獄，獄官即打折飛肋骨死囚室中。時年三十九。岳雲張憲送市斬首，雲死年二十三。財產籍沒，僅值錢九千貫，家屬流嶺南。凡朝官言飛不當死者，或竄逐，或下獄。奸黨均升官受賞。

飛事親至孝，家無妾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答：「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軍令嚴肅，常訓諸將說：「我的命令天不能移，地不能動，違者按軍法。」士卒取民麻一縷，立斬示衆。軍中口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凡有賞犒，分給軍吏，秋毫不私。善用少擊衆，先謀後戰，戰必克捷，猝然遇敵，堅定不動，金人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的方法，飛說：「仁智信勇嚴缺一不

可。」博覽經史，文章壯偉，雍容謙退，恂恂如書生，但一及國事，忠憤激烈，議論慷慨，不屈於人，終因此得禍。洪皓拘留在金國，密遣人攜蠟書奏稱金人止畏服飛，至呼爲爺爺，虜酋聞飛死，酌酒相賀。後來金使臣劉綯來聘，問及岳飛何罪受誅，館伴無話可對，只說飛心想謀叛，被部將告發。綯笑道：「江南忠臣善用兵的，祇有岳飛，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岳飛就是你們江南的范增啊！」秦檜聽說，把館伴貶竄出去。

讀了岳飛傳，凡是稍有血氣的人，定會感覺到憤懣扼腕，不知說些什麼話，才能平得這三千丈無明怨氣。不過，我們最好不說話，祇看古人說些什麼？元人脫脫宋史岳飛傳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

稱王自以子孫帝王萬事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殷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頃者，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位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相州湯陰縣——河南省湯陰縣。

左氏春秋即左傳。

新鄭——河南省新鄭縣。

太行山——河南省西部大山。

建康——江蘇省南京城。

襄陽唐鄧隨鄧信陽軍——湖北襄陽縣，河南泌陽縣，鄧縣，湖北隨縣，鍾祥縣，河南信陽縣等境。

廬州——安徽合肥縣。

魏州——河南虛氏縣，西京長水縣，在河南洛陽附近，城廢。

蔡州——河南汝南縣等地。

江都——江蘇江都縣。

西京汝鄆 穎川 陳曹光 蔡邕 郟城——西京即河南洛陽縣，河南臨汝縣，鄭縣，許昌縣，淮陽縣，山東曹縣，河南濱川縣，汝南縣，

郟城縣等地。

順昌——安徽阜陽縣。

臨穎——河南臨穎縣。

懷衛——河南沁陽縣，汲縣。

磁相 開德 澤潞 晉絳 汾區——河北磁縣，河南安陽縣，河北濮陽縣，山西晉城縣，長治縣，臨汾縣，絳縣，汾陽縣，隰縣等地。

黃龍府——奉天開原縣境。

天竺——浙江杭縣，西湖山中名勝。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所以爲我擒——漢高祖評項羽語。

劉宋殺檀道濟——南北朝宋文帝忌檀道濟功高，誣以謀叛，誅之。

梓宮可還——徽宗已死，求還其柩。淵聖指欽宗。

石晉——五代石敬瑭得契丹援，自立爲帝，獻燕雲十六州於契丹。

藪街——漢代蠻夷入朝時，使居藪街。

飛電軍——是特別精選的親軍，從全軍中挑拔出來，非常勇銳。遊奕軍好似所謂遊擊軍。

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行如飛電，望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

三省樞密院莫得與聞。
万俟卨——音墨其屬。



張世傑 陸秀夫

南宋從高宗開國到德祐帝降元滅亡，一百四五十年裏面，政權不是交給苟安偷活裝腔做勢的庸儒，就是交給貪邪狂妄臨急喫百日丹的姦臣。有氣節有才能的學士大夫，祇好在野講學，或浮沈下僚，對於國家大計，決不容有何建白，有何設施。土崩瓦解的局面，誰也無法挽回，所以元兵一來，守土官吏，爭先恐後紛紛迎降，連元朝人都驚奇起來。元世祖忽必烈滅宋成功以後，召宋降將問道：「你們投降，爲什麼這樣容易？」答說：「賈似道當權，優待文士，輕視武臣，臣等心懷不平，因此望風送款。」忽必烈看這班人太不堪，懶再說話，教侍臣董文忠傳旨道：「似道輕看你們，也只是似道一人的過失，宋主卻沒有虧待你們。照你們所說，怪不得給似道看不起。一諸降將受了教訓，都叩頭拜謝。我們再看受優待的文臣怎樣？當元兵深入，情勢危迫的時候，左丞相王爚，右丞相陳宜中，還爲小事鬧意見，救亡計劃，置之不問，朝中大小官員，紛紛私遁。更聰明的像文及翁，倪普一流人，教御史上奏章彈劾自己，卻怕朝廷挽留，不等奏章上去，先已出京。這樣一來，表面算是朝廷不用他，浩然退歸林下，決不是臨難苟免，仍無愧是賢士大夫。朝廷本是靠官員們章服煌煌，裝起場面來的，如何當得起這個掛冠狂潮，幾天功夫，

朝廷冷落蕭條，不成模樣了。七十歲的太皇太后謝氏扶着四歲的德祐帝連急帶慌，束手無策，祇好在朝堂上貼一張詔諭道：「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謂為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子者，御史臺覺察以聞。」這道詔諭真是懇切不過，什麼國家舊恩，什麼讀聖賢書，什麼生見人死見鬼，什麼升官兩級，御史糾察，但是讀書智慧之士大夫，早已看透利害，逃性命保妻子要緊，誰管你姓趙的孤兒寡婦，哭哭啼啼呢！

不過，天下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狂瀾滾滾，正是忠臣義士，砥柱中流，發揮偉大人格，造成光輝史實的時候，我們在當時不少忠義人中，舉出武將張世傑、文臣陸秀夫、悲壯艱苦的行事做代表，也就知道南宋滅亡，並不是真沒有人，也不是真不抵抗。

張世傑本是元范陽人，因事逃歸宋，隸淮軍，積累戰功，官至都統制。帝顯德祐元年，賈似道請遷都福建，避敵鋒。王應麟以為「我能往，寇亦能往，退避無益；不如召集各路兵將，并力進戰，能戰才能守。」這個辦法本不算錯，無奈徵兵詔書下去，無人響應。世傑其時正守鄂州，奉詔即日起兵勤王，路上收復饒州。陳宜中懷疑世傑，把他帶來的軍隊同別將交換，才敢容納。世傑與劉師勇合力奪回浙西諸郡，及

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人心稍振。五月，世傑等計劃分路出戰，朝官請派大臣監軍，議論紛雜，久而不決。陳文龍奏稱：「現在國事危急，應當開誠布公，齊心協力，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我朝臣卻互推責任，互疑細迹，譬如拯溺救焚，還擺安行穩步的架子。請諭大臣不要再發空論。」七月，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率舟師萬餘艘屯焦山下，軍無統帥，號令不一。元將阿珠用火攻，宋軍大敗。二年，元兵迫臨安北關，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自己同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正夢想講和成功，不聽。德祐帝奉表降元。宜中夜遁，世傑師勇提兵走定海。元石國華遣都統卞彪遊說世傑，世傑初以爲彪反正相從，甚喜，宰牛享彪，酒半，彪稍示來意，世傑大怒，斷彪舌，凌遲示衆。五月，世傑與陳宜中陸秀夫奉益王昀爲宋帝，改元景炎。

陸秀夫，楚州鹽城人，官禮部侍郎。德祐帝降元，秀夫追隨楊太妃、益王昀、廣王昺走福州，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來，共立昀爲帝。景炎元年八月，世傑遣都統張世虎合吳淞兵十萬攻建昌，不克。元兵破邵武軍，世傑等奉帝登舟往泉州。泉州叛降元，宋帝舟移潮州淺灣。二年七月，世傑自將攻泉州，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九月，元帝命達春、李恆、呂師夔等率兵入大庾嶺，蒙古岱安多、蒲壽庚、劉深等率舟師入海，追擊宋帝。十一月，劉深攻淺灣，世傑戰不利，奉帝走井澳。陳宜中遁走安南。十二月，井澳颶風大作，宋帝舟壞受驚成病。三年四月，宋帝病死，年十一歲。羣臣多想散去，丞相陸秀夫道：「度宗皇帝還有一子在

祇要大家協力，未始不可以中興。一乃共立廣王昺爲帝，改元祥興。陳宜中既去，秀夫世傑才得齊心輔主。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務，內調工役，事無大小，必躬必親，軍勢頗振。祥興元年六月，元江東宣慰使張宏範入覲元帝，奏稱張世傑擁立廣王，閩廣響應，不急撲滅，勢必坐大。元帝稱是，命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宏範奏國家定制，漢人不得統率蒙古軍，臣漢人，恐不能服衆，請派親信蒙古大臣同往。元帝深信宏範有滅宋的決心，又確知宏範智勇，能負滅宋的重任，因賜上方劍，有權斬不聽令的將屬。宏範薦李恆爲副帥，到揚州發水陸精兵二萬人，分路南下。十一月，宏範派舟師裴漳潮惠三州，李恆率步騎出梅嶺攻破廣州。瓊州民作亂，叛降元。

二年正月十四日，張宏範從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顯凱，知宋帝所在。宏範兵趨厓山。有人對世傑說：「北軍如用舟師塞海口，我軍將不能進退，不如據陸地，戰勝很好，不勝還可退走。」世傑知道士卒久在海中，困苦流離，軍心搖動，在陸地上定要潰散。說道：「我軍連年航海，何時得了，不如在海面決一死戰。」下令焚燒陸上宮室商市，用大索繫巨舶千餘艘，列成一字陣，四周起樓柵似城牆，奉宋帝居大舟中，示士卒合力血戰，有死無生。厓山北面水淺，不能行大舟，宏範從山東轉南入大洋中，與世傑兵接戰，世傑舟堅強不可動，宏範用船載油草，順風縱火，世傑戰艦厚塗溼泥，又縛長木拒火，火無所用。宏範計窮，軍中有世傑甥韓某，宏範派去勸世傑降元，世傑不理，慷慨說道：「我也曉得

投降，不但命活，而且富貴，但爲朝廷寧死不變。」丞相文天祥在江西兵敗被獲，宏範強迫天祥寫信招世傑。天祥說：「我不能保衛朝廷，還有臉去勸人反叛麼？」再三逼迫，天祥寫所作過零丁洋詩，末兩句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看了也笑，不再勉強。又遣人說厓山人民道：「你們陳丞相已逃，文丞相被捕，你們還想什麼？」人民也沒有叛的。宏範無法，遣舟師據海口，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傑軍喫乾糧，十幾天，渴極，飲海水，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世傑率部將蘇劉義方興等日夜猛戰，宏範不能勝。李恆兵從廣州來會，與宏範合守厓山北。二月一日，宋將陳寶降元。二日，宋都統張遠乘夜襲元營，敗還。六日平旦，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李恆當一面，諸將分當兩面，宏範自當一面。潮退水南瀉，李恆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率淮軍殊死戰，矢石滿天，午刻潮漲，南面元軍順潮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恆軍不利。宏範自率軍攻西南面，劇戰多時，奪宋猛將左大坐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艦。諸將乘勢合攻，自巳刻到申刻，殺聲震空，海水似沸，宋軍中一艦忽下旗不戰，接着別艦也紛紛下旗。世傑知道內變起來，大勢已去，急抽精兵入中軍，部將翟國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宋軍大潰。其時日暮大風雨，天地昏黑，不辨咫尺，世傑遣小舟迎宋帝，想逃走再作計劃。秀夫恐混亂中被奸人賣，主邀功，後悔不可追，堅執不往。宋帝舟大，又諸舟堅結，不能移動，秀夫明知不得脫身，仗劍驅妻子投海，對宋帝說：「國事壞到如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已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辱。」說完背着宋帝一躍入海。宋帝年九歲，秀夫年四十

四歲世傑同蘇劉義斷舟纜率十餘艦乘昏霧奪港去。餘舟八百全被元兵擄獲，屍浮海面十餘萬人。楊太妃聞宋帝溺死，椎胸大慟道：「我忍死流落到此地，只是想保全趙氏這一塊肉，現在還望什麼呢！」哭着也投海死。世傑停舟海陵山，招集潰兵，忽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說：「沒有用！」登柁樓焚香告天道：「我爲趙氏也算盡心了！一君亡，又立一君，現在又亡，我所以不死，只想敵兵退去，別立趙氏保存宗祀。現在如此，難道是天意麼？」風濤更惡，世傑船壞溺水死。

張宏範滅宋成功了，在匡山北奇石山刻石紀功道：「鎮國大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明朝有一位名儒陳白沙先生，在石後題一首詩道：「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鑄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宋朝立國三百年，對付外國始終是採取最和平最謙恭的態度的。據情理說，外國應該相安無事，不再得寸進尺。可惜遼金元三國，並不懂得那些禮讓大義，一味向前掠奪，真太孤負了宋朝一番美意啊！宋太宗北伐失敗，北宋一代，不敢再夢想幽雲十六州；宋高宗逃避江南，南宋一代，君臣安心在小朝廷苟活，不敢再正眼望中原。等到臨安陷沒，德祐俘虜，二三孤臣想在炎荒瘴地苟延趙氏一線殘喘，這不算無理罷？最後漂流到海上，不敢再在陸地居住，這更不算無理罷？可是敵人不管你有理無理，總之非澈底撲滅不可。所以看了宋朝的亡國史，知道一個國家自己不努力，

對外退讓的結果，癡人也會明白他的命運的。

庸儒——南宋極重道學，一般士大夫流爲偽道學。當天台徐澗子有一首白話詞譏笑偽道學道：「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卻言澗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天台鄉音。

百日丹——一種烈性的麻醉藥，南宋貪官俊吏，到不得了的時候，祕密喫此藥，裝死避禍。

范陽——河北省涿縣。

鄂州——湖北省京山縣。

饒州——江西省鄱陽縣。

平江安吉廣德溧陽——江蘇省吳縣，浙江省吳興縣，安徽省廣德縣，江蘇省溧陽縣。

臨安北關——浙江省杭縣武林門外。

三宮——謂太皇太后謝氏，皇太后全氏及德祐帝。

定海——浙江省定海縣。

楚州鹽城——江蘇省鹽城縣。

建昌——江西省南城縣。

即武軍——福建省邵武縣。

泉州——福建省晉江縣。

潮州澄海——在廣東省潮陽縣。

井澳——在廣東省香山縣。

匡山——在廣東省新會縣南一百里。

潮陽港

在廣東省潮陽縣。

甲子門

在廣東省海豐縣東一百十里。

海陵山

在廣東省陽江縣西南七十里。



文天祥

文天祥吉州吉水縣人。年二十，舉進士。宋理宗親拔爲狀元。當時權奸執政，國事敗壞，天祥上書論時政，無所避忌，因之屢遭貶逐，不得行志。三十七歲，卽致仕家居。度宗咸淳九年，再起爲湖南提刑。十年，改知贛州。明年，德祐元年，元兵入寇，臨安危急，詔書徵各路兵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方興等召發贛吉二州義軍，有衆萬人。友人勸天祥道：「元兵進攻，勢如破竹，君率烏合萬餘，何異驅羣羊鬪猛虎，空死無益。」天祥說：「我何嘗不知道，只是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朝有急難，徵天下兵，不見一人一騎入關，我深痛於心。我拚出一死，希望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氣壯才能勇決，人多才能成功，國家或者還有辦法。」

天祥家本富饒，此時悉數變賣充軍費，對僚佐談及國事，每慷慨流涕。八月，天祥提兵到臨安。十月，出守平江府。元丞相伯顏率衆渡江，分三路進兵。阿喇罕領右軍趣獨松關，董文炳率左軍出江入海，宋叛將范文虎做鄉導，趣澈浦；伯顏自領中軍，宋叛將呂文煥做鄉導，趣常州。約期會攻臨安。常州告急，朝廷遣張全將兵二千往救，天祥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率三千人隨全赴援，玉等奮擊元兵，殺傷甚衆，張

全隔岸觀戰，不發一矢，三千人先後鬪死，無一降逃，全提兵遁還。天祥請斬全示衆，帥府不許。十一月，丞相陳宜中留夢炎命天祥乘平江入衛。元兵破獨松關，滿朝大懼，留夢炎遁走。時勤王兵三四萬人，天祥與張世傑議：「淮東有重兵堅守，元兵久攻不能下，閩廣完整，可作後勁。不如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命淮軍斷敵後路，國事未必不可爲。」世傑大喜。陳宜中力主求和，請太后降詔，說國軍務須老成持重，天祥世傑議不得行。二年正月，宜中遁去。自己不能救國，束手無策，麻木得比死人只多一口氣，號稱穩健得大體，等到危險臨頭，或逃或降，陳宜中留夢炎兩位丞相，真無愧亡國大夫的典型人物了。宜中走後，朝廷命天祥爲右丞相。德祐帝奉表降元，遣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謁伯顏議和。天祥見伯顏力爭不屈，並痛斥賈餘慶賣國，呂文煥叛逆，餘慶文煥羞怒，勸伯顏拘天祥送大都。

天祥到鎮江，乘間逃歸福州，與陳宜中張世傑共立景炎帝，仍官右丞相。宜中當權，與天祥議論不合。七月，天祥招集義軍，入汀州。景炎二年移軍漳州，收復梅州會昌等郡寧都等地。七月，圍贛州。八月，元大將李恆率兵援贛，天祥敗走。祥興元年十二月，天祥屯兵潮陽縣，討平劇盜陳懿劉興。懿走降元，引張宏範來攻，天祥不防敵驟至，兵敗被執，吞毒藥不死，拘囚宏範軍中。次年二月，宏範破匡山，置酒大會，勸天祥道：「現在宋已滅亡，丞相忠孝兩全，只要改心事我皇上，仍不失宰相的地位。」天祥流涕道：「國亡不能救，人臣死有餘辜，還敢存二心偷活麼！」宏範派人護送天祥北上，十月，到大都，囚居兵馬司。宋

降相留夢炎來勸降，天祥大罵。王積翁想邀集降臣謝昌元等十人奏請釋放天祥，夢炎說：「不好！天祥出去號召江南，把我們十個人放到那裏？」

元丞相博囉召天祥到樞密院相見，天祥長揖不跪。博囉怒，叱左右拉天祥仆地，天祥不屈。博囉問：「你有什麼話說？」天祥道：「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殺戮，何代沒有，我盡忠宋朝，事已至此，願求早死。」博囉道：「你說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到今，有幾帝幾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天不是應博學鴻詞科考試，何待費話？」博囉道：「你不肯說廢興事，且問古來有沒有奉宗社給人，卻又逃走的？」天祥道：「奉國給人，那是賣國賊臣。賣國的決不肯走，走的一定不是賣國。我當年奉朝命出使北軍，被拘不放，不幸有賊臣獻國。國亡我早該死，所以不死，只爲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東的緣故。」博囉道：「棄德祐不顧，擁立二王，這算忠麼？」天祥道：「那時候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是爲宗廟社稷打算。」博囉怒道：「你立二王，成了些什麼功勞？」天祥道：「立君所以存社稷，存一天，卽盡一天子子的責任，有什麼功勞可說？」博囉道：「你明知道不可做，爲什麼還要？」天祥道：「父母有病，明知救不得，還得求醫下藥，盡一點孝心，實在不可救，那是天命。我今天到此，只求一死，不必多饒舌。」博囉氣極，想殺天祥，元世祖不許，命再囚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世祖召天祥入殿中，天祥長揖不拜。世祖問你有什麼說的？天祥大聲答道：

「我大宋列祖列宗，仁民愛物，天下安寧，爾北朝憑恃武力，興無名之師，侵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社稷，滅我宋三百餘年宗廟，欺人孤寡，真是可恥。我是大宋丞相，竭心盡力扶助朝廷，不幸奸臣賈餘慶、劉忠等欺君賣國，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興扶，反被擒辱，九泉之下，死不瞑目。」說完，切齒頓足，椎胸長叫：「唉！天啊！」廷上侍臣聽了，都縮頸吐舌，不勝驚駭。世祖和聲勸道：「你的忠義，我深知道，現在肯轉心事我，立即封你做丞相如何？」天祥道：「我是宋朝的狀元宰相，那有事二姓的道理。宋朝亡了，只該決死，不死，將來沒臉去見地下的忠臣義士。」世祖又說：「你不做丞相，做樞密如何？」天祥道：「我只一心想盡忠宋朝，其餘都不願聽。」世祖知道萬無降理，教退下去。次日，麥木丁奏道：「文丞相英才偉略，古今希有，早年在汀州，計劃號令，本朝將帥都不能及。現在如果放他，一定逃回江南，號召天下，爲國家大害。不如從他要求，絕滅禍根。」初九日，下詔殺天祥。天祥出獄，且走且作歌道：

昔年儼猶侵荆吳，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舉家骨肉遭芟鋤。我宋堂堂大典謨，可憐零落蒙塵污。二君從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沈泥塗，齊民盡陷故版圖。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樂聖賢圖。竭心罄力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強胡，宗廟不輔丹心孤。英雄喪敗氣莫蘇，痛哀故主雙眸枯。今朝此地喪元顛，英魂直入升天衢。神光皎赫明金烏，豈骸不惜棄草蕪。誰人酌奠致青芻，抑天長恨伸烏乎。

歌畢，已到柴市，意氣揚揚，顏色自若。觀衆萬餘人，天祥問那是南面衆人，哄然指告道：「這是南面。」天祥向南再拜道：「我宋列聖在天之靈，願使天祥早投生中原，輔佐明主，滅此兇胡，一伸今日的大恨。」又索紙筆寫律詩兩首：

昔年單舸走淮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吐煙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黯路茫茫。

衣冠七載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崖嶺月，鸞驂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

擲筆地上，對監刑官說：「我事完了。」南面正坐受刑，觀衆無不失聲流涕。天祥死年四十七，天祥妻歐陽氏景炎二年被元兵擄至大都，聞天祥死，哭道：「我夫不負國，我不負我夫。」取刀自剄死。

南宋遺民周密作癸辛雜識，記載當時一個士大夫的典型人物道：「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云，『諸公未許余爲政，萬事無如髯絕倫。』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

而二婢實不樂也。既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狎客盈門，勝雪者竟爲人挾去。方歸，惟有悵惋而已。遂作二詩，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飯，食殺核，袖於衣中而歸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中略）未幾，此婢期滿，求去歸母家，方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年登七十，適牟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尙留樊素，貧休比范單。」（方嘗有句云：此生窮似范單。）於是方大怒，謂襄牟而貶己，遂撫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卽當告殺之。」侯笑曰：「仇亦祇言六臣，未嘗云上於朱溫也。今比爲朱溫者，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遂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爲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似道，遂得朝除官。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慮禍及己，遂反奏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爲人。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褻、驕、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徧尋訪

之不獲。乃遠降于三十里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囊。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猥妓殘杯餘炙。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略云：「回在嚴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益之用。及其後則鬻詩文於人，各有定價，有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金，必欲得鈔入懷，然後漫爲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鈔，幾至揮拳，此貪也。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爲鄰人訟於官，淫也。一人譽之，則自是以天下爲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略無涵養，褊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略不顧之，吝也。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詐也。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爲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是倣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舉，日出入市中，買果穢以悅其婢，每見猥妓，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下也。」其說甚詳，姑書其大略如此。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公忠義慷慨，古來能有幾人，方回一流，南宋以前，以至南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人民如何能免亡國浩劫呢！篇中所說北客北妓，尤可見戰勝國的下賤人，在戰敗國不啻神明之尊云。

吉州吉水——江西省吉水縣。

獨松關——在浙江省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

激浦華亭——激浦在浙江省海鹽縣。

常州——江蘇省武進縣。

大都——河北省北平市。

汀州——福建省長汀縣。

漳州——福建省龍溪縣。

梅州會昌零都寧都——廣東省梅縣。會昌零都寧都皆江西省縣名。

樂市——北平市府學胡同。



方孝孺

凡是歷史上關於內爭的人物，不論他功業怎樣偉大，忠義怎樣卓絕，後世人在某種立場看起來，卻都覺得沒有多大意義。這本書照例是不採取那些事跡的。方孝孺誰也知道他是反抗明成祖的一位忠臣，爲什麼寫在此地呢？因爲成祖想篡弑他的姪兒建文帝，知道自己兵力不足，勾結胡將兀良哈，把現在的熱河省，當時叫做秦寧朵顏，餘三衛的幾千方里土地送給他，利用胡騎蹂躪中國，奪取帝位。依賴外力殘殺同種，是人類最卑污最無恥的行爲；所以方孝孺輩視死如歸，捨命反抗，我們不能看作簡單的內爭問題。

方孝孺浙江寧海人。幼年孤貧，有一次臥病絕糧，家人告急，孝孺笑道：「從前子思居衛，三十天只吃九頓飯，難道只有我一個人窮麼？」建文帝時做文學博士。成祖起兵北平，轉戰南下，建文四年六月，兵到浦口，被盛庸徐輝祖擊敗。成祖次子高煦引三衛胡騎來援，成祖大喜道：「我力竭了，我兒快鼓勇再戰。」高煦應兵奮戰，庸輝祖敗退。有人勸建文帝逃走，孝孺力請堅守京城，徵召四方援兵，如果不成，應當殉社稷宗廟死。十一日，南京城破，建文帝不知去向，孝孺被捕下獄。當初成祖從北平出發的時候，

軍師姚廣孝託付道：「城破以後，方孝孺一定不降，千萬不要殺他。殺他，天下讀書種子絕了。」成祖將篡位，從獄中放孝孺出來，命起草登極詔。孝孺進見，放聲痛哭，成祖離座安慰說：「先生不要自苦，我想學周公輔成王罷了。」孝孺道：「成王在那裏？」成祖道：「他自己燒死了。」孝孺道：「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成祖道：「國家應該有年長的君主。」孝孺道：「那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兄弟？」成祖道：「這是我的家務事。」回顧左右快取紙筆來。孝孺投筆地上，哭罵道：「死就死，決不起草。」再三強迫，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成祖大怒，用刀裂孝孺口到兩耳根，仍投獄中。建文忠臣齊泰、黃子澄被捕，抗辯不屈，成祖怒極，將三人送市凌遲處死。孝孺死年四十六。妻鄭氏，子中憲，中愈，女二人均先自殺。宗族親友門生連帶死的八百七十三人。其餘忠臣被殺一百多人。往往一個人牽連幾十家，幾百家，號呼慘苦，連刑官也不免掩面流淚。左副都御史陳瑛天性殘忍，得成祖信任，盡量誅戮，對同列說：「不把這班人當作叛逆治罪，那末，我們算是什麼呢？」

方孝孺輩明明是忠臣烈士，成祖在朝堂上榜示，卻硬說他們是好惡官員；成祖明明是叛逆篡弑，羣臣上表勸進，卻稱頌爲應天順人。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那時候滿朝君臣還有一個是人麼？他們自稱爲應天順人，試問那個天那個人要你們這些人來做皇帝，做官員！不過，自有人類以來，是非公理，到底是敵不過富貴利祿的；忠義道德，到底是敵不過慘殺毒刑的；何必少

見多怪替古人扼腕呢。王世貞弇州史料載南京法司所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洪國公處轉營姦宿。」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又云：「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歲，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這種行爲，還有一毫一絲人的氣味麼？而在當時，這就是最合理的最尊嚴的煌煌聖旨。因此，所謂聖旨一類的東西，真不能不使人永遠懷疑。

戚繼光

日本在西漢時代，稱爲倭國，因爲隔離在大海中，所以歷朝彼此交通，從不發生戰爭。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領十萬舟師往攻，結果大敗逃回。明太祖驅逐胡元，兵力強盛，對於日本始終不能如意。他們地理上的優越性，和民族性的堅強，可以從洪武十四年日本王良懷上的表文看出來。良懷說：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尙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迷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明太祖看了很忿怒，可是元朝的苦經驗，放在前面，不敢冒險出兵，祇得嚥下一口悶氣。太祖以後，倭人不斷侵掠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州郡，朝廷束手無策。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命副都御史朱執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沿海五府軍事。執嚴申海禁，凡捉獲交通倭商的，立即斬首。豈知交通倭商，一部分固是貪利小民，做東道主人的卻是本地有勢力的大紳士大官員。朱執鐵面無私地禁起來，他們當然大怨恨。巡按御史福建人周亮，連合同黨上奏章造謠攻擊，朱執蒙不白之冤，下獄自殺。從此四年不設巡撫，上下蒙蔽，海禁廢弛，貴官豪紳家收受倭貨，大擅其利。他們特通番禁令作護符。要貨不給錢，如果討賬太緊，就用送官重辦一類大話嚇人；或用好言欺騙說，我們是尊貴人，那能賴你這幾個錢？倭商冒險來作買賣，結果成了光棍，流落在海邊，不得回去。給倭商做掎客的中國人，橫受貴官豪紳的欺侮，生計斷絕，如何能甘心。他們逃到海上，勾結倭人分路進攻，登岸屠殺。原來中國的貴官豪紳只會仗勢作怪，別無其他本領，倭帆所指，聞聲奔潰，那種怯弱不才，和前時陵人盛氣，大概不是中國士大夫，不會了解猛虎可以一轉而成鼠子的奧妙道理的。倭人嘗試之下，意外獲利，覺得比通商好得無可比較，自然源源而來，加緊擄掠。有時六七十個人，深入內地，走幾千里路，割幾千人頭，可以沒有遇到抵抗的。倭人愈來愈多，中國人愈殺愈怕。要不是戚繼光出來練兵防禦，陸續肅清，那些營私舞弊，禍國殃民的貴官豪紳們，除了相顧失色，縮頸逃避以外，一定不能想出其他較好辦法的。

戚繼光，山東登州人。幼年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四十年，倭寇攻台州，繼光時

爲參將，守台金嚴三郡，先後九戰皆捷，手斬賊酋，擒殺一千餘人，焚溺死者無數。明初沿海要地，建城堡，設戰船，防備周密。後來承平日久，兵不知戰，一聽寇來，逃匿恐後。繼光見金華義烏民俗強悍可用，召募

勇士三千人，練習刺擊術，依照南方地勢，制新陣法，所有戰艦火器器械，講求新法，創意製造，戚家軍精

銳，名聞天下。台州破敵以後，朝廷大爲嘉獎，進繼光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

又大破敵。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一路從温州來，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

寧政和寧德。一路從廣東南澳來，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谿大田古田莆田。距寧德

城十里，有地名橫嶼，四面繞水，道路險隘，寇據中結大營，官軍不敢擊。新到倭人營牛田，酋長營興化東

南，互爲聲援。閩中告急，宗憲又檄繼光往勦。繼光定計先擊橫嶼，人負艸一捆，填壕直進，大破賊巢，斬首

二千六百級。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餘賊走興化。繼光跟踵追逐，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

餘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才知道官軍平賊，持牛酒勞軍，路爲之塞。還師福清，遇倭自東營登陸，擊斬二

百人。總兵官劉顯驍勇善戰，屢破賊兵，閩中舊倭大體肅清。繼光還浙，後來新倭又如蟻到閩，破興化城，

據平海衛。劉顯俞大猷不敢進擊。四十二年四月，繼光率浙兵來援，巡撫譚綸令將中軍，劉顯將左軍，大

猷將右軍，合攻平海衛賊。繼光率衆先登，左右軍繼進，斬首二千二百級，奪還被虜人三千。倭軍大潰，譚

繪奏繼光功第一嘉靖帝大喜祭告天地宗廟命代大猷爲福建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敗賊城下又追敗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賊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兵五哨親身執短刀攀崖仰攻俘斬數百人倭悉衆掠漁舟出海逃去橫行十多年的倭寇此時竟得消滅繼光戰功最多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明士卒無敢不用命屢挫大敵名出老將俞大猷上。

穆宗隆慶初年北邊薊門多警給事中吳時來請召大猷繼光專調邊卒部議獨用繼光時譚綸督師遼薊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專任繼光訓練令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臺高五丈空內爲三層可容百人械甲糗糧具備薊鎮邊牆長二千里建臺一千二百座邊卒向來驕惰不知紀律適所徵浙兵三千人到鎮列陣郊外天大雨自清晨至日及植立不動邊卒大駭從此知服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議立軍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時結成方陣陣中置馬步軍別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阻寇騎衝突寇來火器先發稍近步軍持拒馬器雜以長鎗篋筩排列向前寇退出騎軍追逐大軍後置輜重營給養充足可以持久分軍隊爲三類浙兵主戰鬪諸鎮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主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爲各邊鎮冠小王子後裔土蠻擁騎兵十餘萬常入邊殺掠宋顏會長董狐狸及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神宗萬曆元年二寇來犯繼光掩擊大勝明年又窺諸口不得入乃共逼狐狸弟長禿侵邊繼光出戰生擒長禿二寇大驚率部長親屬三百人叩關

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請赦。長禿繼光遣副將史宸羅端至喜峯口受降，釋長禿令歸。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整飭，防守堅固，寇盜不敢犯。他鎮被寇攻掠，增兵益餉，天下騷動，獨薊門守將遵行成法，數十年得無事。繼光轉戰南北，所至著名，在南方戰功特盛，在北方專主守。著書名紀效新書，練兵事實，爲兵家圭臬。

明史戚繼光傳云：「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此當國者，遂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任將之道，亦可知矣。」我們看了這段文字，想起明太祖一個故事來。太祖從窮和尚做到皇帝，閱歷實在太多了，他看透那搖筆弄舌，急私害公的貪官污吏，鄉愿佞臣，種種蠹國殃民，無恥不堪的罪惡，所以嚴刑懲罰，晚年更甚。皇太子朱標諫道：「陛下誅戮過濫，恐傷和氣。」太祖默然不答。第二天投一條棘杖在地上，命太子去拾取，太子有難色。太祖道：「你怕刺不能執持，我削光給你，不很好麼？現在誅戮的全是天下險人，除掉他們，正是你的福氣。」不錯，經過太祖的選擇，後來建文帝時代，好人的確不少。但是這條棘杖，到底無法削光的，於是沿海各省的人民大遭其殃，冒

險通商的倭人也大遭其殃。公忠體國，相業無比的張居正也大遭其殃。——居正死後，被士大夫誣陷，幾乎剖棺戮屍。——焦頭爛額，百戰功高的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輩也大遭其殃。不遭殃而且始終享福獲利的，卻只有太祖投在地上削不光的，那一條棘杖。

台金嚴——浙江省舊台州府金華府嚴州府。

義烏——浙江省義烏縣。

建寧——福建省建寧縣。

福寧連江壽寧政和寧德——福建省霞浦縣連江縣壽寧縣政和縣寧德縣。

南澳福清長樂元鐘所屬巖松縣大田古田莆田——廣東省南澳縣，福建省福清縣長樂縣巖松縣大田縣古田縣。

興化——明清兩朝置興化府，今稱莆田縣。

平海衛——屬莆田縣。

仙遊漳浦——福建省仙遊縣漳浦縣。

蔚州永平山瀾——河北省蔚州盛龍縣臨榆縣。

土蠻朵顏——土蠻胡族名號。朵顏地名，在熱河省。

箕箒——軍器名，長一丈五尺，有竹鐵二種，以牌廣佐其下，長鎗夾其左右，銳絕大刀接翼於後，箕箒枝梢繁盛，遮蔽一身。

有餘，詳見紀名新書。

熊廷弼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身長七尺，有膽知兵，能左右射，發無不中。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四十七年三月，遼東經略楊鎬率大軍四十七萬出塞，被清兵二萬人擊潰，朝廷大震。廷弼先時做過遼東巡按御史，極有威望，神宗急命廷弼代鎬任經略職。廷弼還沒有出北京，開原失守，剛到山海關，鐵嶺又失，瀋陽等城堡官吏軍民聞風逃竄，連瀋陽也洶洶要潰。廷弼兼程前進，勒令逃人各歸本地，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貪將陳倫，取頭祭奠死節將吏，革退總兵官李如楨，派李懷信督率軍伍，鼓勵士氣。又派僉事韓原善安撫瀋陽居民，原善膽怯不肯去，改派僉事閻鳴泰到虎皮驛，又慟哭退回。廷弼乃親自出巡，從虎皮驛到瀋陽，冒大雪連夜往撫順。總兵官賀世賢說撫順近敵不可往，廷弼不聽，奏軍樂入城，沿途招集流亡，審度形勢，配置兵馬，守備粗具。到任不到幾月，造戰車，治火器，濬城池，戰備充實，號令嚴明，人心大定。廷弼奏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佈遼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口、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挑精兵作遊擊隊，輪班出襲，使敵疲於奔命，再看機會大舉進剿。明年五月，清兵攻花嶺，六月，攻王大人屯，八月，攻蒲河，廷弼取守勢，兩軍殺傷相等。明兵向來是遇敵敗逃的，這次居然打個平手，自然是極好的現象。

不料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卻造謠大攻廷弼。宗文本是戶科給事中，因丁艱失官，多方營謀，不得補缺，想藉廷弼勢力代爲請託，廷弼不從，後來鑽得吏科給事中，立志要報不肯援引的深仇。國縉是宗文的老師，曾募遼民萬七千餘人爲兵，想藉此升官，路上募兵逃亡過半，被廷弼奏明，國縉恨極，聯合宗文鼓動黨羽，紛紛彈劾。宗文說廷弼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御史顧慥說廷弼出關踰年，漫無計劃。御史馮三元說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不速罷斥，遼必不保。御史張修德說廷弼破壞遼陽，廷弼被羣小力攻，辯不勝辯，上奏繳還尙方劍，懇請辭退。給事中魏應嘉乘勢嚴辭奏劾。十月廷弼免職，袁應泰繼任。三元應嘉修德等更進一步連章猛攻，想他得罪受刑。朝廷派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查勘。廷弼回籍聽勘，臨行上奏道：

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及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

朱童蒙查勘回奏，陳述廷弼功績，並說：

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

在這一年裏，神宗病死，光宗立一月又死，熹宗卽位，逆閹魏忠賢擅權，鬧得天昏地黑，廷弼無論說什麼

話，誰去理會他。熹宗天啓元年三月，清兵攻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敗死。遼西軍民潰逃，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朝廷大震，這才想起廷弼的舊功，教他趕快從原籍來京，先命王化貞爲巡撫，駐廣寧。

六月，廷弼入朝，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重兵，作隨時出攻勢，使敵集全力防禦，不暇他圖。天津登萊兩處，各置水師，乘虛擾敵後方，使有內顧憂。先復遼陽，再規失地。朝廷正驚惶相視，束手無策，見廷弼有了主意，自然一一依從，命速出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節制三方，統一事權。廣寧巡撫王化貞生性狂妄愚愎，不懂軍事，卻善大言，專能虛張聲勢，騙名譽官爵。朝官也信化貞是真人才，凡有奏請，無不贊成。化貞怕廷弼出關，減損自己的兵權，又恨廷弼策略與己不合，故意把軍中瑣碎事務交給廷弼處理，消極抵制。廷弼上奏說：「臣奉命控扼山海，不是單管廣寧一方，請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推卸責任，坐失事機。」化貞同兵部尚書張鶴鳴內外呼應，狼狽爲姦，專心和廷弼齟齬，不讓他有實權。八月，廷弼奏稱三方布置，仍須聯絡朝鮮，助我牽制，並招募在彼避難遼人，別成一軍，我使臣駐劄義州，辦理外交軍務，與內地聲息相通。保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可充使職。之垣向主管各部商議兵餉，張鶴鳴有意爲難，遷延不決。恰巧都司毛文龍乘虛襲破清鎮江城，張皇戰功，希圖冒賞，知道不能欺蒙廷弼，單向化貞報告，化貞得報再大增飾辭，奏稱大捷。明朝君臣喜出望外，急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化貞督

廣寧兵四萬合蒙古軍前往援應。朝命下來，各鎮互相觀望，並不進兵。廷弼奏：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

鶴鳴等一班朝士本來憎惡廷弼，現在更說這樣不中聽的話，如何可忍。羣起攻擊廷弼，逗留不戰，阻撓軍情。化貞一發得意，宣稱叛將李永芳可爲內應，蒙古助兵四十萬，可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糧草營壘都不關心，只坐在公署裏不斷發表大話，朝官有了這些悅耳的安慰，放膽去幹爭權奪利的醜劇，誰來考究是非真假。廷弼空擁經略名號，實際只有兵五千人，化貞做個巡撫，倒有兵十四萬。廷弼主張堅守，化貞專說進戰。廷弼說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靠，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慮。化貞意見完全相反，寫信給朝官說：「八月裏定有大勝，請諸公高臥著聽捷報罷。」到了十月，天寒河凍，廣寧人謠傳清兵渡河來攻，人心惶惶，各想逃竄，化貞也害怕起來，計劃分兵守鎮武西平閩陽等城，大軍守廣寧。鶴鳴也才覺得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上奏說：鶴鳴只知經略一出，可以鎮定人心，不知空手的經略出去，更使人心擾亂。而且臣駐劄廣寧，化貞該駐何處。如今局勢危急，懇求委臣全權，才能辦事。鶴鳴化貞原是預備將來推卻責任的地步，並不希望廷弼真有權做事，因此大爲不悅。廷弼奉朝命，出關進駐右屯，議用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閩陽。派劉渠領兵二萬守鎮武，祁秉忠領萬人守閩陽，羅一貫領

三千人守西平。又下令道：「敵來越過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敵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剛布置完成，化貞信諜報說海州空虛，有利可圖，不等商議，發兵往襲，半路忽又退回。廷弼看他那種荒謬兒戲，破壞大局，上奏說：化貞進兵，到現在已有五次。八九月間屢進屢退，還可以說未曾正式奏請過。十月二十五日一次，聲稱上奏即行，臣趕快出關去作後應，不料化貞已經回來了。西平會議，決定協力堅守，犄角設營，三十日忽然接得化貞進兵的通知。十一月二日化貞赴鎮武，臣第二次趕往杜家屯，剛到半路，化貞兵馬又退還了。忽進忽退，被敵人看透伎倆。請陛下諭知化貞以後慎重舉止，不要給敵人當笑話。化貞看見奏章，異常憤怒，上書自辨，且說：「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即使不能全滅，也要殺敵大半，永遠不爲邊患。」宰相葉向高，尙書張鶴鳴都深信化貞，厭惡廷弼，於是朝臣紛紛彈劾。有的說應賜化貞尙方劍，不受經路節制；有的說廷弼不該駐劄關內；有的說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邊事。諸臣正在大發議論，狂吠不休，二年正月，清兵進逼西平，聰明的官員們，知道危險到了，再說話要負責任，大家都靜默得很像老實人。

西平被圍甚急，化貞信任中軍孫得功的計策，調廣寧全部兵力交孫得功，祖大壽往會祁秉忠進戰，廷弼也飛檄劉渠拔營往援。二十二日，兩軍在平陽橋相遇，剛交鋒，得功及參將鮑承先首先奔逃，大叫道：「兵敗了，快逃罷！」廣寧兵大潰。鎮武閭陽兩路兵支持不住，劉渠祁秉忠戰死，祖大壽走覺華島。

西平守將羅一貫待援不至，同參將黑雲鶴力戰死。此時廷弼已離右屯進駐閩陽，清兵停沙嶺不敢直進。化貞一向依得功做腹心，豈知得功早已偷降，想生擒化貞去獻功。在廣寧散播謠言，說敵兵已到城下。城中大亂狂奔，化貞不知道，還關著房門在看公文。參將江朝棟推門進去，化貞大怒，罵他不懂規矩。朝棟大叫道：「事急了，請快走。」化貞嚇得面無人色，不會行動，朝棟抱着他跳上馬，兩個僕人徒步跟從，棄廣寧踉蹌奔逃。到大凌河遇見廷弼，主張守寧遠及前屯。廷弼道：「嘻！遲了！如今只有護潰民入關一法。」把自己帶來約五千人交化貞做殿軍，所有積聚糧草悉數燒毀。二十六日，護潰民進關，得功率廣寧叛將迎清兵入城，化貞已逃走兩天了。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路上找不到食物，才退回去。敗報到京，滿朝君臣大起恐慌。二月，逮化貞廷弼下獄，都定死罪。賊闖魏忠賢向廷弼索賄四萬兩不得，大怒，立誓先斬廷弼。朝官想討賊闖的歡心，爭着上奏章攻擊。天啓五年八月斬廷弼，傳首九邊示衆。御史梁夢環奏廷弼偷盜軍餉十七萬，御史劉徽奏廷弼家產百萬，請沒收充公。忠賢卽出上諭，着地方官嚴追賊款。廷弼何嘗貪賊有錢，一家破產不算，親戚同族也都被牽連破產。江夏縣知縣王爾玉教廷弼子兆珪等交出貂裘珍玩，本來沒有這些東西，爾玉怒，要加笞辱，兆珪奪刀自殺。兆珪母稱冤，爾玉命剝兩婢女襯衣撻四十示威。遠近人無不歎恨。崇禎二年，大學士韓爌等言：「自有遼事以來，誣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賄賂，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久繫待

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仁必當垂慈。」詔許廷弼子持首歸葬。崇禎五年，王化貞才斬首。

中國古代所有政治上的設施，差不多全是爲防範內亂而設立的。比如選拔人才最重要的科舉制度，就是消磨讀書人智力光陰的巧計之一。有一天，唐太宗在端門上偷看新進士，歡喜道：「天下英雄，都入我的圈套了。」唐人趙嘏還有兩句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太宗真不愧聰明無比的皇帝啊！明朝改用八股取士方法比唐宋更加精密，確是毫無遺憾。在這個制度之下，造成無數又庸又詐的士大夫，來擔當國事，朝廷也就高枕無憂了。搜探異聞錄裏記朱新仲一段議論，很可以看出中國人典型的人生觀。他說：「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溼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待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疆，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驢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條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憾，其名曰死計。」看這許多計，真

是名利雙收，福壽兼備，最好也沒有的了。可惜絕對不談到爲國計，爲民計，是見爲國計爲民計的士大夫，千萬人中偶遇一二，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志願的。所以熊廷弼雖然痛切地說：「朝官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到底八股勢力把廷弼殺了，把明朝亡了。呂留良東莊詩存注說：明末有人寫一張送禮單貼在朝堂上，單上寫的是：「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贊敬。晚生文八股頓首。」這雖是開玩笑，裏面何等沈痛呢！黃梨洲明名臣言行錄序有一段議論道：「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障，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億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虜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地紐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初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者乎？」梨洲先生飽嘗亡國的滋味，議論自然深切，不過從身計家計的立場來看，梨洲先生倒成不識時務的愚儒了。八股祕訣，只是揣摩風氣四個字。滿心想作官發財，卑污不堪，表面卻必須裝出聖人的腔調，而且還得把聖人遷就主考官的嗜好。因此士大夫的身分，還算不了聖人家裏養的一隻鸚鵡，實際只是主考官門下一個能動口的怪物。（唐朝薛保遜說，曾在瀟上逆旅中，見數物像人，詰之，口輒動，皆

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他們單看誰有勢力，就給誰發言，見人有人話，見鬼有鬼話，任何題目，都能做出一大套，保管合式中聽。所謂成天下之心，死天下之事，根本沒有聽說過。梨洲先生說他們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不知尾生孝已也是假裝的，骨子裏依然張儀蘇秦之詐哩。總之，明太祖用八股害人，人也把他的江山子孫害了，自作自受，無可惋惜，可憐的卻是無知小民，窮極無告，逼得唱這樣一個歌謠：「喫他娘，穿他娘，大家開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一部分文士，無路可走，幻造出一個烏托邦，想躲在那裏做神仙。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說：「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子勿仕，隱去可也。子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匍匐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閒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桑之屬，皆

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嘗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是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余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松江，遇方士，盤桓日久。方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內自有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開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災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曾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

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尙在終南山也。據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況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爲水沖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郎中某在某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者。」

湖北江夏——湖北武昌。

開原鐵嶺瀋陽遼陽撫順——遼寧省縣名。

虎皮驛 靈陽清河柴河三岔口鎮江——虎皮驛在瀋陽南，與遼陽接壤。靈陽城在寬甸縣北。清河在開原縣。柴河堡在鐵

嶺縣。三岔口在海城縣。鎮江堡在鳳城縣東南，與朝鮮分界處。

塔山關陽——塔山堡在錦縣。關陽城在北鎮縣西南。

廣寧——北鎮縣。

登萊——山東省蓬萊縣掖縣。

義州——朝鮮地名。

東山河西——猶言遼東遼西各地。

鎮武西平——鎮武堡在北鎮縣東。西平堡在鎮武堡東。

右屯——錦縣東南。

海州——海城縣。

登華島——連山灣西南小島。

沙嶺——北鎮縣東。

寧遠——興城縣。
 前屯——興城縣西南。
 關王——李自成的綽號。



袁崇煥

袁崇煥，廣東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天啓二年正月，到京引見，擢兵部職方主事。廣寧兵大潰，

朝廷震恐，議扼守山海關。崇煥單騎巡視關內外，回來陳述關上形勢，並說：「給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

能禦敵。」朝臣們正嚇得面面相覷，忽聽崇煥口出大言，也就同聲稱他是人材，拔升僉事，給銀二十萬

兩，使招募兵馬。關外兵亂後，道路阻塞，屍骨遍地，冰雪荒涼，豺虎橫行，崇煥連夜奔馳，意氣慷慨，夜四鼓

入前屯衛城。鎮撫流民，計劃守備，將士無不欽服。十三山難民十餘萬，困在敵中不得出，崇煥主張將兵

五千進駐寧遠，遙作聲援，別遣猛將馳往拔救。寧遠離十三山二百里，有便可收取錦州，否則退保寧遠，

萬不可輕棄十萬人民。當時關上大臣有大學士孫承宗，總督王象乾，經略王在晉。承宗令象乾在晉商

議，照例唯唯否否一番，互相推諉，毫無結果。十幾萬人都成了俘虜，逃回的只六千人。孫承宗召集將吏

議守關地點，閻鳴泰主守覺華島，崇煥主守寧遠城。王在晉張應吾邢慎言等並無主張，卻又反對崇煥

的意見。這本是做官祕訣之一。本身沒有表示，自然無責任可言；不贊成別人，將來如果失敗，大家還得

稱他料事如神。幸而孫承宗賢明，不管多人力阻，獨從崇煥議。三年九月，命崇煥偕大將滿桂往駐寧遠。

崇煥創定規模，城址寬三丈，上寬二丈四尺，高三丈二尺，堞高六尺。派祖大壽、高見、賀謙分段監築。工料堅實，城成，巍然爲關外重鎮。滿桂驍勇善戰，崇煥號令嚴明，軍民愛戴，人人願出死力。商賈聞風紛至，流民極負來歸，遠近爭趨寧遠，當作樂土。四年九月，崇煥率大將馬世龍、王世欽、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人，東巡廣寧，祭北鎮寺，歷十三山，抵右屯。上書孫承宗，請收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怕時機未至，不允。崇煥由水道泛三岔河還鎮。五年夏，承宗從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繕城郭，布置守備，拓境二百里。寧遠形勢更爲鞏固。

孫承宗因不肯阿附魏忠賢，十月，被朝官猛攻免職。兵部尙書高第代任經略。高第卑污怯弱，只想往後退避，說關外必不可守，主張全部放棄，專守關內。崇煥以爲兵法有進無退，既得土地，何可輕棄，力爭不可。第決意實行。崇煥道：「我有守土的責任，應該死在寧遠，我絕對不走。」第無話可說，下令撤去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守備，驅屯兵入關，遺棄米粟十餘萬石，死亡滿路，哭聲震野，人民怨恨，軍氣更消沈不振。清朝人看高第疑神見鬼，破膽喪魂的怪態，知道容易對付。六年正月，起大兵西渡遼河，二十三日，到寧遠境。崇煥督率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誓死戰守。崇煥寫血書，激勵將士，將士感奮請效死。下令郊外居民焚燒房屋，運芻粟器械進城，堅壁清野待敵。又令同知程維模盤詰奸細，通判金啓宗管理食糧。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見逃兵，一律斬首。

二十四日，清兵攻城猛烈無比，死傷山積，終不肯退。崇煥令發西洋大砲，殺敵更衆。次日，清兵再攻，崇煥登高樓望見敵密集，令發砲，清太祖被擊受重傷，倉皇敗走。明廷初得警報，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朝臣，商議戰守，都束手無策。經略高第平日專擺官架，奴視諸將，待總兵官楊麒好似小頭目。麒威嚴喪盡，號令不行，甚至被兵卒輕侮。此時第嚇得發昏，擁兵在關上看風色，那敢出救。中外人總以爲寧遠一定不保。忽然捷報到來，舉朝大喜，立擢崇煥爲右僉都御史。這次戰事，清朝人做明史，也不能不承認他的重要。明史說：「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三月，任崇煥爲遼東巡撫，魏忠賢見遼事大有轉機，可以乘勢冒濫軍功，派太監劉應坤紀用等來做鎮守官。崇煥上奏拒絕，忠賢不從。崇煥慮廷臣妬忌自己，奏言：

爲今之計，大要在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願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崇煥早看透了士大夫忌功的危險，何況又得罪了魏忠賢，所以說話這樣痛切。八月，清太祖傷重身死。

崇煥想藉此窺探清國虛實，遣使往弔。清太宗也派人來答謝。冬季，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墾，逐次收還高第所棄舊地。七年正月，朝命崇煥主持關內外軍務，與鎮守太監

劉應坤紀用並得便宜從事。其時清太宗想征伐朝鮮，怕明兵牽制後路，遣使來議和。崇煥也想利用機會，修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爲恢復基礎。使者彼此往返，明清兩方各乘機急速行事。無奈朝鮮及明皮島守將毛文龍，全無抵抗能力，紛紛告急，朝廷命崇煥往救。崇煥派水師援文龍，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兵九千人先後逼三岔河，作朝鮮聲援。不久文龍在鐵山大敗歸皮島，朝鮮兵弱降清，崇煥援軍只得退回。朝中御史們羣起攻擊，說文龍朝鮮破敗，都是崇煥議和的罪過。四月，崇煥奏言：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耳。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之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趙率教駐錦州監城工，朝命尤世祿來代，又命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左輔還沒有到達任地，五月十一日，清兵大舉直襲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同太監紀用守城堅拒。崇煥因寧遠重鎮，敵必出奇兵來攻，守軍不可輕動，令世祿大壽選精騎四千馳救錦州，別遣水師東出牽制。世祿等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撲寧遠。崇煥登城守禦，前屯守將滿桂來援，與世祿大壽合力血戰城外，桂身受重傷，奮死衝擊，清軍大敗逃去。趙率教守錦州，被圍二十四天，發大砲殺敵無數。六月五日，敵解圍遁走。這次戰

爭，當時稱爲寧錦大捷，明朝人從沒有夢想過的。魏忠賢以及一般徒黨，膽更放大了，覺得崇煥討厭，噉官員們說他不救錦州，是暮氣深重，應即罷斥。崇煥不得已奏請去職。七月，王之臣來代，文武官吏冒濫軍功，增秩賜爵凡數百人，忠賢的兒子，也算有功封伯爵。奇功蓋世的袁崇煥卻只進一秩。

八月，熹宗死，莊烈帝卽位，忠賢得罪磔死。朝臣看風頭大轉，搶着奏請召用崇煥。崇禎元年四月，任崇煥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崇煥從原籍入朝。帝問用兵方略。崇煥對：「願陛下假臣全權，使宜行事，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中外事事相應，臣料五年可以收復全遼。」莊烈帝大喜，一一依從。崇煥又言：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莊烈帝聽了感動，立起來論崇煥道：「卿無須疑慮，朕自有主持。」崇煥看過去熊廷弼孫承宗都是被士大夫排擠誣陷，不得完成志業，上奏說：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着，戰爲奇着，和爲旁着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

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臣何必過於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八月，崇煥到寧遠，令祖大壽駐錦州，何可剛駐寧遠，趙率教駐山海關。奏稱：「三人才優可用，臣當與始終共事。如五年收遼不成，臣手戮三人，再自投刑獄受死。」崇煥在鎮整頓營伍，撫慰商民，軍容又振。

皮島守將毛文龍，先年受命往援朝鮮，逗遛遼東不進。遼東陷沒，從海道逃回，乘虛襲破鎮江城。廣寧巡撫王化貞誇張戰功，謊報朝廷，從都司小官，躍升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鎮守皮島。皮島又名東江，在登萊大海中，北岸距清境旅順口八十里，形勢上很可以牽制敵人。可是文龍貪悍匹夫，絕不知有國家。屢次出兵，只爲騙官僑應故事，實際有戰必敗，報告卻無戰不勝。勾結朝中太監權臣，朋分利益。更廣招商賈，輸送禁品，表面是接濟朝鮮，暗地是售給敵國。無事時販賣人參布匹，搶劫商船；有事時虛張聲勢，騙取賞賜，從不見出過一次真力。崇煥早想整理，奏請由部派官前去查核軍餉數目，文龍憎惡部臣監視，抗拒不納。崇煥待文龍禮節優厚，文龍又傲慢不遜。崇煥料定文龍終究妨害大局。二年六月，崇煥到雙島閱兵，文龍來會。崇煥議改革營制，設監軍大員，文龍勃然發怒。崇煥微示可以解職歸鄉的意思。文龍說：「歸鄉容易，不過只有我懂得遼東事情，等遼東事了，朝鮮衰弱，可奪歸我有。」他從前要挾朝廷，奏章裏有「牧馬登萊，取南京如反掌」的話，顯然野心勃勃，跋扈已極。六月初五日，

崇煥邀文龍觀將士比箭，談話中詰問文龍違法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伏兵拘文龍，文龍仍倔強不服。崇煥道：「你有十二斬罪，知道麼？」一條條舉出來，文龍聽了喪失魂魄，口不能言，但叩頭求饒命。崇煥召文龍部將問：「文龍罪狀該斬麼？」都惶怖唯唯。崇煥叩頭請尙方劍道：「今天臣誅文龍，整肅軍紀，日後臣不能成功，也請皇上誅臣。」說畢，在帳前斬文龍。崇煥出帳諭將士道：「只誅文龍，餘人無罪。」文龍部下驍將悍卒數萬，怕崇煥威嚴，無一人敢動。於是命棺殮文龍。次日，具牲酒拜奠道：「昨斬汝，是朝廷大法；今祭汝，是僚友私情。」說着淚下。分皮島兵二萬八千人爲四協，革除一切虐政弊端，令副將陳繼盛代掌軍柄。還寧遠上奏道：「皮島合老幼四萬七千人，文龍妄報十萬，戰士不滿三萬，妄設將校千人，今不宜遽易新帥，派陳繼盛代理，於事較便。」朝中初聞殺文龍，大爲駭然，只是木已成舟，也就算了。

崇煥在鎮，與率教大壽可剛規定兵制，合登萊天津東江四鎮兵十五萬三千人，馬八萬一千匹，歲費餉銀四百八十餘萬兩，比舊餉減少一百二十萬。明朝軍政的腐敗，卽此一端，可以想見其餘了。十一月，清太宗率大軍數十萬，分路攻入洪山口、大安口，會兵遵化。崇煥得警報，卽日督祖大壽何可剛率軍入衛。初十日到薊州。所過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都留兵守護。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先馳抵三屯營，守將朱國彥不許進城。率教無險可恃，衆寡又不敵，力戰敗死。清兵破三屯營，越薊州西攻北京，大

同總兵官滿桂率五千騎先到營德勝門外，清兵營城北土城關。滿桂進戰，城上發大砲助威，誤擊桂軍。桂受傷退回，帝令人甕城休養。崇煥引兵疾馳到京，營廣渠門外。莊烈帝大喜，命入朝覲見，慰勞備至。崇煥因士卒晝夜奔走，困疲不堪，難禦大敵，請得入城休兵。帝不許。請照滿桂例，暫屯兵外城，又不許。崇煥與清軍鏖戰，互有殺傷，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木柵，清軍進逼，見結陣堅固，不戰退去。其時有魏忠賢餘黨溫體仁處心積慮，想推倒執政大臣，讓自己鑽進內閣做宰相，苦於無法藉口。這次清兵深入，所破隘口全在薊遼總督劉策的防地，崇煥千里來援，無論如何，總是有功無過的。溫體仁卻利用人心危懼，互相疑謗，暗向莊烈帝進讒言，說崇煥引敵逼和，居心叵測。張秋水蠅鬚館詩話載體仁家書三則，是很難得的史料，錄一則在下面：

虜兵入犯，皆由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逼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爲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羣欺。（另一書中說：「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啓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及逆督既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爲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蒲州華亭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卽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尙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

書中所說華亭姦輔指大學士錢龍錫，臨邑罪樞指兵部尙書王洽，蒲州指大學士韓爌，桐城指何如寵。

會稽指錢象坤。宜興指體仁。同黨周延儒。體仁本想借崇煥事把正人一網打盡，好同延儒狼狽入關，不料被何錢二人先佔了地位，所以急得他發狠說：「大家快要散夥了，爲什麼還不讓我做宰相呢！」事有湊巧，清兵捕獲明太監二人。清太宗派人假作耳語，故意教他們偷聽說：「今天臨陣退兵，是皇上的祕計。剛才望見皇上單騎向敵，敵中有兩人來見，說了好半天話才回去。聽說袁巡撫有密約，大事就可成功。」太監中姓楊的，乘看守鬆懈，逃歸告密。莊烈帝更信溫體仁所說不虛。十二月初一日，召見崇煥，詰問何故殺毛文龍，何故援兵逗留不進。叱武士縛崇煥下獄。大學士成基命再三叩頭請慎重。帝說：「慎重就是因循，什麼用！」基命又叩頭道：「兵臨城下，不比平常。」帝不理。大壽可剛懼同誅，擁兵東走，逃出海關，遠近大震。崇煥從獄中手書諭大壽可剛忠孝大義，不得妄動。孫承宗也派人勸立功贖袁督師罪。大壽可剛停兵聽命。魏忠賢餘黨王永光高捷史莖等謀興大獄，給逆黨報仇，見崇煥下獄，前後上奏力攻崇煥及大學士錢龍錫，說：「龍錫指使崇煥賣國欺君，罪浮秦檜，私受崇煥重賄，運動免罪。」莊烈帝大怒，七月，坐崇煥謀叛大逆罪，凌遲處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外，家產沒收。崇煥無子，又無財產，天下人無不稱冤。明朝滅亡的運命，也就完全決定。

明成祖爲篡奪帝位，求助兀良哈，放棄朵顏三衛，遼東宣大兩重鎮，中間隔絕，不能互爲應援，種下邊境一大禍根。戚繼光鎮守薊州，修築堡壘，整肅軍紀，駕馭夷人，恩威並用，數十年中外相安。

無事遼東大將李成梁貪得戰功，侵掠弱小部落，攻伐累年不息，糜餉傷人，邊境騷動。戚李二人同稱名將，朝廷獎勵成梁，特別優厚，聲勢赫赫，遠過繼光，文武官吏把遼東當作富貴捷徑，任意兒戲，終於引出亡國大禍來。等到邊事危急，束手無策，生事人一變而為畏事人，不待敵兵來攻，先自棄地退縮，使敵人騎着千里馬，還苦於尾追不上，真是驚弓之鳥，聽弦聲也會落地。幸而有人出來公忠任事，力救殘局，像袁崇煥那樣功業卓著，莊烈帝那樣信任專一，溫體仁只為滿足個人入閣的私慾，設計誣陷，破壞大事，一如崇煥「妬功忌能」的預料。大抵小人只認識勢力，不知有是非，只酷嗜富貴，不知有國家，看各代亡國歷史，如出一轍，絕無例外。宋以後異族輪流入主，已成公式，士大夫如果心理上沒有改變溫體仁的老調，歷史公式也會一次一次重複下去的。

十三山——在大凌河東。

北鎮寺——隋開皇四十年，詔以醫無闔山為北鎮。

洪山口——在河北省遵化縣。

大安口——在遵化縣西北。

三屯營——在遵化縣東。

史可法

黃梨洲行朝錄自敘說：「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

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梨

洲先生身受亡國慘痛，恨極當時士大夫貪鄙無恥，所以借唐人事聊寄感慨。其實，無論那一個國家的

滅亡，都是自作孽而無可惋惜的。明太祖定八股取士法，本意祇在誘惑讀書人迷溺在腐爛文辭裏面，

不許有腦子，不許談國事。讀書人惟一工作，是埋頭苦學，練成一套揣摩手段，架空胡說。運氣好，當然高

官厚祿，快活無比；即使困頓文場，屢試不售，也儘可留在本縣本村做個劣紳，包攬辭訟，魚肉鄉民，夠一

輩子衣食安享。所謂掄才大典，實際只是買賣交易，互相欺騙。周廣業循陔纂聞說：「闖賊陷京後，三月

二十七日，秀才見朝，僞尙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日後果試

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勢千里。」崇禎皇帝是三月十九日縊死的，這班讀聖賢書的秀才們真可

以陳怡山海濱外史說：「大清入中國，經略洪承疇教以收拾人心之法，以爲中國之所以俯首歸誠者，

企圖富貴也。社稷雖亡，而若輩之作八股義者，苟得富貴，舊君固所不恤。於是前朝科第之人，悉令爲官。

甲申卽位乙酉卽鄉試。」梨洲先生沒想到街上開張的商店，豈有專賣給一個主顧的道理，罵他們無心肝，未免冤枉了。沈括夢溪筆談說：「天下有三種最難整齊的東西，一舉人，二番子，三駱駝。」舉人和生番笨畜相提並論，日後做倖得官，自然不能尊重本分，嚴守秩序。明朝有位理學家劉永澄，批評當時士大夫的陋習道：「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官情太濃。病根在於應考時求錄取心切，所以看官爵如無上至寶，怎樣也不肯輕棄。他們爲保持祿位，不得不趨炎附勢，軟媚圓熟，惟利是圖。一個個自稱爲中庸君子，實則一個個全是無恥鄉愿。他們把模稜兩可叫做渾融，麻木不仁叫做鎮靜，狡詐取巧叫做明哲，含糊敷衍叫做得體。只見權勢所在，不問是非正義。」不錯，明朝的某業，確係這些鄉愿們一手破壞的。魏忠賢那樣罪惡滔天，狗彘不食，居然會有人請他配孔子，建祠在國子監西邊。要不是鄉愿們唯唯諾諾，那容小人猖獗無忌憚到如此呢！

不過，社會上無論什麼事，總是含着正反兩面的。鄉愿聯合奸賊，結成一個污濁團體；有氣節有才的賢士大夫，看不上狐鼠跳梁，醜態嘔人，自然也會形成一個正直團體，起來對抗。無錫顧憲成，他退歸林泉以後，時常這樣主張：

官聲穀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憲成在本邑東林書院講學，往往議論朝政，批評人物，一時高尚君子，聞風響應，互通聲氣，無意中被推

爲清流領袖。小人們受輿論指摘，怪形畢露，恨得磨牙舞爪，不共戴天。後來憑藉魏忠賢的毒力，把東林人士，殺戮禁錮，一網打盡。乘勢擴大範圍，凡是不肯隨聲附和的官員，任意稱爲東林黨人，驅逐罪責，好騰出位置來讓大家分肥。這時候小人們真覺得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祇要鑽進魏忠賢門下，什麼事都有辦法，誰還管得臉皮像靴皮一般厚呢！到了莊烈帝即位，起初很想振作一番，嚴辦魏忠賢，宣布逆案，凡案上掛名的，永遠廢斥不用。豈知小人是天生禍國的，他有水銀入孔的技能，有變化無窮的方式，莊烈帝如何防得。不多幾天，魏忠賢餘黨周延儒溫體仁一流人，依然入內閣，做宰相，把碩果僅存的幾個正人，又擠斥出去。直到朝廷讓了敵人，莊烈上了煤山，小人們在北京既經功德圓滿，老老實實，另尋出路，在南京的一部分，卻抓到機會，接着又作起怪來。

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李自成攻北京，警報傳到江南，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誓師勤王，渡江剛抵浦口，北京已破。福王由崧潞王常涉，南奔到淮安。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等商議道：「福王有貪淫酗酒不孝暴虐不讀書干預官司七種劣跡，不如立潞王。」奸臣鳳陽總督馬士英同魏忠賢餘黨阮大鍼貪福王昏庸，可以利用，密結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擁福王到儀真。連營江北，聲勢汹汹。可法早已知會士英，說福王七不可立，到此時爲大局着想，只好勉強迎入南京。五月初三日，可法等請福王監國。監國的意義，是因爲莊烈帝有太子流落在民間，生死不明。倘

使回到南京，福王應該退位，監國是臨時代理性質，不致發生困難。這種處置，本是光明公正，無可批評的。一般小人，卻急於奉福王正式稱帝，好早定祿位，安心做官，都不滿意可法，想攻擊他去職。監國登位的第二天，朝臣公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做宰相，馬士英黨劉孔昭力爭自己，也該拜相。衆人不許，孔昭大怒道：「你們不讓我做，爲什麼也不讓馬士英呢！」衆人無法，加推士英。孔昭又舉阮大鍼才堪重用。可法道：「大鍼是先帝欽定逆案中人，何得輕議。」福王命可法弘圖士英三人做宰相，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原想登朝獨握大權，暢所欲言，得到這個命令，不由大怒，將可法先說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札奏上，自己擁兵入朝。可法怕起衝突，請求出鎮淮揚，督師進取。十五日，福王卽皇帝位。第二天，士英就入閣辦事。他入閣後第一件辦的大事，就是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淮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又封得功爲靖南侯，封傑爲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士英勾結這四個悍將，奪得大權，所以趕緊送高爵分地盤給他們。不過他們眼裏，根本沒瞧見馬士英，認爲朝廷分配不公，大家自由佔據，並動兵爭奪揚州。傑兵先到，揚州人怕他殘暴，堅守不納。傑怒攻城，屠殺四廂人民，屍塞道路。澤清良佐在臨淮淮上，也盡量攻掠。江北混亂，朝廷束手無策，急命可法前往和解。可法先見得功良佐澤清，都收兵聽命，再去見高傑。傑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里，並起爲盜。李自成妻邢氏，武健

多智謀，愛傑剛猛，私通傑，同逃歸降明。傑驍勇善戰，凶暴無人性，在四鎮中兵力最強。他什麼都不怕，對可法卻有些畏懼，聽說可法快到，連夜掘大坑百十個，掩埋屍骸。第二天朝晨，率部下將校到帳下謁見，不覺冷汗直流，面色忽青忽黃，說不上話來。可法坦懷接待，不咎既往，傑大喜出望外。派自己的親兵暗中去監視可法，公文一定要先看了才讓發出。可法開誠布公，毫不介意，奏請移傑軍屯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才平定。

八月，可法奏請發軍餉預備進取，士英不理。可法又上奏催請，並說：

近來人才日耗，仕途日亂，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空談是非，誘導淫侈者罰無赦。

義士何剛也上奏說：

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復。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退行而求前進也。

可法等雖然這樣懇切地勸諫，可是亡國之君，亡國之相，亡國之將，雜湊在小朝廷裏，如何會覺悟。福王剛登位，就命工部大興土木，陸續建造宮殿。又派許多太監搜尋民間美女，隨意在女人額上貼一塊黃

紙，即須送進宮裏去。有一天，他在興華宮，好像失了珠寶似的，悶悶不樂。太監韓贊周詰問緣故。他說：「梨園中實在沒有好角色！」馬士英阮大鍼兩個大奸，朋比作惡，內結太監，外連鎮將，引用兇黨，鋤滅正人。白丁奴僕，祇要鑽門路，送財帛，憑空得做文武大官。當時流行着「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的諺語，可以想見朝政腐敗到什麼程度。武臣擁兵橫暴，各佔分地，互相仇視，設計吞併，賦稅全入私庫，縱慾浪費，封疆兵事，概置不問。一個國家黑暗到這樣，只有亡滅才是公平合理的裁判，可法何嘗不知道，無奈孤忠耿耿，做夢也忘不了君國，活一天，總要苦心掙扎一天。

當初，可法怕高傑跋扈，調黃得功駐儀真暗中監視。九月初，傑突攻得功，得功不防，受傷幾死。賴可法調停，幸免戰爭。傑在揚州桀驁橫行，可法以身作則，耐心調導，到底高傑是猛虎而不是狡狐，忽然大感動，崇拜可法是真忠義，立誓尊重朝廷，服從命令，願出死力進圖恢復。十月，傑率師北征。可法調黃得功劉澤清兩鎮赴邳宿防河。傑提兵直趨開歸，臨行上奏，語極激切，並說：

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

得功懷舊恨，不肯任後援，澤清尤狡橫難信，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駐徐州助傑。諸鎮分配防地，都爭取輕便地帶，從王家營到宿遷形勢最關重要，卻拱手相推不敢負責。可法慨然自任，令幕下文武沿河南岸修築堡壘，先固守勢。十一月四日，可法舟抵鶴鎮，諜報清兵已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

肇基往援，大敗清兵。敵還攻邳州，肇基追擊，相持半月，清兵敗走。肇基乘勝分兵，拔取贛榆、豐沛等縣。可法奏報軍務，馬士英大笑不止，對坐客說：「諸君以爲真，有那些事麼？這是史公的妙計啊！一年快完，防江將吏應該敍功，耗去軍費應該報銷，有了這個藉口，敍功報銷都有辦法了。」說完，又呵呵大笑不止。此時李自成逃歸陝西，勢仍猖獗。可法請領討賊詔書，並暢論立國大計道：

自三月以來，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仇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非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蒸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願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

滴，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畢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浮濫，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省之繁費，朝夕之燕樂，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仇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可法每上奏章，一定要反覆誦讀，再三斟酌，聲音哀苦，涕泗橫流。卽如這篇文章，真是滿紙血淚，略有心肝的人，讀了沒有不感動的。可是福王馬士英阮大錕一流人，正忙着推翻逆案，殺逐東林，只當可法在那裏說瘋話，置之不理。鎮將中獨有高傑一人，真心忠義，奉令督全軍出發。其餘三鎮，不但彼此牽制觀望，無意進兵，而且還屢次爭利攻擊，互相仇恨。十二月，清兵克河南府。高傑到徐州，沿河築壘，鞏固根據地。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河邊十五個寨堡，望風降附。傑率兵進屯歸德。清兵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濟寧到夏鎮，一路從洛陽攻鄧州。可法傑等各上奏報警。馬士英說：「不妨事。陝西李自成勢力不小，北兵雖說渡過黃河，還得顧慮後路，那敢來窺長江。況且兵不在多，周瑜用三萬人破曹操，謝玄用八千人破苻堅，何得張皇，只看做將帥的能不能出力。」他這些話是非常巧妙的，將來軍事失敗，可以加可法

不出力的罪名。

福王二年正月，河上又告警，福王下詔令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高傑到睢州，守將許定國早已密降清軍，誘傑單騎入城，夜中殺傑。可法聽到這個消息，頓足流涕道：「中原從此沒有辦法了！」急往徐州，鎮撫亂兵，命傑甥總兵官李本身繼統傑軍。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希望傑兵潰散，不滿意可法的處置，紛紛上奏彈劾。士英忌可法的威名，也想乘機壓抑傑軍。監軍使衛允文看出士英心事，上奏攻可法，說督師是無用官職，可以廢除。士英很喜歡，加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剿軍務，駐揚州。馬士英這個布置，把可法能活動的範圍，更縮小了。二月，可法回揚州，正在路上，黃得功引兵襲揚州，想殺高傑的妻子報仇。可法急遣官馳往講解，得功才退去。其時清兵已取山東、河南，進逼淮南。馬士英阮大鍼日暮途窮，一發倒行逆施，加緊造孽，嚴刑壓迫東林名士，箝制輿論。湖北鎮將左良玉一向同情東林，憎惡馬士英。三月，良玉起兵東下，聲稱驅逐朝中奸黨。士英大懼，飛調黃得功、劉良佐等入衛。可法因清兵南下，形勢險惡，連奏告急，福王召羣臣會議。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堅守淮揚，不可輕撤守兵。士英怒罵道：「那夥東林，還藉口防敵，想讓左逆入犯麼？北兵來，可以商量和議，左逆來，你們好做大官，讓我君臣去死！」不許思孝等說話，下詔召可法來援。四月，可法渡江到燕子磯，得功已擊敗良玉軍。可法急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得報，盱眙已失守，可法一晝夜奔還揚州。忽謠傳許

定國兵快到，要屠殺高傑舊部，城中人驚潰，奪城門四散逃去。可法檄召各鎮兵，竟不見一人來救，只有總兵官劉肇基從白洋河防地馳還，請背城決死戰。可法持重不許。十八日清兵大集，屯斑竹園。次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弱。諸文武官分城守禦，可法自任西門險要處。清兵晝夜猛攻，死傷無數，城堅不能下。過了兩天，清兵聚集更多，用大礮擊西北角，城壞。可法見事急，拔刀自刎，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遇敵被拘。可法大呼道：「我是史督師，快殺我。」竟死亂軍中。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敵死。清軍攻城受巨創，又恨文武軍民甘死不降，下令屠洗揚州，無論老幼，不留一人。可法死後，有人尋覓遺骸。天暑衆屍腐壞，不可辨認。次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崗。

可法做督師，行不張傘，食不重味，夏不用扇，冬不着裘，臥不脫衣，生活簡單刻苦，無異一小卒。四十多歲，還沒有子息，夫人想買侍妾。可法長嘆道：「國事危急，做臣子的敢打算養兒女麼！」除夕仍辦理軍書，夜半困倦，向廚夫要酒。廚夫報菜和肉全分給將士，廚中只存鹽豉一碟。可法酒量極大，在軍中斷飲已久，這天晚上破例連飲數十杯，想念國難，熱淚滾滾，忽憑几睡去。天明，將吏齊集轅門，見大門不開，都很驚異；侍者陳述夜間情形，知府任民育道：「相公這一晚安睡，太難得了。」教更夫仍打四鼓，又教侍者小心，不要驚動相公。少時，可法醒，聽鼓聲大怒，問誰犯吾令，將士急陳述民育意，更夫才得免罪。可法死，無子，立副將史得威爲嗣。

明熹宗天啓元年，左光斗巡按直隸，兼提督學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左公閱畢，卽解貂裘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左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幼貧賤，奉父母居窮巷。左公召之入署，親教以學。每夜半休暇，輒就史公評論書史，酒酣雄辨，以國士目之。史公貌陋，幕僚皆鄙視之。左公笑曰：「此非君等所知。」魏忠賢至涿州進香，阮大鍼叩頭馬前，獻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左公旣奏彈忠賢，忠賢誣以受熊廷弼賄二萬兩，縛送獄中，嚴刑拷訊。每五日一追賊，打四十棍，拶敵一百，夾杠五十。史公朝夕傍徨獄門外，逆閣防伺甚嚴，不得進。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全涕泣謀于獄卒。卒感焉，教史公敝衣草屨，背筐持長鏡，僞作拾廁糞者，引入，微指左公囚室，則席地依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左公膝而嗚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語時，手持枷作欲擊狀，史公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左公恐史公復至，自獄中密書訓子曰：「汝昨夜叫史大哥進來，我心甚不快，他做他的事，何必來

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不測，窺伺者眈眈，繼今後勿讓他來，添我悶惱。千萬言之勿忘。今日又要銀二百兩，少一兩死矣。痛苦難言，身邊無人，體無完膚，你是親子，快來講講，可憐可憐。」左公之愛護史公與期待史公者如此。左公死，史公仍賄獄卒入收其屍。屍腐壞不可復識，識其衣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官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或勸以少休，則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負吾師也。」嗟夫！史左二公之交，可謂至密矣。一旦以道義相推許，終其身不負。阮大鍼與魏忠賢亦可謂交至密矣！利害相聯，如狼狽之不可離。蓋國家一日不亡，小人之利害一日不解，而殘殺君子亦一日不息，卒至元氣喪盡，兩敗同滅而後已，吁，可畏哉！

淮安——江蘇省淮安縣。

鳳陽——安徽省鳳陽縣。

儀真——江蘇省儀徵縣。

淮揚——江蘇省舊淮安府揚州府。

米脂——陝西省米脂縣。

瓜州——江蘇省江都縣南四十里。

邳寧——江蘇省邳縣，安徽省宿縣。

徐州——江蘇省銅山縣。

王家營——江蘇省淮陰縣東北黃河北岸。

宿遷——江蘇省宿遷縣。

白洋河鎮——江蘇省泗陽縣四六十里宿遷縣東南三十五里。

贛榆豐沛——江蘇省縣名。

夏少康——寒浞滅夏王相，相妻緡從橋洞逃出，生子少康，滅寒浞，復興夏朝。

漢光武——東漢光武帝到河北省南宮縣，天寒遇大風雨，入道復空屋，馮異抱薪，鄧禹燃火，光武對讀烘衣，後滅王莽復

興漢朝。

恭皇帝——福王尊其父福恭王爲恭皇帝，福恭王被李自成殺死，用他的血和鹿血混在酒裏，叫做飲福錄酒。

絲綸——皇帝詔命稱爲絲綸。

河南府——河南省洛陽縣。

孟津——河南省孟津縣。

濟寧夏鎮——山東省濟寧縣，夏鎮在江蘇省沛縣東北四十里。

鄆州——河南省鄆縣。

穎壽——安徽省阜陽縣壽縣。

睢州——河南省睢縣。

天長盱眙——安徽省縣名。

涿州——河北省涿縣。

蕪黃潛桐——湖北省蕪春縣，黃梅縣，安徽省潛山縣，桐城縣。

黃道周

黃道周，福建漳浦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作羅浮山賦觀海樓賦各數千字，筆不停揮，頃刻完篇。老師宿儒們看了大驚，疑是神授。閉戶讀書，無學不通，尤精於易理。年三十八，熹宗天啓二年登進士第。見魏忠賢弄權亂政，棄官歸家。莊烈帝崇禎二年，起復原官，奸相周延儒溫體仁誣害宰相錢龍錫，道周冒死三次上奏援救，奉旨革職，降三級候補。龍錫也因別的緣故得不死。五年，道周請准回籍養病，臨行奏請勿用小人。大意說：「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帝不悅。道周又奏說：

三十年來養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如有緩急，安能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養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騙人，則就騙者必驚駘之骨。

帝更不悅，斥出爲民。道周挑着行李，徒步歸居北山父母墓下，著書講學。每念國事日壞，不禁慨歎悲憤，談經以外，屢勸學生多讀史書。又取古代名賢諸葛亮魏徵韓琦魏相狄仁傑富弼王導裴度寇準張良謝安李泌十二人事跡，作懿裔前編六卷，藉以寄託中興大本，華夷大防，爲政大要，倫常大義的微旨。九

年莊烈帝想起道周終究是忠臣，下詔開復原官。十二月，道周到京任職，初次朝見，就說：

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常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解衣換帶來也。

所以道周在朝，不避罪責，接連攻擊邪臣，薦舉正人，甚至極言流賊不應招撫，對清不宜講和。與莊烈帝當面辨駁，旁觀人嚇得吐舌，道周卻毫無畏懼。道周文章氣節，天下聞名，性情嚴冷方剛，不合世俗，公卿大臣又怕又忌，設詭計激動莊烈帝怒恨。十一年八月，貶道周官六級，做江西按察使照磨。道周請病假歸里。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奏薦道周才堪大用，奸相薛國觀、蔡國用、魏照乘等正想害道周，苦於沒有名目，趁着學龍保舉的機會，進讒言道：「道周和學龍是私黨。」帝大怒，立革二人官職，逮下刑部獄查究。

七月底，道周被逮到京。戶部主事葉廷秀想救道周，到部中各科辦事室叫道：「我輩頭戴進賢冠，現在名賢遭禍，忍心坐視不救麼！」叫一處不應，又叫一處。廷秀急了，連叫帶罵，走遍六科，竟不見一人接應。廷秀沒法，挺身單獨上奏，請代道周受刑。八月旨下，道周學龍各打八十棍，發西庫司問罪。又命打廷秀一百棍。廷秀在門前等候捕役，拱手道：「我等候諸位好久了，請進屋看看我的東西。」捕役跟進去，祇見左邊放着棺材一具，右邊擺着壽衣全套。廷秀道：「我老母早已去世，又沒有妻子累贅，今天諸

位光降，完我大事，很好。」說完就同捕役到獄受罰。執刑人聽了大奇怪，說：「天下哪有這樣人！」棍子下得比較輕些。打後，革職放歸濮州原籍。道周年五十六，受刑斃臥不能起立，叫醫生敷藥，剷去惡肉，一百多天才能行動。太學生涂仲吉激於義憤，上書代道周訴冤，帝怒，命打仲吉一百棍，下獄根究同謀指使人。又逮捕廷秀，用篋子擡道周到北寺獄會審。朝廷硬說這些人是同黨，其實他們一向連面都沒見過。這天，諸君子蓬頭垢面，手拷腳鐐，在法堂階下等候會審。廷秀揖問：「誰是黃老先生？」道周拱手回道：「這位是葉老先生麼？」廷秀又揖學龍道：「這位定是解老先生了！」彼此唏噓注視。案中牽連的不下二十人，累累然跪伏堂下，不容聲辨，一味用重刑拷打。逼仲吉供出指使人來。仲吉血肉狼藉，受刑不過，大聲叫道：「我單身走萬里路，向朝廷伸冤，定要問誰指使，祇有赤心一個，請剖我胸獻上。」道周被擣四次，手指骨都脫節，慘毒異常。囚北寺獄五六月，又轉西庫。奸相故意激帝發怒，要定道周死罪。刑部尙書劉澤深婉勸道：

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只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申訴，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

道周也從獄中上奏道：

臣自北寺過刑部，又一週歲矣。九審四拷，不敢言冤，臣生於海隅，自十一年貶謫而外，未有過犯，直

以撫臣解學龍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召對，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敗壞國體，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食俸不及三年，今垂老衰病，與囚徒爲伍，卽欲洗骨滌髓，著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蟄蟲腐草，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

十四年十二月，刑部定罪，道周長流廣西，解學龍葉廷秀涂仲吉等各送瘴惡地方永遠充軍。

十五年八月，崇禎帝忽傳一道上諭，說：「黃道周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道周懇請歸家養病，又請釋放被連累諸人，崇禎都允許了。道周回到北山，建明誠堂講學。十七年，福王卽位南京，召道周做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想出山，馬士英派人示意說：「先生身負重望，難道想跟史可法擁立潞王麼？」道周不得已，次年正月入朝，拜禮部尙書。三月，奉命出祭禹陵，臨行上進取九策。對弟子們說：「南京一定不行，我衣襟上刺有『大明孤臣黃道周』幾個字，你們將來尋屍方便些。」祭畢，南京破亡。六月，往衢州見唐王聿鍵，商議恢復。道周主張駐軍衢州，可以號召兩浙，聯絡江西，一入福建便成偷安局面，不能再出。唐王部下將吏，卻祇圖逃避，想到福建依賴鄭芝龍，認道周是老儒腐談，置之不理。七月，唐王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拜道周做宰相。鄭芝龍本是受招撫的海盜，生性狂暴跋扈，隆武帝祇擁一個空名，事事要聽芝龍指揮。文武官吏，更是觀望苟且，夢裏也不想進取。道周憤極，請募兵自往江西。

同時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恆等都派人來請道周。八月道周決意取道光澤出杉關，會兵徽州。十八日到建陽。二十六日遣先鋒陳雄飛應士英應天祥領兵兩營共七百六十八人出關。又在延平建寧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人。諸親友所募多寡不等，合起來也有三營，到建陽會集。這些兵士全是鄉里小民，受道周忠義的感動，志願當兵出力，餉械自籌，芝龍一概不管。將吏多半是道周的門弟子，一部份是慕名報效的義士，倉卒成軍，實力自然薄弱。當時憎惡道周的，說他生事招禍，妬忌道周的，怕他擁兵固位，愛護道周的，看他六十一歲老人，帶三五秀才，烏合鄉農，想抵抗虎狼般的強敵，決不能僥倖。各人觀點不同，卻都阻止道周出關。道周說：「我無餉無械，明知是冒險，不過國家危急，當臣子的，何忍束手坐視。況且躲在福建，敵人何嘗肯放手。不如出去號召義兵，在境外抗戰，或者還有恢復的希望。」九月十九日，率全軍出發。十月初一日，到廣信，探得徽州已破，急進兵扼守馬鈴嶺。道周入廣信城，各地義士詹兆恆俞益華鄭守書呂繼望張受祿等起兵九千餘人來會，軍威頗振。初九日，分遣諸將一路出撫州，一路出婺源，一路出休寧。道周駐廣信策應。婺源一路由黃奇壽許應夢等帶領，從八都冒雨到牛頭嶺，擊敗敵兵百餘人，斬首四十一級，奪獲大旗金印，馬四匹，兵器四十件，帽甲三十套。道周親到八都點驗，陳列戰利品，使兵民們看了壯膽。其時三路出兵，戰略軍需，全賴道周一人籌畫，朝廷從不過問。十一月，休婺二路戰敗，撫州一路又潰，敵乘勝大舉進攻。敗兵退守八都。道周飛奏告急，終不見

一人來援。不得已告諸將道：「敵人縱然強悍，到明年春季，雨多水漲，我利用山險，很可以有爲。祇是目下幾千人就要絕糧，可奈何！與其退卻潰散，無臉對朝廷，不如上前決一死戰。諸君去留任便。我也不再想別的法子了。」將士們涕泣聽命。十二月六日，全軍從廣信進攻婺源，到童家坊，探報樂平縣已破。廣信守官及諸鄉紳迎道周退還。道周說：「我奮死向前，義不反顧，忽進忽退，祇搖軍心。」婺源知縣黃樹本是道周的學生，先寄密信來誘，說願作內應。道周想不到黃樹施毒計，搜索軍中得一千人三天的糧食，還樂平德興兩縣鄉兵千餘人兼程突進。二十四日到距城十里明堂山下營。次晨，敵騎兵驟到，道周上馬迎戰，弟子賴繼謹執令箭督陣，攻殺十餘人。參將高萬榮不聽節制，引兵登山，被敵騎襲擊，衆潰。別隊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兵敗，急遁走。外衛祇剩樂平兵，死關衛中軍，中軍營也堅守不動。道周見事急，解所佩印信付陳駿音道：「事已到此，印不可失，請加意保持，繳還朝廷。」敵四面圍攻，箭下像暴雨，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敵騎兵順勢猛壓，退不可止，竟大潰。道周及弟子賴繼謹蔡春溶趙士超毛玉潔俱被擒。

敵囚道周婺源城中。道周怒，不食七日。趙士超勸道：「此地離南京不遠，也許要送去，見着誤國叛君的賊臣痛罵一番，那時候死不算晚。」次年正月，解道周等往南京。十二日到新安西橋，見鄉民正玩龍燈，采烈興高，囚車經過，都圍着嬉笑指點，全不知有亡國那件事。道周念政治不良，使民情惡薄，到如

此。第二天，又絕食。二十四日到南京，二十九日再進水漿。道周絕食半月不死，就身體論，也真不是平常人。降將陳某來說道：「先生海內名流，我朝敬重得像神靈一般，現在天命已歸大清，何必自苦。」道周閉眼掩鼻。陳某奇怪，請問緣故。道周說：「我有眼不忍看，有耳不忍聽。」那末掩鼻爲什麼？道周說：「臭味難當。」陳某抱頭逃去。大帥洪承疇是道周的同鄉，又是同年進士，想勸道周歸降，夜半微服投名片請見。道周愕然大慟道：「我的朋友早死在邊疆上了，先皇帝還設御祭九壇弔他。這是人還是鬼？什麼狗東西，敢偷奸人姓字，污辱清名。」承疇慚愧退走。三月初四日晚上，有老僕持針線對道周哭道：「這是我伺候主人最後的事了。」道周笑道：「我死在忠義上，同壽終一樣，你不用悲傷。」舊友攜酒肉來訣別，飲啖如平時。醺睡到天明，起身盥漱，換衣衫，對侍僕說：「前時某人送卷子來請我寫字，我已經答應，說話不能不算。」和墨伸紙，先作小楷，次作行書，卷子甚長，改作大字，寫了，加印章，交付侍者，從容出門就刑。過東華門坐地不起，說：「此地離高皇帝孝陵近，我可以死了。」監斬官允准，即在曹街行刑。從者跪請道：「先生一別千古，請留幾句話送回家去作紀念。」道周裂衣襟，咬破指頭，用血大書道：「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道周年六十二歲。賴繼謹等四人，從別獄提出赴市，路過曹街，見道周屍體臥地上，四人趨前抱頭在懷中慟哭道：「老師啊！請少等一會，我們就來了。」賴繼謹蔡春溶趙士超毛玉潔同日從道周死。

10186693
1605479

方望溪記石齋黃公逸事說：「崇禎某年，余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造次必于禮法，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令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而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道周真無愧爲孔子嫡傳弟子了。但是實信孔子的教訓，不會通變達權，從歷史看來，很少人不受社會殘酷制裁的。宋朝人有一首詩說：『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道周德行高潔，連孔子都說沒有見過，無怪乎要被崇禎朝九審四拷，被鄭芝龍憎惡驅逐，被黃樹賣師求榮，被洪承疇捉獲斬首了。妓女也知尊敬的人，一般士大夫卻盡力摧辱，未恐其不死。所以世事無論怎樣變遷，始終不失爲公卿徒的祇有得孔子之文的士大夫。真是博大哉孔子之文，無窮哉孔子之文！

漳浦——福建省漳州府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伍月廿伍日贈送

濮州——山東省濮縣。

禹陵——在浙江省紹興縣。

衢州——浙江省衢縣。

廣信——江西省上饒縣。

光澤——福建省光澤縣。

建陽——福建省建陽縣。

延平——福建省南平縣。

建寧——福建省建寧縣。

徽州——安徽省歙縣。



國家圖書館



003165311



50
目了好女也
3